

# 狂 瘋

著 林 梅

新 豐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 狂 瘋

著 林 梅

新 豐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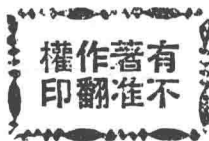
# 瘋狂

著者 林

出版者 新豐出版公司

總經理處 新豐出版公司  
上海六馬路十四號

四川分發行所 自  
重慶商業場西三棧 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初版——一〇〇〇〇(貯1006)

# 狂 瘋

著 林 梅

新 豐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 目錄

瘋狂	.....	一
奇遇	.....	四三
失眠	.....	七七
陳可爲	.....	九七
節目篇	.....	一二一
雞蛋	.....	一三六
地下火	.....	一四三
後記	.....	一六七

# 瘋狂

一

我病了，是此地夏季的流行病，非常討厭的痢疾。我知道，這是三天前從挑担的小販那里買來幾個桃子，過於性急，用牙齒嚼皮吃下去的結果。我很恨自己嗜饑，並且懊悔自己太過驕奢；——我爲什麼不聽那個陌生人的忠告，一定要把桃子吃下去呢？

那個陌生人——知道他是誰？我算是碰到他兩次了，兩次都那麼公然的干涉我的自由，我討厭他就像討厭蚊子，光景他是一個專門假借機會向青年女性討好的人物；但是我爲什麼又有這種可笑的弱點呢；我一面討厭他愛管閒事，一面又覺得他並不像那些近似流氓一類的人物——就是那些善於嬉玩女性抱一杯水主義女性敵人。他的眼睛多麼正直誠懇。

我這弱點，在現在病的時候，更加重了對我的壓力，我竟覺得那個陌生人有點可愛了。

我第一碰到他是四天前的一個晚上，小王的小同鄉趙明得到兩張世界文豪紀念晚會的入場券，我同小王一同去了。雨天剛過，人們坐在露天青梧桐下的板凳上，我同小王坐在對面石牆上的凳子的第一排，這是最好的位子，剛好正對主席台和放映電影的布幕。我們靠近門窗坐着，當開

映電影時，人們從院子裏站到石牆上來了，完全把我的視線擋住，而一些比較輕淨的直向我擠挨過來，就像他們乘公共汽車直向女性擠挨過去那樣，連轉身都不能了；我一旋身向他們推開去，站起來並且伸長頸子看向布幕，於是就從我左側後面一個人突然發出干涉的聲音：

「請站在前面的坐下罷。我們只能看見你的背脊骨了。」

我回頭向後左側掃射了一眼，迎着附近放映機的光線，一個穿淡白西服，廿八九歲的人，在對我睜着發光的眼睛。這是怎樣的使人生氣，我立即教訓他：

「站在我前面的人擋住了我的視線，難道我就不能站起來麼？你不能那樣隨便亂說人！」

也許我的樣子太難看罷，他正視我一眼，就避開我的怒目，彎下身子移前幾步拉了一下站在我面前的人說：

「朋友，對不起，請你蹲下去罷，你這樣的站着後面的人看不見的。」

木樁似的擋住我的視線的人蹲下去了，我於是也坐了，但我的位子給一個搶便宜的男子佔去了，我蹬着腳正在發作，坐在後左側的又去勸他，用着相當純正的北方話說：

「你那位子是人家的，請來這兒罷，我的位子讓給你……」

他的勸告完全收到了效果，搶佔我的位子的人走開了。他那種做法，從好的方面看，也許就是所謂「見義勇爲」，或者也許就是所謂「注意公共秩序」罷。



但在我的心里却有着這樣的聲音：

「哼！又碰到一個假借機會向女性討好的人物！」

在中國，特別在目前抗戰時期的大後方，這樣假借機會向女性討好的人物多得像夏天的蒼蠅，差不多到處都可以碰到，我個人就不知道碰見過多少，至少二三十個以上。這種存心極壞的人物，倘使你對他稍為表示一點好顏色，那末，你就上當了，慢慢他就跟你搭訕起來，甚至悄悄的將頭伸到你的耳邊，小偷那麼細聲問：「請問你小姐貴姓？」

對於這種人物，最好用一種莊嚴正肅的態度不要理睬，或者毫不客氣的給他當場搶白，我向用這種態度，那天晚上，自然也沒有例外。

第二次呢？又碰到他那麼突如其來的干涉我的自由。

這是大前天，初夏的悶雨下了一整天，鬱熱而煩躁，傍晚時分悶雨停止了，涼風開始從江邊散步過來，藍天有着水粉色的瓊瑰圖畫，空氣清爽而暢朗，人舒適得像剛洗過冷水浴，我同小王走出牢籠似的「慈善房子」，走上附近的石坡路去買桃子。在那路旁邊一座磚房子的大門口，站着一個穿白襯衫的人——誰知道是那一個？我們從路過的小販的筐子里買到一塊錢香桃，小王吃了一個，我用牙齒啃桃子皮，正打算吃下去，那站在大門口的人突然說起話來：

「不對，你那樣的吃桃子要生病的。」

聽口音似乎有些熟，我定眼一看，原來就是在晚會里干涉我站起來的那個人。怎麼又在這裏碰到他？並且又給他突突兀兀的干涉了一次。這是怎樣的氣人啊！我照老法子，沈下臉給他一個釘子：

「真奇怪，我們吃桃子關你什麼事？」

他並不生氣，反而用一種家長似的口調，嚴正的向我們教訓了：

「請原諒，小姐們。我的意思是，小販挑担子到處走，知道那桃子有多麼甜？你們牙齒啃去桃子皮就算衛生了嗎？——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

這玩笑不是開得太出奇麼？憑什麼他有權到用這種聲調教訓我們？就憑他那陌生人的地位麼？這簡直豈有此理呀。我正要大大的發作，而小王却大笑起來，挽着我的手臂就手，自然我不甘心，我大聲的對小王說：「真奇怪，我們吃桃子關你什麼事？」又故意加上一句：「他也不知道新出的蜜桃有多麼甜脆！」算是給他一個倒擊；然後我發狠的接連吃了兩個蜜桃，同小王走回去了。

「那個人固然太冒失，」小王說：「但他的話是對的。」

「你小心。那樣假公濟私的人物是最可怕的！」

我警告小王，但她只是閃着清秀的眼睛發亮，小孩子一樣

現在我病了，而且這病是由吃桃子而起的，我想起那個陌生人的忠告，雖似的直刺入我的心臟，同時感到一種悲哀和甜蜜的混合的情緒在內心波動。「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這樣有內容的話，適時的，當我一時的不注意，將獮桃子亂向嘴里塞的時候，有誰向我說過麼？在動亂的年代，我東西南北的奔走了將近五年，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這種話，也從來沒有人注意過我的健康；而他，一個陌生人，在偶然場合，看見我用牙齒嚼桃子皮就大為不忍，那麼突兀的說出這樣關切的話；即使這些話是出自他的日常衛生觀點，或假借機會向青年女性獻殷勤的罷，總之，這種情緒是美麗的；這只有慈愛的父母親密的戀人才能具有的；他，一個陌生人，我即使暴死在路旁邊又關他什麼事呢？然而，我知道，他的話是對我說的，確實確實對我說的，決不會對小王，而且，在紀念晚會里我向他瞪眼睛時，他明明畏忌我的視線，他那時所有動作明明是為着我，是的，明明為着我，那個陌生人。

「小王，把鏡子拿給我！」

小王在低着頭寫信，不大理會我，只用一種推辭的話對着她面前的桌子說：

「在病的時候，最好不照鏡子。」

光景她在給她的戀人趙明寫信，這使我厭憤，我叫：

「瞎說！快把鏡子給我——！你寫信寫癡了麼？」

小王不大情願的站起來，急急的交給我一面鏡子，又急急的坐回去寫信。

我照着鏡子，我看到我的眼睛有着火燒似的紅影，並且周圍繞着晶瑩的水分，宛如清晨露水  
中的黑葡萄，臉頰上的紅暈退去了，蒼白而帶青黃，嘴唇，我自覺帶驕傲性的嫩薄菱形的嘴唇，  
灰白如魚肚。三天的痢疾就如此可怕的傷害了我的健康，倘在家鄉，這時候正是我的母親——啊  
啊，母親！現在你在北平安麼？——撫着我的頭髮，慈和的俯在我臉頰上，細聲說：「養一二  
天就痊愈了，媽照顧着你。」這是怎樣的幸福啊。而現在，我流落在幾千里以外的遠方，病了，  
孤單單的躺在小竹床上，有誰來照顧我呢？小王？現在她就白癡似的給她的戀人趙明寫着熱情的  
信，完全忘記我的存在了，剛才叫她拿鏡子不是也不情願麼？臉孔老得像家婆的劉英？她正爲自  
己的職業在樓下嘆氣；李芳？哼！那個活像野雞的少婦，正在四處混錢修飾她的羽毛呢，我連想  
都不想到她；院里的幹事的小姐們，還不是都在心頭壓着一塊千斤重的石頭，或者在半瘋的心境  
下，過着沒有色彩的，沒有意義，甚至使她們自己也厭惡的「混」的日子？而那一位管理我們的老  
太婆，只有用沒有感情的聲調對我說：「你吃一點藥」麼？

我是寂寞而悲哀的，長窗外的青梧桐的葉子，從東南晒的陽光投進來走樓角黑影，好像是一  
些戲弄的魔手，惡意的逐漸向我伸過來；屋脊上的斑鳩在發出厭人的咕咕之聲，牠們的聲音是這  
樣的枯燥，簡直是鳥類中最厭人的一種鳥聲；而一隻雛雀站在窗外的樹枝上，竭力的哀啼着；我

一翻身，在牆壁上又看到李芳的一些顏色鮮豔的旗袍，順眼看到她的竹床，凌亂的散佈着襪子內衫短褲；我不敢聽，不敢看，在我的目前，是一張可怕的生活圖畫。我閉上眼睛，煩燥的吞食着生命的痛苦，悲哀，恐懼。我想，在這個時候我是不是需要收到一封比較親密的信：「清，你快樂麼？」或者是不是應該有一個「他」坐在我的床邊，那麼關心的注視我，說：「你安安靜靜的休息，明天病就好了呢。」？我是不是需要有一個人？我不能欺騙自己，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人啊。

我又想起那個陌生人的正直面影來了。

「小王，我寫一封信，請你送給他好麼？」

「誰？寫信送給他？」

小王吃了一驚突然放下筆，跑近我的床前：

「你在做夢罷？」她睜着驚疑的眼睛說：「寫信送給他？他是誰？在這里嗎？她忽然跳起來，拍着手掌：「原來我的清姐兒也有秘密呀！」

「小鬼！什麼秘密？這是正正大大的；你知道，我二十三歲了。」

「嘖嘖！臉皮城牆一樣厚，『我二十三歲了』虧得你好意思說出來！嘖嘖！」

小王一邊跳，一邊拍掌，扭動着她那陰士林布衣服下的圓胖的結實肢體，像在那里跳新疆舞

，她的小圓臉紅得像蘋果；她是美麗得有如一隻鸚鵡的，一個相當神經質並且相當玩皮的二十二歲的女性。忽然她停止跳動，走近我，嘎聲問：

「沒有這回事罷？到這裏來，我們靠在一起，從來沒有看見你收過一封信，也沒有去看過什麼人；並且你不是說過，男子們的花頭你是領教過的麼，怎麼現在又忽然有一個他了？」

「現在情形不同，就忽然有一個他了。」

「是誰？你不能告訴我？」

我不好將這時候的一剎那的感覺告訴她呢？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一種想像，一種衝動，沒有事情，即便有點影子罷，然而那也是連姓名也不知道的陌生人，我又怎麼能夠說得出來呢？但這反正解救寂寞的閑談，就順便談談一陣又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那個說我們不要吃桃子的人。」

「啊！我的上帝！」

小王雙臂伸向屋頂，裝出外國女演員的極度激動的表情，一匹小羊似的叫喊著。她的兩條細小的髮辮，擺動得像在狂風中的繩子，眼睛睜得雪亮，宛如黑夜里的星火，很明亮，她在極度的快樂中，我受了感染，也大聲的笑起來。

「但是，且慢。」小王平靜下來，正正經經向我追問：「那末，你們早就認識了？裝着那陌

牛的樣子。叫我們瞎摸麼？現在說開了，你寫信叫他來看你呀，我馬上給你送去！」

這小鬼把打發無聊的閑談當作真事了，這必須加以否認，否則，傳揚開去，倒是一個很大的笑話。於是我也正經的說：

「別扯遠了。誰認識你？不過忽然想到我的病是吃桃子起的，曾有一個路人忽然說了我幾句，因而聯想起來罷。誰認識他？你別誤會……」

「多麼可惜！我們薛清姐兒一見鍾情，而人家却不知道！多麼可惜！」

「小王，你再說，我可依不了。」

小王反而生氣了，一隻小牛犢似的衝到我身前，忘記了我的病，出力的揉着我的胸部，使我惹得發出笑聲來，而她從牙齒縫里迸出恨恨之聲；

「抗戰五年了，我們從十多歲變成廿多歲，我們四處走動着，到處都是陌生的臉孔；做這件事，他們說不對，做那件事，他們開你的玩笑；現在住在這裏的『慈善房子』里，乞丐似的被賑濟着；」她站起來，撇着嘴唇，睜着怒視的眼睛：「我們的生活是寂寞，煩躁，窮困，悲憤，我們不能有一個較親密的人挽着手走路麼？」她一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在這里就只有你沒有伴侶呀，連那個管我們的灰頭髮老太婆也有一個！就只有你，尼姑似的，生了病也沒有鬼來看你，你活該蒙着被窩去叫媽！你看，我呀，」她跨出大脚步，走到她床頭拿出一疊信，「這是阿明半個

月之內給我的信，我讀着這些信，比讀報上什麼大新聞更有味；可是，哼！你有麼？你這尼姑！……」

小王從氣憤轉成嘲笑；又從嘲笑轉成氣憤，語句不勝負的向我攻擊，彷彿我就是他的敵人；我知道，倘使有人跟她抬槓，或否認她的「戀愛至上」，她可以跟人家打架的，現在她兇得像一匹野貓。我看見她那激動的紅暈臉色，我的心起着辛酸的痛楚，我細聲對她說：

「你當心，小王！現在你有點神經病了。」

我感到頭昏，側身向牆，兩粒溫熱的淚珠滾出我的眼睛，現在我的精神是不是也有點反常？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聽到劉英從樓下回來，坐在她自己的竹床上，幽靈似的低低嘆息着。她也是一個可憐的人物，她比我先進院一個月，我從來沒有看見她笑過一次，只是低低的嘆息着她那一句帶絕望意味的口頭禪。她的臉孔乾枯得可怕，雖才二十五歲，却已有中年婦人的澀暗的皺紋，而且她的眼睛有點鬥視，這就使她在這動亂年代成爲一個最孤獨的人；但她的性情並不怪僻，具有良善的性格和小學教員的溫柔的心情，——抗戰以後，她是一直從安徽老家做小學教員做到這里來的。現在她企圖能在一個機關里做錄事，她的字寫得很挺秀；但這小希望也好像很渺茫，住院將近兩個月還沒有被介紹出去。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她又幽靈似的低低的嘆息了一聲。這使小王不高興了，她正在試着壓下剛才的激動，重新坐在桌前給趙明寫信。

「我的大姐，別這樣整天唉聲嘆氣罷。『這樣下去怎麼行』，今天過，明天再說，不就行了麼？」

「就是哪，」劉英愁苦的蹙着門禰眼說：「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你又來了！」小王跳了起來。

但在這個時候，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的高跟皮鞋聲。李芳一株白蓉芙花似的搖了進來；她丟下了一瓶橘精酒和一包東西就開始踢足球似的老遠向她的床下摔出腳上的高跟鞋。赤着腳站在地板上，她的豔麗的臉頰上沁着汗珠，她扯下她的西式白綢短外套，解開鈕扣子，露出雪白的胸部和乳襟；她這些動作，光景也有些病態；她螻蛄似的地在地板上移動着，興奮地解下那包東西。

「去他的！來，我們來痛快的喝一杯，」她痛着的咽着口水，「這是冠生園的廣東香腸，滷舌子，鷄蓉包子，」她找了三個杯子各各斟滿，她自己先喝了半杯，「你們來喝呀，小王，劉大姐。」她臉轉向我：「唔，你在生病，不能吃；但不妨喝一杯，橘精酒可以殺死病菌。」

小王猶豫的看了李芳一眼，立即下了決心似的拿起杯子；劉英也謙謙遜遜的拿了一隻包子，

而拒絕了李芳發明的可以殺死病菌的橘精酒。平日我是不大滿意她的「混錢」行爲的；就只最近一個星期有過三個男子來看她，她對我們說這是她的同鄉；但他們的不同服裝和南腔北調的方言，證明是他新認識的朋友。她住在這裏是當作旅館的，而且她認爲這西式的別墅似的「慈善房子」比旅館更清淨，便宜，一個月才一百元，空襲不必担心，防空洞就在對面山坡下。這裏的所有規則，她全部不管，她只常常出去混錢修飾自己的羽毛；而今天她的興奮，顯然是在外面受了刺激的反應。我看她母牛喝水似的喝橘精酒，臉頰紅豔得如同一朵盛開的笑容，她咬扯着一條香腸，鮮紅的嘴唇嬌媚的顫動着，從端正的小鼻子里發出一連串的媚笑聲。

「嘿嘿，我們乾一杯，去他的，我們乾一杯，嘿嘿……」

她媚笑着，潤澤得相同露水的美麗眼睛流盼着，她搖搖幌幌的找小玉碰杯；但小玉開始避開了，拒絕說：

「我剛才跟你乾過一杯了，現在我不能再喝了。」

她又搖幌到劉英面前，依舊媚笑着：

「來，劉大姐，我們乾一杯，我們是最親愛的……」

劉英愁苦的說：

「你知道我是向來不會喝酒的呀。唉，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李芳夫去了所有的嬌態，把酒杯狠狠的摔在地板上，潑婦似的吼叫起來：

「連你也欺侮我麼？哼！什麼東西！我，一個高貴美麗的女人，你這乾枯的老家婆也配跟我一起喝酒麼？你也不去照照鏡子！……」

她發罵着，用另一隻杯子乾了一杯；然後扯去她的湖青色綢旗袍，僅穿着乳帶和三角卦褲，全身顯露出來，一條肥白的苗條的蛇似的，在房子裏四處扭動着，潑罵着：

「這世界，那一個是好東西？全是些下流胚子，只會欺侮人，我永遠給你們欺侮麼？永遠給你們玩弄麼？我要復仇，復仇呀！去你的，你們那些混蛋！」她忽然又媚笑起來，嬌聲嬌氣的細聲說：「只有我是一個人，一個美麗聰明的好女人，你們看，我的身體多麼豐滿，我的大乳房饒過愛人和肥胖的小孩呀。瞧，我還會跳鐘呢！……」

她擦着地板跳華爾茲舞，又揮動手臂和大腿，說是探戈舞；於是她開始大聲的號哭：

「我的偉呀，你和孩子克朗死得好慘呀，日本鬼子的飛機把你們炸得看不見音頭，啊呀，我的偉我的克朗，你們死了，剩下我一個，我沒有了家，我到那裏去呢？我到處受人欺侮，受人玩弄，我活不下去了啊！我要報仇，打死日本鬼子，打死那些欺侮我的混蛋……」

她咬着牙齒，抓住一個杯子，出力向小王擲過去，這使我驚坐起來；而小王驚喊了一聲，閃過來坐在我的床邊，臉紅紅的喘急氣，顯然她又恐怖又憤怒。

管理我們的那位灰頭髮老太婆，被驚動走上樓來，後面圍了十多位幹事小姐，和一陣同住的院友；她們搖頭，皺眉，嘆息；而老太婆用乾燥的聲音對李芳說：

「你這樣鬧怎麼行？這裏總也有點規矩！」

李芳的憤怒集中在老太婆身上了，她揮着裸臂潑辣的暴罵着：

「什麼規矩，到處都在欺侮我，炸死我的丈夫孩子，這里的小宿舍也不讓我笑，不讓我哭，不讓我叫麼？你的什麼規矩，你有什麼勢力？日本鬼子的勢力，流氓們的勢力麼？嘎！你告訴我，你的什麼規矩？你打算不讓我住下去麼？你放心，我不會少你一個錢，不久有人用自備轎子把我抬出去的：哼！你也欺侮我，不讓我哭，啊啊！我的偉我的克朗啊，我的痛苦，誰能替我……」

我對管理我們的老太婆說：

「秦先生，你就讓她安靜罷，她完全喝醉了。」

老太婆接受了我的勸告，搖着頭走下樓去了，所有幹事小姐和院友也走散了；李芳已由劉英扶上她的竹床，在軟弱的哭泣着，並且嘔吐着。

我感到下部沈重，我叫小王扶我走到外面晒台上的木板房去；她的眼睛潤濕，終於流下了眼淚，剛才李芳醉後的瘋狂表演，使她感到悲哀；而我聽着劉英在房子里幽靈似的歎息聲：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雖然回來偏僻，不太愛流淚，在這個時候，也感到自己的心在痛楚的哭泣。

## 二

一個星期以後，我的痢疾痊愈了，我感覺到恢復健康的愉快；我對自己說，以後再不能用牙齒啃桃子吃桃子了，並且要注意日常衛生；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我想到那個陌生人。真奇異，這一點小小的印象，對我竟如此的深刻。

是傍晚，杜鵑在對面山坡小林子里啼喚着，牠的哀悽的聲音，已不能威脅我，只覺得聒絮得討厭，我看着劉英在收拾行李，她的澀暗的臉上顯出不常有的笑容；她實現了她的希望，被介紹到一個機關去當抄寫。明天上班，現在她先搬去。她和我們告別，良善的嘆息着，像一個出嫁的姑娘，帶着眼淚幽靜的說：

「再見。姊姊們。天南地北聚在一起真不容易……」

李芳用一種交際家的聲調對她說：

「別難過，劉大姐。希望你從此有錢，並且結婚，幸幸福福的過日子。」

「那里敢有這大希望呢。」劉英睜着門視眼悽楚的苦笑說。

小王給她握手，簡單的說一聲「再見」，又坐回去寫信。

我沉默着，這平淡的別離，對我沒有什麼感動；在這苦難的年代，不單「生離」是平常的事，情就，是「死別」也極普通的；倘爲了平常的分別而流淚是激情的浪費，不值得的。但我對劉英有一種不幸的預感，她的門視眼和澀暗的中年人似的臉色，好像已經決定她在職業上也將永遠絕望，正同她在戀愛上的命運一樣。這不是我存有「以貌取人」的一般流俗偏見；主要的是現社會在怎樣殘酷地虐待着醜陋的女人。也許偶有桃色的雲，金色的希望，在類似劉英的眼前飄閃，但這是一種可怕的捉弄——推她走上興奮的山巒，然後踢她墜入深潭，遭受加倍的痛苦。我想，現在劉英笑着出去就業，也許不久就會依舊藉着她的簡陋然而清潔的行李走回來罷。

我深默着。

劉英提着行李幽靜的走了。

我自己的職業呢？我不着急，反而對它感到頭痛。現在無論那一種職業，儘管披着美麗或堂皇的外衣，都在那里把女性當作點綴品，好像飯後招待客人的點心一樣，擺擺樣子，甚至機械的空息她們。我個人，從七七抗戰，由北平逃到漢口，以一個十八歲大學一年級的女孩子，熱情投入集體訓練的行列，在那里認識了小王；於是在抗戰的後方不斷的流轉着；而在一個怕人的春夜里，一位平日對我「另眼看待」的人物，突然跑近我的床前，泰山似的向我壓下來，我死命掙扎

驚喊，連夜逃到別處去，做了幾次辦公桌上的點綴品，又痛苦的逃到陌生的山城。現在提起職業，委實不大感興趣。但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想重新讀書，但在外奔跑了這幾年，所有課本知識都生疏了，尤其是數學英文；倘再入學，那恐怕只有從高中一年級重新讀起。這使我躊躇，而且在「社會大學」里我已經學習了很多，課本知識也不能滿足我的；其次，我想做的事情似乎還很多，但都不能做。一種無形的牆圍纏繞着我，一種深重的氣壓窒息着我，使我的心境陷在半瘋狂的狀態中。我在等待着一個美麗的或者可怖的爆發。

小王寫好信，站起來，愉快的說：

「劉英一走，我再也聽不到『這樣下去怎麼行呢？』了，真是高興！」

「曹慢高興！」我故意對她說：「劉英有職業了，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她假裝驚訝的露出白牙齒，搖着她手里的信，「我做這個玩意兒不是滿開心麼？」

我瞭解她這種對自己的故意嘲笑的动作，如她自己所說，她是一個「苦悶的女性」；由於看過過多的人間醜相，以及遭受了過多的冷酷的打擊，將熱情從理想遠景上收回來，無可奈何地轉移到寫情書上面去的。

「恐怕不怎麼開心罷？你老寫着那些信。」

「寫着好玩，今天過了，明天再說。」

「但你的趙明……」

「你的尼姑式的心境，不能瞭解有伴侶的人！」

她跑步走下樓去了。

她知道我不滿意趙明。那是一個有着低鼻子，白淨圓臉孔，小眼睛，油滑，自負聰明，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在一個××里當科員；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就非常之壞，他眯着鵝似的小眼睛，用一種嘶啞，雄鴨叫的聲音對我說：

「密斯濟，同我們一塊去看『春霄風月』電影。」

自然我謝絕了他，而他却用着極熟的老朋友的態度，學着四川話腔調說：

「去嘛，客氣啥子！」

他是庸俗得難以形容，我警告小王：

「這種人要當心！小同鄉也不能常接近！」

起初她似乎還聽從，用沉默考慮我的警告，後來她只是發笑，最後她一聽到我提起趙明，給我嘲笑以後，就走開了。我並不覺得奇異，正像小王不奇異她自己的行為一樣；因為，我知道，她是用一種自暴自棄的心境，在實行她的「今天過了明天再說」主義的，這心境連我都覺得可悲。



的。

「我就不愛寫什麼信，」李芳在試穿一件湖水色的綢旗袍，在地板上漫步着，「要麼，他來看我，要麼，我去看他，寫信，麻煩。」

她軟軟的拉長聲音說着流行的「綜合官話」，照照鏡子，又歪着頸頸看一看她自己的隆突臀部。

「我這件旗袍襯身罷？密斯清。」

「完全適合你的美好的身裁的。」

「我麼，我是一個昂頭闊步的未婚小姐，」她極着紅嘴唇半嘲弄的說：「正像那飛着的雲雀一樣自由呢。」

從她的喉間發出一串畫眉鳥叫似的笑聲。

我點頭贊同她對自己的嘲弄和自滿，自從她酒醉那一次後，我同情了她，我看出她的靈魂並不污濁。

她是溫柔而暴躁的，喜怒無常的，性子有如鬱憤的五月天；在她心平氣靜的時候，像一泓藍色的湖水那麼嫺雅，細心的變更着她的烏黑的頭髮式樣，或者隨意讓它散開，穿着淡藍色的長臥衣，站在窗前眺望，側着小巧的頭諦聽着樹上白頭翁的洞簫似的鳴聲；或者拿了一本小說，半斜

傾的躺在床上，含饒的一直讀到頭痛為止；而當他憤激的時候，有如一陣風暴，比如，圍織還是好好的如一泓湖水，現在她却又那變突兀的暴跳起來，母雞一樣直衝到我面前，教訓道：

「密斯清！一個女人決不能太傻氣，應該敢做敢當，乘年青，乘美麗——如果像你這樣美麗——趕緊抓點錢！」她加重口氣說：「錢，錢是決定一切的！你瞧，有一天，我要坐四個人抬的自備轎子，」她舉起她的肥白的大腿，高傲的凝視着我說：「就用這個姿勢坐在轎子上面，掛着黑眼鏡：」

她眈眈的傲視着，站在那裏，好像她已經坐在自備轎子上。

「但這是墮落行爲啊，」我苦笑道：「我的小姐：」

「墮落？哈，哈，這也算墮落？」她乾笑，然後憤恨的咬着白細整齊的牙齒：「男子們是卑污醜陋狠毒透底的，我們也要用狠毒對付他們，錢在他們手里，死命把它撈出來，是的，死命把它撈出來！」

她在房子里旋轉了一陣，又像風車似的停在我面前，說：

「也許你不能像我這樣，如你所說的墮落行爲；你是純潔美麗高貴的，正像天上的仙女！但是我，」她兇惡的質問我：「誰使我這樣？你會說是日本鬼子；不錯，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還有什麼原因逼使我過這種苦日子？……」

此刻，她的心境完全是歇斯迭里的，不可理喻，可怕，我只有苦笑；並且我也沒有什麼「大道理」好跟她說：即有，也會不通的。我的苦笑使她心涼，安靜下來，溫柔的擦着我的手說：

「你懂得我了，是不是？這就好了。我，一個知識女性，並非不懂得自己啊。」

她鬆開了握我的手，走去穿上她的西式的白綢短外套，穿起白皮高跟鞋，挾着手提包，向我揚一揚海鷗似的臂膀，扭動着豐滿的彈性臀部，那末俏媚地，一匹美麗的小白牝馬似的走出門去了。

我喘過一口沉重的氣，走下樓；是感傷，是憂愁，是苦惱我分折不清楚，我只感到似乎人類所有的複雜感情都攙集在我的心頭，起着一種無聲的可怕的，滾動；我迷惘的走在樓蔭下的石子上，我不能具體的感覺，具體的想像，具體的觀察；一隻兇惡的百勞鳥的嘶聲長鳴，才使我的感覺恢復了敏銳，開始覺得清涼的晚風在我的頭髮上游戲，同時拂去了我的迷惘。我向前看去，在一個公墓的石欄上，樹林子的繁密枝葉下面，小王和趙明並排地坐在那里。

我回頭走開了。

「小王也許幸福的罷？」我想，「但像趙明那樣庸俗的人物……」

我順着小道，走上那石坡，經過前次買桃子的那座磚房子，我向大門膘了一眼，那曾經冒失地忠告我的陌生人，不在那里，只有一個少婦抱着孩子站着乘涼。我微微感到失望，又微微感到

總領。

「他到那裏去了？不住在這裏麼？哼，笑話，我可不是來看你的，我是出來散步的……」  
我的臉孔發燒，直延展到耳根；是羞愧麼？我不承認，我大踏步的走回來。

深夜，對面山坡上的杜鵑的哀悽啼喚，又開始威脅我，我感到孤獨和悲涼。……初夏的夜是如此溫柔寂寞啊。

### 三

我們三十多個，大家是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從各戰區來的，停留在這「慈善房子」里，等待解決職業或升學。每天早晨，唱歌升旗，然後自修，開或有「名流」來作精神講話；每一個名流所講的都是我們早就爛熟了的那一套，他辛苦的講着，我們辛苦的聽着，或者沒有聽到，疲倦的打呵欠，我們倒不如談些有內容的小說，在那裏面看點人生畫面，看點實際生活的形象。

讀小說在我們之間成了一種風氣。

於是，負責人就開或約些「曾經是文學家」的人來跟我們講話，聽過幾次，並不新穎，他們也大抵講那我們早就爛熟的一套。但當那位岳陽，在他的那冊「憤恨」新著里面曾經接觸到我們知識女性羣的生活的，並且曾經替我們吶喊出悲苦的聲音的岳陽，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好

像被這在狂風暴雨的山嶺上，在恐怖中、面目蒼白的驚叫起來。

他走進我們的講話空里來，她好像故意替我們帶來了一場可怕的疾病，又好像故意替我們帶來了一顆炸彈；我心臟疼痛，並且似乎就要炸裂；當時我看了他一眼，隨即頭部沉重，我俯下頭去又抬起頭來：我昏昏沉沉的看見他慌亂的講着；他並不看見我，但似乎總是將視線看向李芳的淡紅芙蓉花色的臉頰；而她，李芳，不安靜的扭着她的手指，好像在微笑；我的心一陣寒涼，並且全身顫悸，我向講話人投了憤恨的一眼，我這才看出他已從慌亂轉到平靜，在講着。

「中國的女性是悲苦的，千萬種的鎖鍊綑綁着她們，千萬種的鞭子鞭撻着她們；因此，首先她們要懂得自己，健康自己，在殘酷的圍攻中，要站穩，即使被擊倒，也要用更大的毅力再站起來，而且要比以前站得更穩，憤恨的揮出拳頭去……」

在我昏眩中，他講着講着，於是點了點頭，一陣掌聲，他在我的眼前消失了。

小王跳到我身邊：

「原來岳陽就是他呀！」

「我頭痛。」

小王繼續糾纏我：

「太過於興奮了罷？」

我睜大眼睛對她叫：

「你給我走開好不好！」

她靈精的笑一笑，跑上樓去了。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閉上眼睛，感到從來不曾有過的疲倦。

「起初口調不怎樣好，慌亂得很，」我聽李芳在對小王說；「但後來漸漸好了，你說是不是，小王？」

「是哪。」小王嫵媚的答覆她。

「話也並不怎樣新穎，態度可十分誠懇，他的眼睛好像有點潤濕。你說是不是，小王？」

「是哪。」

「要站穩，是的，要站穩，」這是李芳在獨語了：「但是跌在深潭里的人，怎樣站得穩？哈哈，我怎樣站得穩？」

我抽出薄被單把自己的頭蒙了起來。

沒有水分的日子，沒有色彩的日子，窒息的日子，抽搐的日子，我再不能忍受；我要像春天的菓樹，壯苗的發芽，燦爛的開花，豐碩的結果；我要坐在美豔的搖籃里，飛盪在空中唱我自己的歌；我要求深入靈魂深入血肉的大歡樂，我也不怕從空中被摔拋下來，全身跌成紛粹的肉醬！

小王曾對我說：

「你寫信給他，」

「你知道我高興寫信給他？」

三天之內，我走到那座磚房子的路上去了兩次，沒有一次碰到；這很好。但在躲避，或者根本對我沒有任何印象；但是，我知道，總要有時候見面。

我爲什麼有這麼大的勇氣呢？我不知道，是的，我不知道，我沒有想到就向那裏走去了：這時候我是昏昏沉沉的。

現在，我二次走去了，我看見對面他來了，從城里回來，那末憂悒的樣子，走在石坡路上面；我走在前頭，我不走向回「慈善房子」的路，走下向西的那條林蔭小道，我站在那裏，回頭嚴肅的看了他一眼；他遲疑的頓住腳，終於向我走來：

我忽然清醒，感到軟弱，並且感到羞怯，——我到底在做什麼呢？

我一直走到茂密的小黃泥路，坐在那作爲林圃的高陽的草地上，面向着坡下的一泓藍色大魚塘；那佈滿着綠萍的塘邊，許多破破爛爛的婦女，在跪着洗滌她們一輩子也沒有機會穿到的美麗時裝。

他走到我的身邊，似乎在嘆息着。

而我用沉默，羞怯，和帶點憤懣的奇異情緒支持我自己。我抬起頭瞥了一眼他的慌亂的眼睛，我很想用憤怒的語調對他說：「你嘆氣麼？」

他不安的站在那里，蒼白着臉孔，說出他的話：

「你是可怕的，你的眼睛，你的聲帶，你的臉孔，以及你的嘴唇和全身動作，當你發怒的時候……」

我笑了，這正是我所要聽的，我並沒有冒險；而且，這奇特的說明，如此新穎，這要比庸俗和虛偽美麗過幾千倍。

「我想，我說了這幾句話，就應該走開。」

我沉默的看他眼睛，起初它們是堅定的，憂懼的；而後轉成惶恐迷惘，終於避開我的視線，看向坡下的藍色大魚塘。

我感到憂懼和羞怯，近乎窒息的沉默着，——我對他說什麼好呢？

但我忽然想起李芳扭手指的態度，我全身一震，我跳了起來：

「好，你就走開，我知道李……李芳……」

他睜大眼睛，驚訝的看我。

「李芳？那一位李芳？」



我憤氣的說

「就是那位臉頰芙蓉花色的，美醜得像一匹小白牝馬的李芳！」

「我不懂」他顫動着喉核，像在嚥語。「我不懂。這太奇異了。」

但我像走在狂風中一樣，向他頑強的逼進：

「你到底認識不認識她？」

「在我的記憶里」他說：「除了在紀念晚會里看到發怒的臉，擡起的菱形的嘴，用牙齒啃桃子皮時的天真，和我被人拉去不得已走進講話室看到一對睜得大大的奇異黑眼睛，刀子似的刺着我而外，我沒有看到小白牝馬。」

我繼續堅定看着他的眼睛，而他回答我的是一種回憶的直視；我感到羞愧了，灼熱燒着我的臉頰，我低下頭，重新坐在草地上。

「請你坐下罷。」

他嘆息着，坐在我的右側，說：

「你的航進是直線的，速度非常之快，戰鬥機一樣。」

我第二次不能自制的笑出聲來，並且覺得有點眼濕；他對於我的行動具有如此敏銳的感覺，而語言又如此新穎，「戰鬥機一樣」，這該是多麼生動，我自己還沒有感覺到，他却一下子給描

繪出來。

我覺得和他更接近了些，我對他說出我的憂鬱：

「你知道，我要求深入靈魂的大歡樂，或者深入靈魂的大痛苦，在目前，窒息日子裏？」我說：「我最怕半死不活，我恨透了一切。」

「我瞭解，」他答覆我：「這種要求和感覺在現在是很普遍的；但你的戰鬥方向轉在個人死角裏了。」他低下頭沉思一下：「把你的血淚塗在爲民族爭出路的戰旗上似乎更有價值的。」

他說得好漂亮，在教訓我呢。

「我塗過，但我不能痛快的塗；而且，只能做點綴品，哼，我可够了。」

「你可以冷靜下來，分析一下當前的現實，從現象到本質，或者……」他指了一指坡下大魚塘邊沿路跪着的洗衣婦，「至少你要看一看那些匍匐着的婦女……」

他簡直在對我上課了。

「你別從資本上摘下些道理來嚇人，」我忠告他：「這些道理，我還多少懂得一點，現在我不能實踐，我要先在自己的生命史頁上塗一道鮮明的紅線，然後再談別的。」

「你這是自私。」

「自私？目前誰不自私？」我說：「並且人類不能自私麼？百分之百的利他麼？」

「這就悲哀了。」

「悲哀？也許。但沒有這回事。現在正是我發洩所有複雜情緒的時候。」

他站了起來，然而憂悒的說：

「但是我應該走了，並且順便說一聲，一個已經結婚同時是一個孩子的父親，在這種場面，他的地位是不適宜的。」

他用出這一兇惡的武器，相當擊傷了我，我的腿似乎在顫抖，同時那抱着孩子在門口乘涼的少婦的影子，迅速的閃過我的記憶；但是，我這架「戰鬥機」就此回航麼？現在，我恨他，因為他懂得我，看得見我的靈魂。我恨他。

我也站了起來：

「你以為你這一鎗擊傷了我麼？沒有。我還在航行；即使環中油箱，我也不怕燃燒……」

「我的意思是，」他扭歪了臉孔說：「你是一匹自由的鳥雀，美觀健康，應該翱翔在天空中，或者棲息在高聳的喬木上面的。」

「現在我就憑着我的自由停在這裏，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我沒有干涉你的自由，」他激動起來，「我只是想一個母親和一個孩子的……」

「是不是也要想一想你的稿費的貧薄？……」在奮激中我說出了這一句話立即感到羞耶，這

太刺激了他，而對我自己也不是光榮的：「我取消上邊說的那一句話，你答應我麼？」

他立即理會了我的意思，臉上開始有神經質的笑容，他插了一片槐樹葉，用癢癢的手指揉着，溫和的：

「最主要的是注意到你是一匹自由的鳥雀。」

「我禁止你再說這句話！」

「你這性格是悲劇性質的。」他喃喃的說，彷彿在做夢，「可怕的美麗的；我怕，但這又使我和你接近……」

於是，他像沈默的汽笛，忽然爆發出刺激的聲音：

「是不是我們呼吸着同樣的時代氣息，」他叫：「因之我們的性格同樣是悲劇性質的！」

他睜着激動的，光輝的，露水似的眼睛，高聲的笑起來。

我徘徊在「慈善房子」附近的林子里，我想，我發瘋了麼？下午我做了些什麼事情？那麼大膽的做着非我理知清明時所能做的事？然而，我並不後悔，我愛他，他懂得我，瞭解我的靈魂；在我的孤寂靜止的生活底湖里，他投下石頭，激起波浪，使我生動；在我的窒息周圍，呼吸困難的周圍，他用靈活的扇子，扇動着清新的風，使我舒暢，我有什麼好後悔的？即使大膽又有什麼呢？我並沒有發瘋。要說大膽，小王才大膽，昨天晚上她就沒有回來；而李芳則經常住在外面的

：現在，我不外將生命作第一次開花。

我好像從高陽地帶往上奔跑，我不可能收住我的步子，我喘息的奔向牠；而且，如他所說，我是一架戰鬥機，直線航行的，速度非常之快的。過了一星期，在藍天上有着白玫瑰似的雲朵的光輝日子里，我請了兩天假，岳陽伴同我飛到南溫泉風景區去遨遊。

我們在生着藤葛和小棕櫚的峭岩下面的小河里，划着綠色的小艇，穿過柔軟的竹林和迷的人柳蔭，激起水花，唱着臨時從內心譜出的自然的歌，壓倒嬌弱的黃鸝的歌喉，我高聲呼嘯，風爲我奏着虎虎的拍子，我大聲的笑，山谷愉快的響應我，我沐浴在自然懷抱里，並且以我的活潑和和奏健康威脅着自然。

「我算是洩恨報仇。」我對坐在我對面的岳陽說。他的新刮過的俊秀的臉，正在變化着幸福和憂愁的美妙表情：「閻佬們什麼都不管，常常在還河上蕩船豪笑的，今天我們也照樣享受它一下子。」

「但我們不是閻佬，而且這享受似乎是可恥的。」

「你別煞風景！」我叫止他：「書獃子。這里不是血肉橫飛的戰場，是美麗得使人發狂的河呀！該享受就享受，什麼可恥不可恥！」

「你這潑辣的性格，可以成爲最澈底的戰士的。」

「將來也許要做一做那一類的戰士的；但現在這方面的仇恨報復清楚了再說。」

「我也是你報復仇恨的對象？」

「也許是，也許不是，」我笑了：「但這五年來我受的苦痛，要我到補償，而你……啊，一條大青魚浮起來了。」

「你知道，滑，你是可怕的美麗！」

「啊，那條大青魚又沉下水底去了。」

我們又唱起臨時從內心譜出的自然歌。

傍晚，我們在流鹽質的溫泉池里，竭力游泳，岳陽扶着我的胳膊，但我驚叫着，笑着，使得全溫池的男子們閃着驚羨的眼光，那些肌肉鬆弛了的女人們，嫉忌的看定我！而我，第一次意識地感覺到自己的驚人美麗；現在我全身玫瑰色，最天才的藝術家不能描繪的勻整線條，以及豐潤的肌肉，有誰個敢和我比賽麼？我嬌傲如一個女王，威脅着溫泉池里面所有的人們；我旁若無人的歡笑游泳，我盡量享樂我自己。

之後，全身清爽得如同想向空中飛翔，我們停在以殖民地的大都市為名稱的第一流旅館里。有清光潔的棕色的地板，軟錦彈性的沙法，綠紗罩子的電燈，綠色的窗簾，一色的成套的木器；這豪華，我完全理解它的存在價值。什麼都不管，只管享受自己的關係們，需要這種豪華，

今天我也需要着它，我算是對它洩恨報仇。

「我們在瘋狂中。」

岳陽坐在沙發上，吸着紙烟，喃喃的說。

我開始感到羞怯，這是我二十三年來的第一次經歷。羞怯和恐怖抓住了我；我沉默，臉羞紅着

岳陽走近我，握住我的冷冰的手，我感到一種窒息，從內心直擴展到每一顆神經纖維，我幾乎軟弱的流下淚來。

「滑，你說，我們是在瘋狂中？」

「誰知道呢？」

我忍住眼淚，由軟弱轉成頑強；我想到李芳的各式朋友，和小王的舊人的小眼睛，她們的對象如此淺薄平庸，尚且那樣大胆的和他們接近，我怕什麼？現在站在身邊的人，不是連我的靈魂他都深入的瞭解的麼？

「有什麼瘋狂……」

但我再不能支持。終於流下了眼淚，將頭伏在岳陽的肩上：

「你知道，岳？我是由最大的熱愛轉成刻骨的恨，現在再由恨進入愛的？雖是自私的，但挽

着你的手時，我覺得會更堅強的……」

「我知道的，我們一接近我就知道了的，我的心境完全和你相同，」

他顫慄得臉色蒼白，用抽搐的手撫着我的頭髮；「但是，滑，我不一定能使你更堅強，反而你將給我新的生命……」

他嘆息着，睜着潤濕的眼睛，擁抱着我。

#### 四

季節已進入盛夏，氣候異常悶熱，紫黑色的雲層沉重的堆積着，像似一座一座的埋伏着惡魔的怪山，在那里作一種惡意的蠢動，窗外的青梧桐的葉低垂着，顯出缺少水分的歉皺顏色，樂天的喜鵲們停在枝頭，喘喚着悶鬱的乾叫聲；入夜飢餓的惡蚊羣，每一個角落里起着沉雷的響聲，牛形的大硬壳蟲撞進房子里來，隨着大眾的飛蟻慌亂的飛動着，撞在牆上，跌下去，再飛動；於是不久狂風呼嘯而來，捲滾着樹葉子和電線，似乎連房屋都有被捲滾得粉碎的樣子……

狂風突然中止，然而沒有暴風，只是悶熱。我站在樓上的門邊乘涼，我全身沁着汗粒，打罵也無用；心境呢？却和還悶熱的氣候相反，是恬靜的，而靈魂則是充實的，我可以聽到自己的平靜的呼吸；我想到岳，微笑了；我不再孤獨寂寞，我感到幸福。



在樹影靜止的那條石子路上，我看見劉英提着她的簡陋的行李匆匆的走來，於是走上樓，放下行李，用灰色小手絹擦臉上的汗。她的回來，我並不驚異，我沈默的給她握手。她睜着鬥視眼憤怒的說：

「只做了兩個月，換了負責人，說是緊縮，他的親戚的女兒却填了我的位子！」

劉英也會憤怒麼？會的；但我知道，她的憤怒決不能持久。她喝了一杯冷開水，皺着眉頭坐在一張椅子上，就又愁苦地，幽靈似的低聲嘆息：

「唉，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正想用我這時的美好心情勸她達觀；而應着這絕望的嘆息，小王慌急的從外面跑了回來，她的臉上油光和汗粒交映着，臉色却蒼白得可怕，她帶着哭聲恨恨的說：

「那小子逃走了，那黑心的小子逃走了！」

「誰逃走了？劉英問。」

「趙明，那小子辭了職，不通知，離開這裏……逃走了……」

她用手甩着頭髮，憤怒的睜着眼睛，不能遏止的大聲哭起來。

像趙明那樣庸俗的青年也值得小王去號哭麼？

我被激怒了

「走了算完，你還哭，真沒意思！」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小王蹣跚着脚急急的說，睜着憤恨的惶惑的淚眼看了我一下，將她自已指在床上那末悽慘的啜泣起了。

隨即我感覺到了她的悲憤的原因；我替她愁慮了這怎麼辦呢？一個女孩子，在這苦難的時代，有了這樣繁重的責任？這彷彿一條鐵棒擊中了我的頭部，我顛倒起來。我的每月必有一次的徵候，也是停了一個月以上的了，這原因很明白，莫非我也將走上小王的哭泣路麼？

這多麼可怕！

我找到了岳，他倒是平靜的，我表示找點藥，或者請大夫用手術。

「你愚蠢！全部聰明，就是這一點愚蠢！」他生氣了：「藥和手術，最破壞健康，並且是罪惡的！」

「那末讓它自然？」

「當然嚕！」他反而皺皺鼻子嘲笑：「這也算是愛國工作。」

自然我知道，岳不是嘲笑我，倘我這樣去理解他，則我不算得懂他，同時也不算懂得自己；但我不能不為我們的未來小生命的發育擔憂。

「在這樣困難的情形下面，我們能養育小孩？」

「養育？自有專門在口頭上『民族』的人們負責的！」岳繼續嘲笑，踱了幾步，隨即溫和的撫着我的頭髮：「清，我們有兩隻不算弱的手，兩付不算蠢的腦子，我們怕什麼？縱使怎樣困難，總也有辦法的！」

他堅定的樂觀的對我笑着，用可以溶解我的靈魂的，一向來的熱烈的吻，吻着我。

我安心了。不對！我有什麼不安心的？沒有岳我也有辦法！破壞健康就破壞健康，罪惡就罪惡，我要演悲劇就演個澈底，如果我不爲了岳對我的愛的話。

小王是悲哀的，性格比我軟弱得多，又遇到趙明那個無賴；她完全失去了樂天心情，不再實行「今天過了明天再說」主義；她不安定，常常突然哭泣，詛咒那卑鄙逃走的趙明。吃藥，用手術，經濟成問題，而我又無法援助她；「讓它自然」呢？第一不能再在陸里住下去，第二還是經濟問題。當她聽到劉英幽靈似的低低的嘆息聲：

「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她立即憂愁的附和道：

「是呀，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於是，他出奇的狂笑，然後又突兀的哭起來，完全近乎瘋狂了。

李芳是聰明的，她看得雪亮，她用憐憫的聲調對我們說：

「你這兩個初出茅廬的毛鴉頭，可憐得很；我四年來都有法子避免吃酸果子，而你們……可憐得很。」

她不斷的搖着小巧的頭兒，像一個最有智慧的女人一樣。

而她的「會有人用四個人抬的自備轎子抬出去」的願望呢？並沒有實現。她美麗，大膽，潑辣，對於這一點，她自己也承認是失敗了的：玩弄女性的流氓們，似乎隨着抗戰一同進步了，大都在澈底的實行「一杯水主義」，一談到錢，對不起，他們避開了，或者不避開，用出只有男子們才有無恥態度對付你，訕笑你，狡猾得比卑鄙逃走的趙明之類更可怕。李芳一邊狠毒的咒罵，一邊繼續修飾她的羽毛，但不再對我們說：「我是一個昂頭闊步的未婚小姐」，青天白日哭起她的「偉和克朗來」。有一天她也會完全發瘋的。

「必要時，我殺死他們幾個！」她咬着細白的牙齒說：「別以為我永遠是一匹羔羊，哼！」我似乎是比较幸福的，我以全靈魂作第一次的「愛情賭博」，算是贏得了岳的熱烈的反應和他的正直的人性；我勝利了驕傲了，我比小王李芳她們幸福。在小王的哭泣中，在李芳的咒罵中，我兀自在內心微笑着。

但現在是一個可怕的時代，正像這悶熱的紫黑色的氣候，當我正在幸福的微笑的時候，當我

正在沉入溫柔的將爲人小母親的奇異的感覺中的時候，我突然如同受到炸彈的轟擊，全身快要炸裂了。

我收到這樣的一封信：

你那無恥的女人！我連寫出你的名字都覺得侮辱了我！你怎麼這樣無恥？竟敢偷搶孩子的父親——我的岳？真是天大的罪惡，無恥到極點！你也不想一想，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們痛苦得快要發瘋了，你還好意思增加我們的痛苦？你要開玩笑，也不是這樣開法！我警告你！別再跟孩子的父親——我的岳接近！否則，我找你拚命！我是說得出做得來的，你小心！這是大砲似的向我轟來的一封可怕的信，我絕對沒有讀第二次的勇氣，我頭髮散亂的在房子裏旋轉着，又跑下樓去在林子裏亂走，全身快要炸裂了；一天一夜後才我轉想到，這是一個瘋婦人寫的，我何必氣憤？我稍稍溫和下來，但我不能思想了，只懷着暴風雨似的心情等岳。見到了，我將信交給他。

「不必看，」他搖頭，「她整天在家里發瘋似的吵鬧着，孩子也不管。」

「那末，我害了你？」我假裝平靜的問：「是誰？」

「怎麼你害了我？潘！」他斜睨着怒目看我，手指在顫着：「你知道，你這句話是十八世紀的女人說的，潘？」

「那末，怎麼辦？」

他低垂了眼光：

「我已經將我們之間的情形全部告訴他了。」

我炸彈似的爆發了，抓住他的手，對他說：

「你在你的妻子面前出賣我麼？你！」

他不看我，只對一株神樹說：

「現在悲劇達到最高潮了。」

「你到底怎樣對她說的？」

他睜着茫然的眼睛，似乎沒有看見我：

「我對她說：我愛清。死也愛清，還沒有法子；我愛孩子，死也愛孩子，還沒有法子；我

對她說：你最好用刀子宰了我……」

但從來沒有過這樣猖狂的嫉妬抓住我，我繼續對他說：

「不是沒有她，就是沒有我！」

他哀弱的細聲說：

「連你也這樣逼我，清？」

「不是這你，因為你從來沒有過妻，也從來沒有過孩子！」我驕傲的揚着壯站在他面前：「你的妻是我，而孩子在我這里！」

他似乎清醒過來，但說出現在在我聽來是奇異的話：

「怎麼，清！你也流俗起來了？」

「我怎麼流俗？我是現代式的新女性！」

「那末，你何必這樣逼我？你懂得我怎樣愛你的！」他懇切地說：「讓我說服她。保持現在我們三方面的感情不是更好？」

「你這辦法才是流俗，而且是做夢！事情必須乾脆解決——我要你完全屬於我；你知道我是用深入靈魂的愛愛你的！」

他被斧子劈傷的牡牛似的長號起來：

「啊啊！照這樣看來，悲劇要完全由我作熱解決了，啊啊！」

我回到「慈善房子」里，小王李芳都出去了，只有劉英一個人木頭似的坐在那里。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細細的一想，岳的三方面保全的辦法也並非怎樣不對，倘岳離開了她，她怎麼辦呢？恐怕比發瘋更悲慘罷？在這個苦難年代，我不妨讓點步：但現在我作怪的頑強，我逐漸的感覺到一天不看到岳，我即不能生活，他成了我的靈魂的一部分，我必須岳完全站在我身邊，挽着手走

路，我對他的愛深入到對「時代感」共鳴的底層的，不是普通的；而另一方面，那個寫給我一封信，全世界少有的可怕的信的瘋婦人，也決不會放棄岳的，並且決不會讓步的，她有孩子作武器，岳的說服一定徒勞的，這一點女性心理我完全清楚。現在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我想到岳的處境和我對岳的愛，我第一次倒在床上哭了。

劉英坐在對面的一張椅子上，皺着澀暗的臉，幽靈似的低低嘆息：

「唉，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感到錐刺似的創痛，似乎她在針對我嘆息，我突的坐起來。睜着帶淚的眼睛對她叫：

「你想怎麼行就怎麼行，嘆什麼氣？沒有辦法，最多是死，你怕什麼？」

我瘋狂了麼？笑話！我那裏會瘋狂？只有小王李芳劉英她們才會瘋狂！笑話！我那里會瘋狂

？……

一九四二，六，廿三，風雨夜於渝，七七第四次修改。



## 奇 遇

一

王維實走在沒有街樹的滾揚着灰塵的人行道上，八月下旬的太陽炙晒着這山城，他的烏棕色枯瘦臉孔上流着汗珠；他是憔悴的，鬍子已有半寸長，雜亂的圍繞着下頷和唇際；背部微駝，似乎有無形的担子緊壓在上面；但他的脚步是穩重的，不緊不忙，自信而有力量。他穿了一套棧色綠布制服，平底黃布鞋，提着一個灰布提包，左腋下夾着油紙傘。

如所有為生活而忙碌的人們一樣，王維實沒有心緒去注意這都市的風貌，即使現在他剛從鄉下進城，寧靜的感覺不習慣於煩囂。他低頭走着，沉思在怎樣支配他的薪水的計劃中。

「英必須有一件夾衣，三年來她沒有添一件衣服……轉眼秋涼了。」

一個雙頰下陷，失去了青春的光澤，身材瘦長，溫柔沉靜，愛他，共同生活將近四年的影子，湧上他的腦際。這影子如所有窮苦人的好伴侶一樣，質良而務實。他好像聽到她的溫婉的聲音

「我添什麼夾衣呢？有得舊衣穿就行了；還是小牛的棉襖緊要，我們不能讓他受凍的……」

隨即記起今天清早他將進城，孩子早醒了，照例在床爬上爬來爬去，做他的吵人的功課，他對孩子說：

「別吵人，讓媽媽多睡一會，爸爸進城給你買布做棉襖。」

「爸爸小牛牛要糖……」

「好，就買糖，你再躺下，別吵媽媽……」

孩子裝着樣子，將小手放在耳旁聽在他的媽媽的身邊去了。

王維實想到孩子，感到愛的溫暖，現在他就好像看到孩子的紅噴噴的小圓臉，起着小汗滴的渾圓小臂膀。孩子是他和伴侶用心血灌溉的花朵。

「小牛做了棉襖，英的夾衣呢？」他再次計劃着，「向學校預支了六百元，交通費項下省一百五十元，大小兩個的衣料，無論如何不夠的……」

他墜入沉思中，有點煩，烏絲的上的汗珠已流到下巴，他並沒有拭掉它們，緊緊的抓着他那包。但就在這一瞬間，他的眼皮發出亮光了，他找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國委時自己再走一次路，僱一個挑夫挑背，這可以再省下百元交通費，這樣，那末……」他搔了一個郵印花布襪的女人一下，被尖聲的責罵了幾句！他這纔像夢中驚醒，連忙向對面道歉，然後匆忙向前走去。

這一條「文化街」，各書店的廣告使她記起她的目的，並不是真爲伴侶孩子買衣料，主要的是爲學生們採辦書籍文具的。

他走進一家門面刷白漆掛着天藍布窗幃的書局，他翻了一塌小字課本，大抵紙張粗糙，油墨模糊，有的甚至書頁破碎。這樣的課本是經不起孩子們兩天的翻閱的，而且，這無疑的將損傷孩子們的眼力。他問店員是否還有較好的課本，店員平淡的答應道：

「我們只有這一種。」

他並不驚奇這答覆，只是有點憤慨，他憤慨經營「文化事業」的商人，也和其他商人一樣，做着「老虎生意」，竟印出如此低劣的課本給孩子們，而且驕傲和可惡，要便買去，否則算了，價錢呢？却貴得全世界少有，他們完全像老虎，嘴唇邊滴流着孩子們的鮮血。

他走出那堂皇的書局，他想，別家也許有較好的課本罷。當他走到門口，從南面頗爲斜的馬路上，一乘自備洋車一個穿藍布鑲紅邊短衫褲的壯漢拉上來，車上坐着一位二十五六歲左右的白西服紳士，那健康的赤紅色的臉龐和粗壯得像小牛犢的頸項有些熟悉，他打量着那青年紳士，皺着眉，搜索所有認識的女人的面影；但那位青年紳士已經命令車夫停車，走到他面前，以一種激動的語氣問他：

「你！老王？」

王維實完全認出對方來了，那潔白整齊的牙齒是一個友人的特徵。

「是你呀，陳軍！」

「啊啊，沒有認錯，果然是老王啊！」

那位青年紳士，衝動的，猛撞的，用體育員的擊力重重的拍了一下王維實的肩膀，又伸出鐵鉗似的大手緊握著王維實的瘦手。

「老王，你怎麼樣？抗戰發生那年我們分手後就沒有碰見，現在相逢，真不容易！你有什麼事麼？到我那裏去談談好麼？我沒有什麼事，反正我是坐車出來逛街。去吧，老王，到我那裏去談談！」

陳軍的詢問和邀請，一陣急雨似的直向他倒下來，使他只能用一種似乎是好奇又似乎是麻木眼光直視着對方的赤紅色的健康臉孔，而且這樣簡單的說了一句話：

「我要買書。」

「買書！」陳軍大聲的叫起來，就像聽到奇異的新聞：「書有什麼用，除了傷腦筋？」他又重重的拍了一下王維實的肩膀，「在學校裏的時候你是書蟲，現在還是書蟲，你就是給書的『蟲』蛀壞了！」他笑起來，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自覺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雖是你的球打得滿棒，但書總是傷腦筋的！……走！到我那裏去談談！」

他立即轉過頭去命令車夫叫一乘街車，又對王維實說：

「這裏站着談話不舒服！」

王維實聽着陳軍的沒有質量的直覺談話，看着陳軍的率直的動作，如像在一位魔術師的面前，他感到奇異的迷惑，又感到友情的溫暖，他不自覺的用手去摸被陳軍拍過的肩膀，那皮膚微微發辣。他順從的坐上洋車，聽見陳軍在命令自己的車夫：

「回家去！」

洋車向下斜傾的馬路奔馳，車夫雙肩聳起，頸子縮在肩胛裏面，兩隻手緊緊的挾着車柄，只有脚尖點着地面，好像在飛行。王維實的思想一如洋車的滾動，覺得很難看清他的老同學陳軍的生活。

## 二

陳軍是他在S埠C大學的同系學友，一個華僑樹膠園主人的兒子，由於出生在亞熱帶的馬來亞，由於家庭經濟優裕，從小營養得好，並且，由於愛好球類，他有着牛似的標準健壯體格，全身筋肉起着鐵繩子樣的絡紋，體重約一百五十磅，臉部略帶長方形，永遠泛濺着傲人的赤紅色，鼻子高而直，鼻孔與鼻尖之間有美的曲線，眼睛褐黃而清澈，有兩重濃黃的長眉，背部平直，胸

部一尺多闊，再配合起小牛犢似的粗壯頸子，就將他做成現代式的標準美觀的青年男子。

在S埠C大廳的時候，陳軍自然的成爲一個風頭最健的運動健將，田徑各種運動成績全達到中國水準以上，他的操筆談與駕機導造成與遠東運動大會相等的記錄，而每次學校裏的足球籃球對外征戰，倘缺少他作中鋒，則一定黯然無光。「陳鐵牛是一員猛將」，體育新聞記者每次看過陳軍的表演之後，如此稱讚他。

陳軍是驕傲的，他以豪笑答覆校外的體育員們的嫉忌眼光，他大量的接受有球癖的S埠小姐們的獻媚的花束和愛嬌的約會；但他對這些體面的小姐們似乎並不放縱，他對她們不大感興趣，他曾經那末豪爽的對王維實說：

「那些小姐們全是脂粉塗成的，絲織品花衣裳蒙住的廢料，全身肌肉軟得像棉絮，連腳都不中用……我要的女性是全身烏漆高大壯健，皮膚大量吸收紫外線的『椰娃女兒』。棉絮似的小姐們去她的罷！哈哈……」

他大笑，重重的拍了一下王維實的肩膀，又挺起闊胸脯輸了一陣拳頭，赤紅的臉上潤灼着快意的光影；然後一段大木頭似的倒在床上，很快的他就發出響亮的新聲來了。

現在遇見他，仍舊那樣壯健，那樣豪爽，那樣直覺，將近六年的可怕戰爭，好像沒有絲毫影響他。這在王維實看來是相當奇異的。也許因爲他的父親從南洋回來，以他的資產經營商業，更

加有錢，因之，他也就一直的過着優裕的少爺生活罷。這是唯一可以解釋的原因。像陳軍遠在夢裏都只知道這球的人，要他走進世界，獨立生活，那實在是頗為不容易的。

他抬起頭看向前面，陳軍的自備洋車的漆黑亮亮，在陽光下閃着豪華的光澤，它的主人以一種優閑的態度坐在上面，頭髮微起波紋，同車壳一樣漆黑，粗壯的頸子挺得筆直，俊偉而健美，王維實看着那背影，覺得又陌生。他很難具體的分析此刻的複雜的感覺。

在一座高聳的磚造現代建築物下面，在××招待所的「水手舞」字體的白招牌下面，洋車停下來了。陳軍跳下車子陪同王維實走進那富麗建築物的大門，白衣的茶房恭敬而敏捷的先生上樓，打開淡綠色的房門，微灣着背站在門邊。陳軍沒有進房門就吩咐茶房：

「拿半打冰凍汽水，兩杯可可冰淇淋來。立即就拿來，去！」

「是，是，陳少爺。」

他們走進房間，陳軍立即開動放在圓桌上的旋轉電風扇，一面對王維實說：

「熱死了！老王，你請寬衣。」

他又走進東面正壁的左側，扭開內室的門，走進去，似乎又扭開一重門，在放自來水管子，發射在瓷盆裏的水聲隱約傳來。王維實站在外室的中央，在這一瞬間，他看了一下全房的陳設。兩套單人綠皮沙發和一隻三人坐的綠皮長沙發，安放在適宜的牆壁下，柚木茶几上的瓷瓶裏插着

鮮紅美人蕉，東牆正中一幅張大千的「虎中堂」，另外三幅顏色強烈的西洋風景畫，懸掛在其他白牆上，向南的窗垂着天藍色的綢窗幃，西窗外另加懸了綠色的長竹簾，地板是棕色的，光滑得有如舞廳的地板。整個房間的色調與線條，正如刻薄的藝術鑑賞家所愛說的烏七八糟，毫無個性。然而這類似客堂的長大房間却也有着流俗的豪華之氣。而且，如果將所有的傢器移開，則無疑的又是十人舞廳的小規模舞廳了。

「老王，你還站在那裏！」

陳軍從內室走出來，揚起黑濃垂長的眉望着他，精神旺盛的對他喊：

「放下你的行李！先來洗個冷水浴，熱死了，電扇也不行！」

王維實並非爲了拘束，他只是墜入如一般走進新環境的人所常有的騷亂木立狀態。而直覺慣了的陳軍是從來沒有經驗過這瞬間木立狀態的微妙心理的。他放下灰布提包和舊油紙傘，跟隨陳軍走進內室，一種高貴的化妝品的混合香氣直向他的嗅覺撲來，但他還來不及細看這寢室的內容，他又被領進一間浴室去了。

陳軍塞給他一件藕紗背心，一條淡青卡嘰短西褲，和一雙輕軟的細草編的拖鞋。經過十分鐘，當他扭開浴室的門出來，寢室裏的華麗的陳設重新使他注意，一張席夢思的雙人床，掛着長而寬闊的白紗圓帳，鋪着高貴的細龍鬚草席，綠色的綢罩座燈放在床頭，三五牌的香烟凌亂的堆在



烟盤上，臥床的對面，一架高大的厚玻璃全身鏡，反映着臥床的綉麗被褥，一套黃紋皮沙發放在一邊放滿了化裝品的梳粧台蹲在三角牆的下面，在發散着誘惑的香氣，兩張曲線柔和的西洋女性的裸體的畫片，讓着鑲框，放在梳粧台側邊，這寢室和外面的會客室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沒有一本書。

「他大概結婚了。」王維實自語着。

「你瞧什麼？」陳軍進來，皺着直鼻子說；「瞧我的秘密麼？」

「你老兄還有什麼秘密呢？一切都擺在你的臉上……」

「但我有秘密的，而且是太大的秘密呢……」

他詭譎的斜視了王維實一眼，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似乎想狂笑，但他阻止住已經衝上喉管的要亮的聲浪，只是又那末重的拍了一下王維實的肩膀。

「走！現在是喝汽水吃冰淇淋的時候了。」

### 三

他們坐在皮沙發上，交疊起腿子，迎着電扇的涼風，開始冷飲和暢談。

陳軍興奮的問王維實：

「抗戰發生以來，你一直幹什麼？」

王維實祇能苦笑，他將這問題岔開。

「還是先談談你的『秘密』罷。」

對！反正我們都要談清楚各人的遭遇，現在就先談我的秘密，——其實這在老同學面前也不算秘密，只是一個故事。」陳軍端起一大杯汽水一氣喝完，用拳頭擦一擦紅潤的嘴唇，開始講他的「一小故事。」

「你知道老王，我這個人，運動場才是我的天下，一離開運動場我就什麼都不是了。……別笑，老兄！這是實話……八一三炮聲一響，我再也在S埠豔不住了，而且爲了跟日本鬼子幹，我熱得發狂，不管自己能幹什麼，我變成了打旗子的宣傳團團員，我一直打旗子宣傳到武漢，後來覺得這不是辦法。別誤會我受不了苦，憑我這一身蠻勁，什麼苦我都吃得了；只是我是一加一等二慣了的，很多事情使我受不了，我想回南洋去，我的父親不贊成，他只匯錢來，叫我『入×』於是我就入×了。我到了這裏，想完成還差兩年的大學教育，或者投考空軍學校；但是你知道，我對於一切科學全外行，那些定理以及什麼名詞全跟我沒緣分。我不大敢去考。於是我用我父親寄來的錢到處旅行。人生不外享受，玩了再說，管不了許多。但是日本鬼子進攻新嘉坡後，我的父親一家人沒有消息，丟那媽，我像從半空掉下來，玩不成了……」

王維實聽着陳軍的南腔北調的官話，笑起來，他說：

「但是現在你好像生活得不錯，又好像結了婚的樣子。」

「慢着，這就要說到小故事了……結婚，在我未找到我的父親以前，我死也不會結婚！」

陳軍又倒了一大杯汽水一氣喝完，看見王維實只喝了半杯，他強請他喝完；一面按鈴叫茶房再拿半打汽水來。

「在新嘉坡打仗那一年夏天，住在××泉迎風樓吹山風，在溫泉池邊，我遇到一個人，這才沒有上吊。」

「一個發了財的熟人罷？」

「女仔！」陳軍突然奇趣的叫着；「一個女仔……你曉得，我游水術是不壞的。我只穿了一件肉色絨短褲衩，我像水蛙似的跳水，她總是斜眼看我，我曉得那斜眼是什麼意思的，我就跳得更優美，游得更像鱷魚……」

「她是什麼人？」

「鬼知道她是什麼人？那時候，我只知道她的斜眼想捉住我，那時候，我只看到她有一雙像水桶的腳臂，鉢子那末大的乳房，竹籬那末圓突的臀部牝馬那末堅實的肌肉……她也真是像一匹牝馬，二十五六歲，高大強壯……有一天早晨，我在溫池游泳，她也在那裏，剛巧只有我們兩

人，我用跳水來跟她的眼睛戰鬥，當我正平伸兩臂，作出最優美的飛躍跳水的姿勢時，她忽然顫着嘴唇嚴厲的教訓我？「你身體這樣好，為什麼不去考空軍？」

陳軍站起身來，又出力的拍了一下王維實的肩膀，仰着頭大笑，用拳頭擦着鼻子。

「嘿！老兄，」你的身體這樣好，為什麼不去考空軍？」這話多有意思？以後所有的故事，全在這句有意思的話裏面了。……我算是本偶奇遇記！」

他不倫不類的，那麼直覺的，將他的鬚鬚，比做「木偶奇遇記」，這使得王維實也發出不容易有的放縱笑聲。

「那末，她到底是什麼人呢？」

「人家的姨太太，」陳軍用不屑的語調說：「一個各方面手脚長，街頭嚇人，專門暗中做大生意的，發了幾萬萬的，將近五十歲的肥豬的第五姨太太。丟那媽，滾鬼！」

「那末，從此她就和你好得很了？」

「她離開不了我，」陳軍頗為厭惡的甩着右手，像去蛛網，「她妖怪似的纏住我。」他邊變了一下：「但她的手頭至少有一千萬。」

「今天她怎麼不來呢？」

「上星期陪那隻肥豬，她的『板凳』飛××去了，並且還要飛××。他們又是去撈一大筆。」

「她不怕她的『板凳』麼？她跟你……」

「她會怕他！」陳軍又興奮起來，「肥豬反而怕她呢！大概他總有什麼陰私給她抓在手裏，這女子是利害的……」

「完全真的。」

陳軍端起汽水一面喝，一面睜着褐黑色的眼睛瞧王維實。

「我的故事講完了，現在輪到講你的了。」

王維實的興緻消失了，沉默着。他沒有出奇的「體遇」可以告訴老同學，他只有勞苦貧窮的生活和憂愁的日子，他想起他的蒼白伴侶。想起他的小烏鴉似的只顧吵吃的孩子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汽水，那冰凍的黃色液體，冷冽的銳劍似的直刺着他胸胃，連牙齒都酸麻起來。他刮燃火柴，吸起五年來不曾吸過的三五牌紙烟。

「抗戰初期，跟你一樣，打旗子到處遊行宣傳……後來就教書……」

「我猜想你教書嘛。那一箇中學？」

王維實鬱鬱的說？

「小學。」

「小學！」陳軍大聲的叫起來，「你教育小學？一個受過大學二年級教育的人，教小學？你

文武全才，文來文行，武來武行，你教小學！」

王維實仍舊靜靜的說：

「小學也必要，基礎教育。我教了四年了。」

「你教小學四年了！」陳軍完全驚駭住了，好像聽了一個最可怕的故事；但立即他的臉部的肌肉顯出不憤和同情相糾扭的顫動，「老王！你在欺侮你自己！小學教員的薪水比不上茶房，這是大家知道的，只有四門絕路，像中學剛畢業的女孩子們，纔會去拿每月幾百塊錢的小學教員薪水。而你却說教小學四年了……你怎樣生活呢？」

「我生活得還好，我一家二口生活得還好。」王維實再次靜靜的說，安詳的吸着紙烟。

陳軍在地板上慢慢的踱步了，好像在自語，細聲的說：

「那麼你結婚了，並且有孩子。」忽然他停止踱步，站在王維實的斜對面，微側着頭，斜眼看定他，高聲說：「是的，你們生活得還好，我相信！我向來一加一等二直說慣了的，現在我也說你當小學教員一家三口生活得還好，你的豬肝色的臉孔告訴我，我相信，老王！」

似乎不是虛偽的做作，陳軍的聲音充滿了感情的波動。王維實的強作鎮靜開始動搖了，想起怎樣爲伴侶孩子計劃買粗布的事情，想起煩瑣的油鹽柴米日常生活，想起冗忙的小學功課，他的心陰暗起來；但他的外表竭力裝作平靜，他換了一支三五牌紙烟，正在思索比較適宜的話預備答

覆陳軍的激動感情，從淡綠色的門框邊悄悄探進來一張嬌媚的嫩白臉孔，並且一種類似黃鸝叫鳴的聲音響動了。

「哈囉，阿陳。」

隨即進來一位身裁頗長的青年小姐，她穿着藍底白色織綢古典花草的薄綢旗袍，不寬也不窄，無懈可擊襯托着她的豐潤窈窕的肢體，她的胸部突起兩個錐圓形的球，那尖端好像要突衣而出，挑逗着人們的嘴唇，她的恰如其度的細腰肢沿着豐滿的臀部直到隱約裸露的愛嬌小腿肚有着極優美的曲線，她穿着雪白的紋皮高跟鞋，淡紅色的髮亮大脚趾甲從鞋尖露出來，像鯽魚那樣俏態，她的兩隻臂膀和手指的關節部分起着醉人的小渦，而她的髮絲如此烏黑，並沒經過電氣的燙炙或人工的捲捫，那末隨意的從耳朵上端到後頸挽成一個燐燐的烏雲半弧形，左鬢上端響了一朵同旗袍顏色一樣的藍絨花朵，一手曲舉到脅際優雅的拿着白紋皮夾，白色的西式短外套放在臂彎，另一手臂手掌微向前張開，嫵嫵的懸垂着……瞬間的印象，她就給人家一種慈嘆，一種震動，一種東方式的最傑出的藝術塑像。她的全身似乎在輻射着光和電，使人的眼瞼擴大甚至於迷惑。

陳軍那末驕傲的向王維質介紹：

「這位是山城皇后林蘭小姐。我的……」

王維實這才從驚嘆最傑出的藝術塑像的忘我境界驚醒過來，他這才看到她的晶瑩的眸子由長睫毛的上下閃動而發出來的微嘆的美，他這才看到她的向他軟軟伸出來的柔嫩的似乎在說「你可以吻它」的手和表情的美，他這才看到她那微側著頭而眼睛看向他的白嫩長圓的頸子的美，以及她那像寶熟胞壳的蛋白一樣膩嫩光澤並且淡紅的臉頰的美，精巧的鼻子，天然紅潤的菱形嘴唇，決不做作的自自然然的優雅風度的美……

王維實的全感覺漲滿了林蘭小姐的美的閃光。美的波紋，美的聲浪。

「哦，哦……」王維實嚙嚙着，當他聽到陳軍對林蘭小姐說：「這位是我的老同學王先生嗎？」

她和陳軍坐在長沙發上去了，在吃着可可冰淇淋，談着瑣門希拉，茜蒙西亞，加萊古拍……：她一口北平話，微笑着，愛微側著頭，態度嫺雅而又似乎不羈，端莊而又似乎飄逸；似乎是玩世主義的，然而當她沉默的時候，眼眸有淡淡的憂悵的暗影；而目，也看不出她對陳軍有虛偽感情的表徵。不久她站了起來，用輕捷而正確的步態走進內室去了。

陳軍細聲的對王維實說：

「如何？」

「一時間我對她還沒有統一的印象。」



「大學畢業生呢。我愛得她發狂」

「那位手頭一千萬的呢？」

「去她的吧，那俗厭的婆娘！」

林蘭小姐從內室出來了，微笑的盯住陳軍，似乎在問，「你在你的朋友面前說我？」陳軍爽朗的笑笑，看了一下白金亮長方手錶。

「六點十分了，我們應該開始節目了。」

王維實站起來，向主人告辭！

「我要走了。」

陳軍嚴厲的看定他：

「誰會讓你走？」

「我還要買書。」

「今晚你必須住在這裏！」

王維實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麻紗背心和短西褲，覺得不便再說了。而此時陳軍已走近內室的門邊，在同他招手，他走進去，陳軍給了他一件白綢襯衫，一雙光亮的黃色紋皮鞋，和一雙黃套襪，他祇得穿上。然後他們重新走到外室來。

「我們去吃晚飯罷。」陳軍對王維實說，又轉向林蘭小姐，「你看怎樣，阿蘭？去××俱樂部。」

「我隨便。」她說，加上一句，「我隨王先生的意。」

王維實慌忙說：

「我沒有什麼，我沒有什麼」

他們坐上臨時僱的洋車。

#### 四

傍晚的山城市中真是美麗的，豪華的，狂亂的。高貴的紳士淑女們從高樓大廈從山莊別墅出來了。修飾得像金銀國的電影明星，坐在小汽車上或包車上，馳向歡樂的宴會和刺激的娛樂場所，或者挽着手臂迎着晚風與華燈在街頭散步，談敘着幸福的夢和人家的祕密。公務員們職員們從辦公廳從陰暗的「家」走出來了，似乎憂愁而又輕鬆的徜徉着。寒酸流浪者失業者，寂寞的躑躅着，好像已失去了感覺，木然的移動着脚步。有閑的獨身漢們，用全部生命力獵狩着青年女性的倩影。公共汽車老虎似的咆哮着奔過來奔過去，散佈着窒息性的濃黑烟陣；那一座高聳在十字街頭的灰黑建築物有如憂鬱的巨人，沉默的面對着華麗的百貨商店和雜雜香香的蟻聚蜂的人流：

王維實坐在洋車上，感覺複雜而紛亂。他好像第一次看到與聽到這城市的複雜色彩。複雜形象，複雜聲響；他好像沉入在這複雜色彩形象聲響互相捲滾起來的急流中。他昏眩了。

他們走進一家最著名的餐館，但不走進樓下的「十五桌」的餐廳，而走向後院的「俱樂部」的樓上雅緻小餐室去。電扇開動起來，新鮮的瓶花送出香氣，淺綠窗簾舞蹈着，涼爽的皮沙發張開彈性的胸臆迎接着。十分鐘左右，第一流廚師的傑作，那豐盛榮耀與飲料，就互相誇耀擠在一張綴着繡藍花的白台布的小型圓桌上面了。

陳軍拿起一瓶用白鉢旋轉蓋子旋住瓶口的上等 Whisky 對王維實說：

「喝點白蘭地吧。」

「你知道我不會喝酒的。」

「這五六年來還沒有學會喝酒麼？今天無論如何請喝一杯。」

他旋開白鉢旋蓋倒給王維實一杯。這白色的高貴飲料，有着濃郁的芳烈

「阿蘭小姐也喝白蘭地吧？」

「不，」林蘭小姐露出一列細珠似的潔白牙齒，*Wharons* 更使我喜歡。

陳軍順手在桌上拿了一瓶純黑的酒瓶。他倒給「山城皇后」一杯。這飲料的氣味是甜冽的。

「這是葡萄酒。」他轉向王維實，「你也請一杯。——真正的外國貨呢。」

王維實奇異陳軍的風度，這直覺的「陳鐵牛」，現在完全像一個外國紳士，這樣優雅，這樣英俊，跟下午直着嗓子暢談時的粗野風度正好是一個鮮明的對照。但使王維實更奇異的是盛在江西大瓷盅和盤裏的各種名菜，那清炖香蕪嫩鷄翅膀，如此嫩滑鮮美，就像……簡直無法形容，他只覺得這決不是他日常所吃的南瓜可以比擬的。那明爐蒸鷄，如此膩軟而香，放在嘴裏，只要輕輕一嚼一嚥，它就那末順適的向腸胃旅行去了。（這自然也不是他日常所吃的南瓜可以比擬的。）那八寶蒸鴨，那鮮肝湯，那蟻鼓蹄膀，那薑刀魚，那爆蝦仁，那炒魷魚，即使那雪白如珠的山米飯，無一不是珍品，無一不是刺激胃水直湧的珍品，他面對着這些珍品感到奇異，吃着這些珍品感到奇異，好像在參加着神話中的「仙宴」。然而，奇異之中更奇異的，他看見陳軍同林蘭小姐，對這些奇異珍品毫不感興與詫異至於無視，他們只稍稍啣點湯，飲着維士其，或維夢士，吃着加晶糖的稻香米稀飯。——世間還有什麼比這更奇異的嗎，當別人吃着秕子臭米飯送南瓜的時候，自己面對着名菜珍品而不感興趣？王維實睜着詫異的眼光看他們，覺得難以解釋。後來他才豁然大悟，才像苦思的科學家突然瞭解了定理一樣，在心裏下結論：

「他們長年長日這樣珍品雜陳的吃着，當然不感興趣囉。」

但他立即感到這「結論」又是怎樣的平凡和可笑。他忽然明確的感到自己是給過多的窮困生活日子壓壞了，使自已變成了一個「少見多怪」。

在這山城裏，要吃什麼有什麼，陳軍吸着三五牌紙烟，平淡的說，「不過呢，材料全是蹩腳的。」林蘭小姐用白餐布抹抹天然紅嫩的嘴唇，同樣平淡的說：

「烹調方法也不高明。」

「是呀。」陳軍同意着說，「這山城的餐館，沒有名廚子，××的餐館廚子要高明多了。」他們喝了沙治汽水，白衣侍者奉上賬單，陳軍稍稍一看，掏出支票。王維實佯裝平靜的走近去，看見陳軍寫了七千五百元。

——七千五百元一頓飯！他幾乎喊出聲來。

陳軍將支票交給侍者，平淡的吩咐：

「那兩瓶酒給你們。」

「謝謝，陳少爺。」侍者鞠躬。

主人的興緻絕好，繼續進行他的「節目」，提議去聽某名角的全都玉堂春。林蘭小姐沒有意見；雖然剛在××電影院上映「鳳求凰」更中她的意，雖然她還有一個刺激的夜會須要陳軍陪她去。她是聰慧明達的，她知道，陳軍正在用全付熱忱招待他的老同學，不能稍為拂逆他的興緻的；而且作為社交界的一個傑出的選手，她是懂得在某種場合採取某種使人愉快的態度的。另外，她也許愛着陳軍呢。

而那位尊貴客人，現在穿着主人的白綢襯衫的王維實，却已經十分疲倦了。今天由鄉下進城，走了六十多里的山路，下午意外的碰到老同學，暢談了那麼久，各人狀況已經相當明瞭，興奮過去了。同時喝了過度的汽水，吃了過多的油膩食物，乾枯的腸胃受了壓迫，似乎有些不舒服。現在，他所要求的是休息睡眠，使精神體力恢復，明天買好書籍文具粗布，趕路回鄉下準備上課和照顧家。回到家，他有點不安了，他在這裏吃着山珍海味，伴侶和孩子却在家裏吃那粗飯南瓜

「哦，還要聽戲麼？」他說。

「×××的王堂春還可以一聽。」

「王先生，就叫阿陳陪我們去罷。」林蘭小姐嫵媚的睜着黑珠子樣晶瑩的眸子對王維實說。

顯然她是在支持陳軍對客人的熱忱。他不好意思拒絕了，只好同他們去戲院坐坐陳軍經常包定的最好位子裏。那令人頭痛的古色古香的全都王堂春直到午夜十二時才演完。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他好幾次差不多打瞌睡了。林蘭小姐好像不大感興趣，但她是過慣了夜生活的，夜越深她的精神越好，而且更加美麗了。陳軍則完全沉緬在歌舞聲中，戲園子的氛圍中。人的嗜愛不能從性格上去理解，粗野直覺的陳軍，却如此的嗜愛令人頭痛的平劇。

## 五

從戲院出來，吃了夜點，回到××招待所，各人洗好臉，已近午夜後一點鐘，林蘭小姐留在寢室不出來。讓出時間給這兩位老同學暢談，王維實疲乏得栽倒在早就預備在外室一角精緻潔淨的小鐵床上了。但是精神飽滿的陳軍却又吩咐侍者送來冰凍西瓜，汽水。坐下來，正正經經的對他說！

「現在我們來正式談你的問題罷。」

「談我的什麼問題？」他有點訝然，疲倦給驅走了一半。

「你的職業問題呀，生活問題呀。」

他噓了一口氣。爲了自尊心，他平靜的答道：

「我的職業還穩定，生活也還過得去。」

「老王！我不是跟你開玩笑，你聽我說，」陳軍的赤紅色的臉孔更正經而誠懇了，「小學教員的生活到底好不好，我們不談它吧，反正我們知道就是。我們是老同學，同系同寢室兩年多，你的爲人，我向來佩服。這不是當面捧你，我心裏有數。」他咽了一下粗壯的喉管，「我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是，除了運動。新嘉坡失陷，我的父親消息沒有，誰知道將來怎樣呢？我過着沒有根

的生活，也決不是辦法……」

他停下來燃紙烟，臉上有一抹暗影。他倒說了實話。這才引起了王實維的注意，他聽他再說下去。

「所以，去年冬天我搞了一個××貿易公司，她也有股子，（王維實知道，「她」是指某五姨太太）去年底結賬，倒撈了八九百萬。但我這個人對商業完全不行，請了一個經理，看樣子，怕靠不住。今天碰到你，再好不過，」陳軍頓了一下，又繼續說，「想偏勞你主持××貿易公司。老同學，不怕直說，月薪暫定九千，家眷生活費由公司負責。我打算最近，」陳軍漸漸興奮起來，滿臉閃着紅光，「這裏的總公司調整後，再在××設分公司，一切由你經理，必要時你到×××去，我們有好的關係。到本年底或明年上半年，我們至少撈它千把萬。這完全是等我們去拿的錢……老王，你覺得怎樣？……這是事業，無論如何，你總得給我幫忙……」

第一個湧上王維的實心裏的感想，是「這小子吹牛！」但一轉想，又覺得不盡然。正如他對這位直覺的人物的理解，也正如陳軍自己所說的「我這個人是一加一等二直說慣了的」一樣，這大概是實話。以陳軍與那位「利害的女人」的奇遇關係，再通過她所可能有的其他「關係」，則陳軍所談的××貿易公司，以及撈它千把萬的計劃，實在是無可懷疑的。「一切由你經理，月薪暫定九千，家眷生活費由公司負責」，此刻這才像雷似的震動着他的腦神經。倘若他答應「幫忙



「他，他不就是從此登天，高高在雲端上面從這裏飛到××，再由××飛到那裏的飛來飛去了麼？然而還在「氣魄不大」的他看來，又好像有些荒謬，有些可笑。而且，如所有在教育界呼吸清苦空氣的「教育匠」一樣，對於只顧使自已肥胖的行爲，總不至側目的，不管性格如何，或怎樣貪財，總覺得爲理智所不容的，尤其在目前戰爭時期。現在王維實就這樣隱約的感覺着，雖然他是給窮苦壓彎了背脊，爲了計劃買伴侶孩子的粗布衣料，省下坐轎子的交通費，勞動自己的腳來回走一百多里的山路。

他沉默着，用手摸他的雜亂的棕黃色鬍子，作爲掩飾自己的波動的矛盾心理。

「你覺得怎麼樣？老王，這是專業。」

陳軍焦急的等待他的答覆。

「這在我很……很難說。」他有問題困難的說。

陳軍似乎有點失望，皺了幾皺濃黑的長眉；但隨即在赤紅的臉孔上顯出確信的微笑，他站了起來，摔掉紙烟蒂子，用右手按着王維實的肩膀，愉快的說：

「好，讓你考慮考慮，明天答覆我。」

他走進內室去，只幾分鐘又走出來，那末平淡的塞了一張紙頭在王維實的灰布提包裏面，好像塞了一塊紙包糖。然後又站在王維實眼前。

「你累了一天，現在請休息。但是希望你明天有好的決定告訴我。看在老同學的面上。」於是他的轉身走進內室去了。

大概午夜後一點多鐘了吧。空氣這樣沉靜。從內室傳來林蘭小姐的細聲音：

「現在正是夜會興緻最濃的時候。今夜是野貓夫人主催呢。——我這來約你同去的」

「要陪老同學，他是我最好的同學呢。」這是陳軍的次中音，「難得今天碰到。」

「我也這樣想。但是今夜的夜會，野貓夫人預備有點精彩的節目呢，而且有場面不小的合舞呢」……

內室的電燈熄滅了。

## 六

王維實已經躺在小鐵床上，夜閉着眼睛反復的考慮他的問題。他先細細的分析陳軍所說的話，如當時聽到後所感覺的一樣，頗像吹牛；但經過再分析一下陳軍的地位與為人，覺得又不像說慌。最後他確信陳軍並沒有騙他。那末，他是否應該幫忙呢？為老同學的「專業」，無疑義的應該幫忙；其次，為改變他寢生活，使自己一家人生活得好些，他也無拒絕幫忙的理由。他這樣的反復思考着，以致腦神經漲痛。在疲乏的朦朧中，又似乎覺得有一種聲音在他的耳邊響動；這聲音好像從他的內心發出來，愈來愈響亮，一如雷鳴；不久這雷鳴又變成發射光芒的電炬，在他的

眼前明燭的映出「發財」，「奸商」，「罪人」，這些在他平日看來不名譽的字影。這字影像見於銀幕上的卡通，直擲人心胸，而使神經麻痺。他的頭部昏眩起來，沉重起來，夢囈似的喘着，「我不能做，不能……但我要生活得好一點……我不知道，不知道……」於是他覺得自己好像冉冉的沉落在一個無底的深淵裏面，漸沉漸深，似乎連呼吸都窒息了；但十分突兀，一下子他又覺得自己浮仲上來，愈浮愈高，直到彩雲繽紛的天空，而且好像坐在汽車廂似的飛機裏面了，而且在附近坐着他的伴侶和孩子，他們穿着天仙樣的彩衣，像是貴夫人與闊公子，臉上泛着玫瑰色，手裏拿着精美的糖菓；而他自己的臉部也泛着玫瑰色，穿着華貴的白西服，手裏拿着精美的糖菓。於是，他笑了，感到無上的快樂和幸福。但就在這時，前面突然奔來一團烏雲，閃着怕人的電光，在電光閃爍下，隱約有一羣拿着雪亮的大刀的赤膊的人，好像劊子手，隨着烏雲直向飛機奔過來，奔過來，奔過來了，於是一聲震動宇宙的霹靂，飛機像一隻受傷的老鷹，向烏雲不見底的深谷墜落，墜落，又一聲巨響，飛機碰碎了，而他也碰碎了……

他恐怖的張開眼睛，從小鐵床上驚坐起來，摸摸額部，流着水樣的冷汗，心劇跳着。環顧全身，一切依舊，電燈亮着，「唔，這是夢，一個可怕的夢。」他側耳靜聽，從樓梯上傳來響亮的嗚嗚的皮鞋聲。「剛才的巨響，就是這個聲音嗎？」他想。正想再聽下去，皮鞋聲已響到門邊，門陡的被有力的旋開，走進來一位高大的女人。

王維實迅速向她的臉部看去，正碰着她的細長眉下的疑惑的大眼睛。隨即她轉過頭，挺起豐滿高聳的胸部，舞動着竹籬樣的圓突堅實臀部，走向內室，就像走向她自己的寢室那樣熟悉。這時王維實才清晰的看見她穿着黑綢短袖旗袍，手臂搭着黃色海絨秋外套，頭上戴着黃色西式女帽，手裏提着精緻的黑色旅行小皮箱。

她推開門走進內室去了，電燈亮了。

「半夜三更還有女人來找，小陳這傢伙。」王維實想，重新躺下去預備再睡。

「小陳！我回來啦。……睡得這樣早！起來！」

王維實聽見剛才走進內室去的高大女人的類似男性的洪亮聲音。立即像觸電似的，他想這許是那位某五姨太太，那位「利害的女人」。他替陳軍担憂了，林蘭小姐在內室，剛剛給她碰見。他尖銳起神經，期待着那將要發生的事發生，果然很快的他就聽到那高大女人的暴怒的吼聲。

「好！你乘我去××軋餅頭！并排睡在床上！……噫，我以爲是話，原來是你這個妖精呀！

……好！你軋餅頭！……」

於是王維實聽到拉扯的響音，肉和肉相擊的嘩啾之聲，同時聽到陳軍的咆哮：

「你給我滾出去！」

「你敢叫我滾嗎？你還光棍！……你，你，你這妖精！你，你，你……」

這是咬牙切齒恨得想吃人的商聲，大概她在找林蘭小姐發洩憤恨了。

「你抓她的臉？」陳軍的吼叫聲，接着是打耳光的聲音，「給我滾出去！」

「你打我！你這禽獸！滾，滾！」好像在互相拉扯着了。王維實本能的想進去勸解，但是這類事情勸解不得，而且他們的關係又是這樣離奇古怪。

林蘭小姐從內室出來了，白嫩的脸頰上燃燒着紅光，但態度還是冷靜的，而且更莊嚴了，在兩手指掠抹鬆亂的髮絲。

「你逃走，有臉的不要逃走！」

高大的黑衣女人從內室趕來，隨着陳軍也趕出來。她雙手蟹爪似地箝住兩腰，母牛一樣喘息着，站在林蘭小姐面前：

「我們講道理！」

林蘭小姐輕蔑的掀起紅嘴唇，並不理睬，臉對向陳軍，用平靜的聲調說：

「阿陳，再會。」她輕捷正確的走向門邊，又回過頭來，微笑着：「我瞭解你，阿陳。」當她轉過臉去的時候，眼睛裏好像流下兩滴晶瑩的淚珠。

她走出門向樓下走去了，

高大的黑衣女人移動了一下腿，似乎還想趕去；但她發現了王維實的存在，好像發現了一位

公證人，她走到他的鐵床前，訴說着：

「請你先生評評理，我這樣的爲他」，她甩甩手指指着陳軍，「他竟沒有良心的軋餅頭，你評個理，這對不對。」

王維質愕然，他想不到這奇異的糾紛竟會臨到他的頭上來，而且間接這樣突兀，這樣沒頭沒腦，這樣粗俗。他張着口，直着眼，一句話說不出，連苦笑都沒有。

「你評評理，乘我去××偷軋餅頭，這對不對不對。」她再次粗俗的對他說，「我這樣的爲他。」

王維質只有愕然。高天的黑衣女人得不到回答，有點生氣了，板着嘴說：

「你這人是木頭！」

她坐到藤沙發裏去了，大眼瞪盯着咬緊牙齒站在南窗下的陳軍，好像氣消了些，對他諷刺：

「想不到吧？我回來了，飛到××，放心不下，讓『他』自己去××××，我就回來了，剛下飛機……多寫意呢，軋餅頭，剛剛碰到。想不到吧？我——回——來了。」

她拉長嗓音唱歌似的說着，諷刺着，盡量的發洩她的嫉恨，但站在南窗下的陳軍仍舊緊咬着牙齒，一句話不說。大概他聽透了。她盯着他的健壯得像黃牛的身體，盯着，盯着，忽然怨恨的顫着嘴唇哭訴起來：

「我這樣的爲你，沒良心……你說用你的名字存銀行幾百萬就存幾百萬，誰做生意就做生意，那一樣不依你，連那套套我都不管，我憑什麼這樣的爲你？沒有心肝，……我還不是爲我們兩個下半世過快樂的日子，你竟……打我，罵我滾……噢噢，媽媽啊，媽——媽——啊……我命苦，遇到沒良心的——人……」

她哭訴着，健康紅潤的大臉龐上滾着淚珠，陳軍似乎聽得不耐煩，也許是還有其他原因，走進內室去了。他瞬着淚眼盯着他進去；於是她也就站起來跟着進去了。

斷斷續續的訴說還從半掩的門邊傳進王維實的耳裏，摸約有十分鐘，突的聽到她的笑聲，和「死鬼」的嗔罵；又聽到陳軍的帶鼻音的笑和「你快洗澡」，再摸約十分鐘，內室的電燈熄滅了，隨之而起的是放縱的嬉嬉聲浪……

這一切都以那樣粗俗的動作，那樣放肆的話句，那樣醜怪的嘴臉表演着，王維實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聽覺與視覺；然而，這是事實，活生生的擺在眼前，活生生的聽到看到，使他無法懷疑。他們互相罵着「禽獸」，互相撕打着，但又那末快的互相嬉嬉着，放肆的連房門也不關。好像污穢的狗類，剛剛死命咬鬥，忽又追逐起來。王維實渾身生起雞皮了。他細細的想一下，從下午到現在深夜，他像走進一部醜惡的電影裏面。他看到王維實伸手向淫穢的人家的「五姨太太」要錢揮霍，過着奢侈放蕩的生活；他看到那位高大健壯庸俗的異衣女人，顫着高聳的乳峯，向一個

會婪的肥胖老年奸商要錢，拿來收買淫樂，而那個「肥豬」則戴着人的紳士面器，用着鬼計和陰謀四處掄錢，吸食人們的血肉，使自已肥胖得有一噸重，到處排洩着奢侈淫穢的細菌……這一連串具體的感嘆與活動的形象，使王維實像患了惡性瘧疾一樣，全身發抖了。

「這是無恥！」他喃喃着，「這是罪惡！而我……」想起下午和晚上所吃喝冰凍飲料，昂貴的外國白蘭地、豐盛的菜餚，是淫穢無恥罪惡的交換品，他感到連腸胃都翻攪起來。他激動的驅視全室，覺得充滿着凍人的無恥空氣，內寢室的男女鼾聲增加了這無恥空氣的重量。他呼吸有些困難，頭暈，心燥，發燒

「我不能留在這裏，」他告訴自己，「我必須離開這裏。」

他從小鐵床上下來，穿上自己的綠布制服，從床下取出灰布提包和油紙傘（這是茶房給他安頓的），扭開門，走下樓，像逃出地獄似的逃到街上去了。

夜風是清新的，他抬頭看看烏藍色天氣的星羣和下弦月，深沉的呼了一口氣，覺得心情鬆弛了許多，激動已過去了，作怪的他開始有些滿意剛才自己熱病似的激動。「何必這樣呢？」他想，「老陳對自己的感情並不壞的。」於是他想起陳軍的直覺而誠懇的赤紅臉孔，以及他對他所說的話，「一切由你經理，月薪暫定九千，家眷生活費由公司負責。」他的心一震，好像有一隻魔手抓着他的頭髮。「這是一個機會，但是……即使不辭而走，也應該留一個地址給他，若同事



……」似乎頗有點懊悔與歎仄，但立即感到羞恥，他以剛才的激憤與強調的不信任來保衛自己，「老陳是吹牛，即使……總之我不能……」他想起自己做的墜飛機的惡夢，搖搖頭，「我不能，總之。並且他們的生活是污穢的……」他重又感到心境平靜了。

「先生……」一個花衣服的女人從牆角的暗影裏閃出來，看了一眼他的灰布提包，又閃回暗影裏去了。

「可憐，」王維實對自己說。「可憐。」

忽然他想起陳軍塞在他的灰布提包裏的一張紙頭，他驚駭了。莫非陳軍有什麼陰謀麼？他急向提包裏找出來，打開來在路燈下一看，是一張××銀行的支票，上面用自來水筆寫着壹萬元！「他用錢收買我！」王維實慘笑，「這是作惡的錢，污穢的錢……」他很想將這張一萬元的支票撕掉，或送給那站在陰暗角的女人；但他沒有這種「大氣魄」，（他是一個性格平庸而頗正直的貧困的小學教師啊。）同時陳軍的赤紅臉孔又湧上他的腦際，他祇能揮着支票慘笑。

許是將近午夜後三點鐘了，距離黎明還有二點鐘，這不長不短的時間距離，在疲倦了的夜行人是艱難的。王維實走在冷寞的街上等明天買好學生的書籍文具與伴侶孩子的灰布就回鄉下去。他走着，提着灰布提包，夾着油紙傘，想起從下午到現在的離奇遭遇，感到脚步異常的沉重……



# 失眠

星期六下午，當羅維基正在「文藝之家」的宿舍里，準備用「睡」來忘記現實的時候，他的靈魂的責難者——如他自己所說——沈靜小姐的信，像一隻靈巧的白燕似的飛到他眼前來了。

「好的：星期日上午我進城來看你，」她這樣親愛的寫道，如同在他的耳邊細語，「我想，這一次你一定不會用失眠的蒼白臉色接待我的，並且，你一定可以將這一星期的寫作成績讀給我聽的，」於是像往常一樣，她加重語氣，「我有理由相信，我的基決不會使我失望的……」

羅維基坐在床上，將兩隻腳放在棉被里面，讀着這一封信，他的由於思想過多同時或者由於睡眠過多的蒼白臉孔上浮出苦笑，略帶疲憊和紅絲的眼睛似乎羞怯的隱視着，彷彿他的靈魂的責難者沈靜小姐已經站在他眼前，彷彿他不好意思面對着正視她一樣。

「她是對的，」他想，「她的由衷的熱誠和正面的責難。」他搔着頭髮，「但她也得替我……」他自覺為難起來。不能再想下去，他知道，即使他用「我生活在這充滿着滑稽到可驚程度的故事的空間里面，感受如此龐雜，心境上奔馳着犧牲們的蹄子，空氣惡毒可怕，我怎能能有心緒寫作呢？」作為辯詞，沈靜小姐的眼眸也會比語言更明朗的答覆他「你的毅力呢？」的。以前當他向她辯解着寫作困難的時候，他常常遭受到這可悲的失敗的。

「明天她進城來了……」他帶着近似甜蜜，又近似終歸將不負被「無言的責難」的心情，從床上起來，在房子裏來回的踱步，他瞟了一眼D和E的床，他們似乎睡熟了，靜靜地沒有聲息，他想，現在正好寫作，無論如何還是坐在桌子前面去強迫自己寫一點罷，有多少在內心孕育着的思想感情事件和人物求着表現，只要耐心坐下來，拿筆，它們便會那裏性急的走到原稿紙上來的。是的，他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他有過這樣的「寫作經驗」的。

他坐下來，如以前幾十次的情形一樣，他坐下來，面對着窗外沐在冷雨里的一株凋零了葉子的槐樹，拿出原稿冊，翻開只寫了四五頁題名為「商戰英雄」的短篇小說稿，他讀着它，思索着它，於是，所曾經強烈要求表現的主題，人物，故事，環境，一一的回到他的記憶里來。他彷彿看到一位可以代表一種類型的，手脚長，靠山硬，所謂有「特殊勢力」的人物，像見於日常坐在自備轎子上面或小奧士丁里面的，出進在第一流的粵菜館冠生園或第一流的川菜館九華源的，有着高做的眼睛和貪婪的嘴唇的人物；他彷彿看到這種人物，把他的親戚契友組織成一支獵財的隊伍，在可憐的抗戰經濟商場上興風作浪，而他自己任總指揮，但不出名，鏗在一種堂皇的名義下面，在義正辭嚴的說「大道理」。羅維基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筆似乎正在描繪着這種「英雄」的五臟六腑以及他的奇臭的靈魂；但他彷彿看到那「英雄」的長得可怕的手，令人無法相信的長手，突然攥住他的筆，並且吆喝着：「不准寫！」

羅維基如同吃了一驚，不斷的閃動眼臉，隨即沈重的嘆息着；他想，他強烈要求接觸「英雄們」的靈魂，而客觀上却有所「不便」，即使諱蜜似的勾一幅素描的輪廓也似乎還要再三考慮的；他想，在這種情形下面，作品怎樣能夠達到深度和寬度呢？作品的生命又在那里呢？在固定的範疇里面唸唸有詞的所謂「作品」又有什麼價值呢？他合上原稿冊，霍的站了起來，對着窗外的槐樹嘆息道：

「如其說謊，倒不如沉默。」

他在房子里來回踱步。漸漸感到腦子脹痛，似乎有萬千根針在那里交互的刺戮着，並且逐漸感到腿酸，肩胛骨疼，如同往常一樣，他重重地把自己拋在床上，他是有這種癖性的，每當他煩悶或受刺激的時候，他大抵向床上一倒，閉上眼睛，企圖以一睡了之。

但睡也並不是容易的，即使凝神靜氣近乎死人般的躺在在床上，而腦子仍然是清晰的，並且起伏着可怕的思維浪濤，有如海濤的洶湧，似乎立刻就要將他淹沒窒息；於是，他全身躁熱，雙頰通紅，微微喘息，同時喉部作癢，好像要噴嚏，然而卻沒有；於是他祇得再起來，重新在房子里來回踱步。

如所有的文學工作者一樣，羅維基是善感的，容易接受外界的刺激，從而儘可能的使他自己生氣，煩躁，悲哀，以及憎恨；他底這種「毛病」也許是神經質的人所共有的；然而這還是表面的

看法。主要的是他有着陽似的健美的思想翅膀，和熱中於朝向太陽歌唱，即使在稍為比較人性的場合也會發出最爽朗的笑聲來的熱烈的靈魂。爲了這個緣故，文學成了他的事業。他是在服務於「大我」的前提下來從事他的專業的，但唯其如此，事業的路子是艱難的，而真酸硬的「文人之路」又是可怕的，倘沒有堅忍的毅力，倔強的性格，寬博的氣魄，是不容易走得通的。甚至一下子就會跌倒而戴上「癡節者」的帽子的。羅維基瞭解這個，經當地，他在戰鬥狀態中，而靈魂則有如萬年的燃料在時刻的燃燒着。

他來回的踱着，看看窗外，冷雨下得更密了，那是怎樣細密的冷雨，網似的墮降着，揮灑而淒涼；於是，突然一種強烈的慾望襲擊他，很想盡情的賭博或盡情的喝酒，甚至跑到空曠的地方去對向天空呼嘯。

「大夢誰先覺，

生平我自知，

冷房冬睡足，

窗外雨淒淒。」

他聽到同房的D已經醒來，在吟哦着他所讀改的「四一榻」，一邊打着呵欠，一邊摸火柴和土製的呂宋烟。這是一個青色臉孔，愛說反面話，極端吊兒郎當作風，各種小嗜好同他的雜文一

複雜的雜文家。他點了烟，望向窗外，對羅維基說：

「這樣冷雨天氣，豪富有福了，鋼絲床，女人，電爐……」他突然轉向話語，「今晚該又停電罷，你不以為？」

「誰知道呢？」羅維基憤恨的說：「續豎用電爐來享受自己的王八蛋多得很！」

D 奇趣的笑笑，想起在報紙上請求節省用電的廣告中的「大概用電爐者頗多」的謔語，他接連的說了幾個「有趣」。

「自然『有趣』啦。」羅維基說：「我們這城市具有許多事情是全世界第一『有趣』的。」

「但我以為還不够『有趣』到極致的。」

五 這樣說。他早醒了。近來他也常愛說反面話。他是一位來自鄉村，熱愛泥土氣息，唱着「泥土之歌」的農民詩人，前三個月他離開了生活將近五年的前方，到來這『有趣』的城市；起初他被這城市的各種奇趣風景所驚唬，幾乎不相信他的感官健全的，於是逢着女人，他憤激的訴說着他的親感：

「我穿了泥土加汗臭的軍服，從前方到了這里，人家用驚奇的同時是鄙視的眼光打量我，彷彿我是一個怪人……三個人抬一個，將人家的肩頭鋪成自己的路，還是什麼話！流線型的汽車坐滿波浪式頭髮的婦人；走到茶館，客滿！走到戲院，客滿！走到旅舍，客滿！走到飯店，客滿

到處都是客滿！所看到的只是笑嘻嘻的自私的嘴臉，和無恥的淫穢的眼睛；試問這和戰前的天津，戰前的上海，戰前的任何一個都市有什麼不同呢？……」

於是E恨恨的磨墨，揮着他的熟練的筆，將他的觀感，透過燃燒着的熱情，寫成詩章，向這城市宣讀；然而，E的血淚完全浪費了，一點兒都沒有反應。這城市却是照舊一天一天越發「有趣」下去。

當時羅維基曾經用着似乎大澈大悟的語調對E說：

「你還有類似痛哭流涕的寶貴感情對這城市；我呢，現在不單沒有痛恨，沒有憤懣，沒有悲哀，甚至連牢騷也沒有了。」

自然E不以爲然，說這是「麻木」；但現在他也「無言」的安靜下來，除了額門上好像增加了些皺紋而外，在說着適合時宜的話：

「我只能實行「健康第一」了，吃點，喝點，玩玩，或者睡一下子，使自己的靈魂在半睡眼狀態中安靜……」

羅維基咬咬牙，說道：

「這才適應這「有煙」的城市呢，咱們是同志了，傢伙！」

他大笑，以至眼睛都潤濕了。



「但我們這樣『有趣』下去，」E說，「恐怕要發霉罷。」

「當然要發霉的，」D接着說，用了一句名家的警語：「在鐵鏈與鐵砧之間討生活是痛苦的。——既要發霉，又要不做『烈士』。」

D的青色臉孔上有一抹冷笑。彷彿頗爲陰險的樣子，繼續說着他的反面話：

「其實介在澈底與糊塗之間也未始沒有好處，——簡直大有好處的；若成爲『烈士』。則被譏爲『生命的躍進，必然的發展』，否則呢，不外落得平淡的批評『他的意識本來就是糊塗的。』這是如何佳妙的中間地位，你們不以爲然？」

D吸了一口土製呂宋烟，臉上仍舊帶着一抹可怕的冷笑，而他的話則好像是不吉祥的謔語一樣。

「至於『正義感』呢，D說，「是磨折自己跟自己爲難同一義語的，你們不以爲然？」

D再吸了一口葉子烟，蹲在床上，雙手放在膝蓋上，冷笑着。他這種作風，就像他的雜文。

羅維基感到自己的每一顆神經纖維都在顫抖着，因爲D的這些「謔語」是他早就體驗過而祕密地寫在日記里面的，作爲自己心境上的不吉祥的梟鳥的叫鳴而保留下來的，而他是經常和這種「謔語」或「梟鳴」作鬥爭的，在內心生活上。現在D公然說出來，這是如何可怕的一種共同感覺呵，而且這感覺是如何微細和複雜呵，難道這就是時代氣息，不幸的知識份子的命運麼？

這裏，他想起他的幾位同鄉，那些在十三四年前，企圖一脚踢翻世界，從而重新改進一切。叱咤風雲。時代的前衛者，現在却在主張着中學生必須讀經纔是真正教育之道的人物來，知識份子一與時代的脈膊脫節，一與歷史的軌道脫節，就會演出如此可悲的角色，莫非他也將走上他們的凍結然而自命「正確」的路麼？他和他們的命運是共同的麼？

「你說這些話，不害羞麼？」羅維基憂悒的蹙着眉毛：「你的頭腦難到這種程度，當心有一天你會意識的走進地獄里去。」

「你竟罵人了，」D說，「我的小說家，事實如此呀。」但他也愁苦的皺起眉頭，「也許我們對日已太過於苛刻了罷？」

「實際上，任何問題，太過明顯露骨，則容易露出不潔的一面，」E插入說，雙手套在手袖里，「我們都瞭解知識份子的命運，及其應走的方向，唯其這樣，纔時刻的把自己當成薪炭，不斷的燃燒，直到毀滅了自己！」

E也激動起來，他的眼淚也似乎有點潤澤。

時代日報的副刊編輯F走了進來，他談了一些這幾天纔發生的「笑話」，例如自己不做，別人做了，就嫉忌，就破壞之類，便開始提議買乾酒和花生米，於是不上十分鐘便吃喝了起來，F和D是酒徒，常常愛喝一兩杯的，現在他們喊着「四喜財」了，羅維基聽着他們猜拳，忽然狂叫

道。

「來！我也跟你們猜！」

但結果他失敗了，被罰喝了兩口乾酒。

這時突然走進來一個烏黑的影子，還是二十五六歲的青年，菜青色的臉孔，雙唇厚而向上翻起來，他穿着單薄的黑布夾制服，草綠色單褲，破了的粗布鞋，他走進來，儂促如一匹怯生的野貓，他是來找E的，但他看到時代日報的副刊編輯F，菜青色的臉孔突然泛濺起紅色，而且那末狼狽的訥着舌頭向E說了一句不清楚的話就逃走了。這是很奇異的。羅維基和他見過幾次面，他知道是和E認識的，名字叫傲石青。

「他有什麼事」，他問E，「這樣慌張？」

E看了時代日報的副刊編輯F一眼，說道：

「石青會投稿給時代副刊，若F把他當作一般的投稿者，在啓事欄里說，他的稿子不擬採用，這就是剛才他逃走的原因。」

F抱歉道：

「我不知道石青認識你呀，倘使稿由你轉交不就沒有這誤會了麼？」

D刀子似的插進來：

「人家也有自尊心，即使文藝青年」。他青着脸說：「他以為你的時代副刊是時代的前驅，可以在那里發聲的，而你公然給退稿！」

「這沒有法子囉」，F辯解着，「一則不認識，二則水準問題，這怪不得我……」

羅維基感到大的激動，他替石青悲哀了。他知道石青的遭遇的，一個中學國文教員，由於「正義感」，愛講點不和歷史相違反的道理，因之遭了嫉，本年暑假以後就失業了，從此他躑躅在這山城的街頭，寄住在友人的房子里，職業不能解決，企圖寫點文章換些生活費，也許有過以寫作為職業的希望。但他遇到如此可悲的待遇。羅維基想，他的靈魂一定是深深的受了創傷的，在同一方向的人們中間他都無法得到溫暖，反而好像遭到了打擊，這在稍為軟弱的青年人大抵是不能消受的。

「這是一種刻骨的悲哀啊！」

他忽然有一種衝動，他戴了帽子走出去了。他走在冷雨淒迷的街上，給豪貴的汽車的輪子飛濺了一身的污泥，他走在石青寄住的地方，他摸上危險的樓梯，問一個中年男子石青是否住在這裏，給惡聲惡氣的答覆：「不知道，這裏沒有姓石的」！這很明白，石青寄住在這裏已經被厭感到難以忍耐的程度了。

「他怎樣生活呢，在這寒冷的多天？」

羅維基走在糜爛的馬路上，已經是快天晚的時候，馬路兩旁的飯館在呼喊著和敲著鐵杓，而在羅維基附近的一家下江館子，門口掛着黑木板，用白粉大大的寫着「飯」「麵」「年蒸」，他記起應該回去趕晚飯了，在歸路中的一家書店里，他發現石青站在那里翻雜誌。羅維基竟有點感傷了，想道，可憐的青年朋友，他還去找「精神食糧」呢。他走進書店，但石青已經看見他了，臉微微一紅，用侷促的態度和他打招呼。

羅維基對他說：

「我們到外邊走走罷。」

他們走在街上了，然後走進剛才羅維基看到的下江館子。

「我們不要客氣，」羅維基說，「我們吃一點麵食，天冷呢。」

在態度上羅維基暗示著他們的命運是同樣悲苦的，不過石青似乎比他更多一種精神上的壓迫，文章正不容易有出路，但努力的結果可以改變的……慢慢石青的眼睛潤濕起來。

「我們一定可以渡過這寒冷的冬天的。」

羅維基說，他也不自止的好像有些眼睛潤濕了

夜裏，他澈夜失眠。

第二天星期日。

上午九點鐘的樣子，沈靜小姐從近郊的×中學進城來了，她底臉頰是天然的淡紅色的，她底身子是頤長而健康的，她有着溫靜的端莊的態度，當她聽人家談話的時候，她的誠實的清淨眼睛正視着人家底，而且靜靜的微笑着，她是有着基督徒底的敦穩外表和最進步的內在靈魂的，她在近郊×中學教書，差不多隔一星期即進城來看羅維基，或羅維基去看她。他們的友誼是有了四年的歷史了的，她比羅維基小二歲，二十五歲了，但她却常常以年齡較長的地位來看待她所愛的人

她給他帶來了一頂她自織的絨線帽子，替他戴上時，她瞧着他的蒼白的臉孔，但不說話，微笑着，坐下來喝羅維基倒給她的開水。好像她已十分明白上星期羅維基有什麼成績了。

「她又在我用『無言的責難』了」，羅維基想，為難的偷看了她的甜密的臉孔一眼，將頭扭向窗外，「她這樣子。比鞭子更難堪。」

沈靜小姐微笑着，開始在羅維基的床頭床下搜尋換下來的襯衫內衣短褲襪子手巾之類，然後放在臉盆里，端到院子里，一聲不響的洗滌起來，如在她自己的家里替弟弟們洗滌衣裳一樣愉快，她看到羅維基的襪變由長統襪穿破了底子剪成短直統的襪子是四面八方穿的，（這是羅維基發明的一雙襪當五雙襪穿的，「經濟穿襪法」），而兩件破了領子的襯衫是把扣子縫在反面穿的，（這也是羅維基的發明）她微微搖頭，瞥視着她的愛人的貧困；她知道，如果他能拋棄為「大我

「服務的理想，如一般人的自私，即使不憑着他的聰明，他也可以生活得像那些常常豪笑的人們那樣的，但他不能，正如她一樣不能。她知道他們的貧困原因，她爲這原因痛苦，但同時也爲這原因感到驕傲。」

羅維基站在一邊，他感到不安，他看着沈靜小姐爲他做着這些洗滌的工作，內疚而且惶惑；但他又不能阻止她這樣做，他曾用浪費時間和精神爲口實勸過她的，而她只是微笑着說，工作可以使精神更好，同時進城來她也沒有什麼事的；總之，她在儘可能的將她的熱愛放在爲她的愛人的工作上面。

她的到來，好像溫暖的陽光一樣，使得和羅維基同住的D和E都有了工作的慾望，他們都在靜靜的寫作着，而羅維基也有着這種感覺，但他不能坐下來，他看着她的一雙手給冷水凍得通紅，在搓襯衫的時候，她的短到耳朵下端的頭髮顫動着，同當似乎在咬着牙齒，她的平直的背景是溫柔敏捷而剛毅的，看着她那努力工作的風貌怎樣的感動了羅維基呀。

「靜！你停下！」他突然叫：「我來洗！我來！」

他捲起衣袖，把一雙手放在衣盆里面，亂茫茫的撿過他的一件襯衫來搓拉着。

沈靜小姐微笑着，看着他的激動得發青的臉，輕輕的用手膝觸着他的臂膀，那溫柔的眼睛好像

在說：

「你卡開罷，你這樣反而礙事的。」

羅維基完全懂得她底眼睛的語言，他叫：

「難道我就不會洗衣麼？一定要你的手凍得通紅麼？」

但是沈靜小姐的眼睛又說着這樣溫柔的話了：

「你會的，你什麼都會的，但是現在你走開罷……」

羅維基不能再堅持，他站起來，在屋子裏激動的走動着，彷彿他是給火燒了一樣。

「她用愛和工作責罰我，」他痛苦的思想，「而我報答她的愛和工作在那里呢，我？」

他撲進房子，衝到屬於他的寫字台前，拿出他的原稿冊，發狠的翻動紙頁，彷彿他們得罪了他，在向它們報復似的。現在他有一種慾望在內心燃燒，倘使現在他能拿出一篇比較完整的原稿，坐在沈靜小姐的身邊，讀給她聽，那末，他就可以用爽朗無愧的眼睛正視她的溫柔的臉孔和她的會說話的眼睛了。但是他沒有，在原稿冊上儘是一些開始了幾行或幾頁的「未完成的構圖」，或者是某一個中篇或短篇的人物表和故事結構梗概等等，一句話，全部是有頭無尾的東西，這是使他羞愧惶恐到極度的。這時他就像一個荒疏了功課的孩子似的，臉紅紅的在懊悔着平常沒有好好用功，到了被責罰的日子，無可奈何的，顯出愧作的臉色，低着頭站在責罰他的人的面前。

但他又拿出唯一的盾



「我生活在這充滿着滑稽到可驚程度的故事的空間里面，我怎麼能有心緒寫作呢？……」  
隨即很快地又感到這盾牌的沒有力量，他於是近乎發癡似的連腦神經都感到在抽搦了。

沈靜小姐完畢了洗濯工作，將衣服晒在院子里，坐下來休息，她一直不問羅維基的寫作成績，只告訴她在學校里她起床得多麼早，和早晨的空氣多麼適宜於肺部，她儘說她自己的生活多麼有規律，這就無異說：一個人的生活沒有規律，當然談不到工作效率的。是的，這些話明明擺在她的眼睛里，羅維基看得明明白白的，他只有對她苦笑，裝假天真讚賞她處理生活的得法。

「那簡直絕對合乎科學啦！」他這樣難乎其為情的假裝天真的對她說。

她微笑着，誠實的黑眼睛正視着他，那似乎在說，那末真真你的蒼白臉孔上面所記載的你自己已的生活式樣罷。

中午時分，他們走到外邊去，羅維基打算用「好吃來」的大肉麵招待他的愛人；但沈靜小姐以為這太奢侈，甚至她竟高高得像一位鄉下的農婦，她說：

「好吃來的大肉麵，加小賬恐怕要五塊半錢一碗吧？」

「即使十塊錢一碗也得吃！」羅維基說：「現在只有人命和鈔票不值錢的時候，五塊半錢一碗的大肉麵算得什麼？」

「何必浪費呢？」沈靜小姐緊緊扣住他的臂膀，側着頭看他，靜靜的說：「四川小館子的紅

燒麵，對於我們也已經滿足了的。」

滿足！四川小館子的紅燒麵對於他們就已經滿足！他知道，即使冠生園的「明筍蒸雞」或「清燉水魚」對他們也不會滿足的！而她連最普通的四川紅燴麵也說滿足！她在學校里雖然吃的是「老師飯」好像比學生們的飯食稍爲好一點；但那也只有豆芽、榨菜青菜之類，談不到脂肪，談不到適度的營養的。他想，即使殺一隻雞也不會滿足的呀！

「四川館子的紅燒麵放辣椒，」他壓住他的感傷，用一種假裝的不屑口氣說，「刺激太利害，我們吃不慣。」

「可以叫少放一點，」沈靜小姐說：「而且吃點辣椒也好避避瘴氣。」她扣住他的臂膀在一家四川館子門口停住，石頭似的頑着不走了。

「別傻了，還是去「好吃來」罷。」

「不！」

他只好陪她走進那四川小館子，當紅燒麵端來的時候，沈靜小姐向他誇耀道：

「瞧，這麼多牛肉，這麼多……。」她吃着那紅燒麵，活潑得像一個孩子。

羅維基的鼻子酸楚起來，他完全知道，她不外替他節省，好留下幾個錢早晨吃雞蛋，（她老勸他每天早晨要用開水沖一個雞蛋喝的。）以及爲了現在的稿費低，這就使她在豪貴者一吃千金

的現在，也像一個農婦似的跟他爭持着二元三元之差的麵食比值。她這用心，羅維基是很明白的，而且感到刻骨的悲哀的。

從飯館子裏出來，他們在隣近山坡上的菜畦邊沿散步。羅維基以憂悵而且悲愴的眼睛眺望這灰褐色的天空。這天空是跟他的心情一樣憂鬱的。不明朗，不凶惡，只是憂鬱的一片灰褐色，就像死了丈夫的婦人的臉孔一樣；從什麼地方有擊石的聲音傳來，那乾燥的丁丁之聲，有如件作釘死人的棺材時所發出來的聲音。而且，一匹餓得連肚子都沒有了的瘦母狗，帶了兩隻頭大尾細的稚狗，嫋嫋的從他們的身邊走過……

世界是悲苦的。

羅維基將沈靜小姐放在一塊大石頭上，而他坐在她的膝下，仰起頭，睜着潮濕的眼睛，對她說：

「靜，日子多麼沉重呵！」

她俯下身子，雙手捧着他的頭部，看着他的蒼白的臉孔，微笑着，她正式開始：

「你昨晚失眠？」她撫着他的頭髮：「是罷？」

「嗯……我生活在這充滿着滑稽到可驚程度的……」他沒有勇氣說完：「靜，你責備我罷，我的心緒總是海濤一樣不安靜……」

沈靜小姐撫着他的頭髮，側着頭沉思起來，然後慈和的用充滿着愛的語調細聲說：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你說，你是走着最美麗同時是最苦痛的路子的，」她逐漸把臉頰摸着他的頭頂，「我常常感覺到，你將自己的生命之火猛烈的燒燃，對自己對別人要求更真更善更美；這是美麗的，苦痛的；不過，」她頓了一下，「你却也常常想得多做得少……」

羅維基將頭伏在她的膝蓋上了，他的靈魂在叫喊着，雙手抱着了她的腿部。她，她多麼懂得他呀，直深入到他的靈魂。

「靜！靜……」

「抬起頭來，」她搖着腿子，笑着，「抬起頭來。瞧，那一隻青色的什麼鳥兒在菜畦里唱歌呢。」

下午四點鐘，羅維基送沈靜小姐到車站，在車將要開行之前，她底秀麗的眼睛舉愛的看定他，好他在說：

「記住，下次你不能依舊用失眠的蒼白臉孔接待我呀。」

羅維基揚揚手，走在煩悶的馬路上，冬天黑得快，路燈已經亮了。迎着面，他看到一個長髮拖到肩部，聳起的肩膀的無領宵呢大衣，臉紅嘴紅，瘦削，二十七八歲的婦人，在張嘴打呵欠，好像她從來沒有睡够足，想騎在馬路上睡覺一樣。他想，這疲倦呵欠終止，也許有幾個「可

憐的小天使」在餓着肚子等待她罷？他底心即刻沉重起來。但當他向左面看去的時候，一乘由穿長衫草鞋轎伕抬的藤轎子上面，一位穿藏青皮領大衣的中年人，在彎着嘴唇看一本什麼書，他那種傲然自若的氣派，恐怕是全世界所沒有的。這好像一把斧頭直向他劈下來。羅維基想，他許是很忙，坐在自備轎子上「爭取時間」讀點書，進修進修罷？

但羅維基隨即憤恨的揮過頭，加快脚步，近乎奔跑似的，走向「文藝之家」的宿舍，在心裏憎恨的咒罵着。

「妖孽！王八蛋！」

他用了最粗俗的話罵着，在房內來回的走動，腦子裏不斷的浮動那疲倦的呵欠和傲慢的彎嘴唇的兩種形像，它們交互的閃爍着，帶着悲慘與醜惡的芒刺，他逐漸感到頭痛，腳酸，喉乾，於是他照老法子，重重的把自己拋在床上，企圖以「睡」來忘記這可怕的現實。

「你就是將自己的生命之火猛烈的燃燒，對自己對別人要求更真更善更美，」親愛的人兒的細語變成了雷鳴，在他的腦神經里轟響着，「不過，你却也常常想得多做得少……」

他跳了起來。睜着沖血的潤濕的眼睛，再次的在房子裏激動的旋轉着，然後突的坐在書桌前，雙手捧住已由蒼白變成鐵青的臉孔。

D和E不在家，空氣靜靜的，天色漸漸的黑下來。

今夜，羅維基恐怕又會澈在失眠的。

一九四二·十二·十九——二十四於渝。

# 陳可爲

## 一

陳可爲的名字，在文壇上算是被人家知道了。

他是「民族文學月刊」的編輯委員，由於精明和具有事務才能，編輯印刷發行的實際工作落在他手里；主編人力競文——那個以說空話著名，健忘，阻小，老是住在鄉下從事大量寫作，專向稿費多的雜誌送稿子的「老牌作家」，對於編務，並不負責；另一位編輯委員林清泉，是一個好好先生，自然也樂得不管；其實無法管，精明而好事功的陳可爲使他無法插手。他只是掛個名義，整天讀着世界古典名著。就只這一點原因，造成陳可爲實際負責「民族文學月刊」的地位；所差的是在封面上還不會印出「陳可爲主編」一行大字罷。

但在另一種雜誌「戰壕文藝」的封面上，陳可爲滿足了這一點好像很普通的「風頭主義」。這是用他自己的名義主幹的，「社」，「主編」，「發行」，完全由他一個人包辦。好在這是很輕易的事情，印刷紙張有辦法措紳，從報紙雜誌里面剪下來材料，再從「民族文學月刊」的稿件中留下一批，稍爲編排一下，印出來就是了。他承認「戰壕文藝」並不是富有藝術性的第一流雜

誌，目的不外登廣告讓人家知道陳可爲是主編文藝刊物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好拿着這份刊物去向各有關方面請求補助費。

爲了達到這一重要目的，他把「戰壕文藝」宣傳爲「抗戰期間唯一的前線士兵讀物」；不過，對不起，這是不定期刊物，——印刷條件困難呢。

陳可爲對於「寫作」是有着驚人的魄力的，而且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寫文藝外論，詩，報告，散文，戲劇，甚至小說；他在一篇「論民族文學的時代性」的大論文里這樣洋洋洒洒的寫道：「現在一切的一切都是萬分之不足道的，應該火速忠實地提出唯一之原則來重新估計一切的一切；這唯一之原則就是『民族至上』。我們試閉着眼睛靜靜地思考一下，如果沒有民族，那還會有中國文學嗎？而，中國作家還有可能性存在嗎？……」

陳可爲的立論如此鮮明，文體如此漂亮，就連力競文也驚嘆不止；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陳可爲也「論現實主義」的，他認爲「現實主義就是排擊過去，着眼點於現實之尖端，緊緊地擁抱着現實形像的一種創作方法和主義」。這自然同他的「論民族文學的時代性」一樣警闢，一樣可驚嘆的。

陳可爲的作品呢？當然異常，結實站得住，可以「傳下去」；他從新聞紙上看到一點材料，忽然心血來潮：「嘿！這可以寫一篇小說呢。」於是他就用兩天時間寫成一篇「血刃戰之夜」



；在「民族文學月刊」上用鉛版製題刊登出來。

另一篇三四萬字左右的報告文學「魔掌里底掙扎」，他把自己作主人翁，怎樣因工作在漢口被日本人捕去，不屈不撓與敵搏鬥，受盡非人間的苦難，終於逃出魔掌。他用出他所能想到的讚美，把自己寫成超人性的英雄，連他自己看了也不能不叫好。這一篇「傑作」和屠格涅夫的重譯「前夜」一起在「民族文學月刊」發表，廣告上則大字刊着：「本刊兩大連載」。他算是與屠格涅夫齊名。僅僅半年光景，陳可為「創作」出諸如此類的「傑作」將近十篇。等如向銀行存款一樣，他用這些「作品」作底子，實行「信用透支」，——他虛擬一個「現實出版社」的名義，一系列的刊登他的將近十冊的著作「即將出版」的廣告；這些著作中，包含了散文，詩集，報告，小說，文藝論集等等。

於是，陳可為這名字，在文壇上，像慧星的突現，被入家用一種驚訝的眼色看到了；而那些強烈好愛文藝、企圖以文藝為事業，被人家用作雜誌名稱的「文藝青年」，謙卑的寄作品給陳可為請求指正；或者請他寫文章，支持他們「苦經營的文藝雜誌。自然，陳可為一律不使他們失望，他隨時給他們覆信談些「怎樣創作」，或者隨時給他們寄些小文章去，並且預告着「最近我正在寫一個長篇××××，不久即可脫稿」。那些不知高低的青年們把他的信用「作家書簡」這一流行名稱刊出來；表示他們和陳可為這個「名作家」是朋友。而陳可為則在「民族文學月刊」上

代爲發出交換消息：「新進青年作家××主編之××月刊已出版第二期，內有陳可爲之創作小說，內容甚爲充實云」。

事實上明明白白，陳可爲在文壇上是一個「名」作家了。

## 一一

陳可爲的出身或者履歷呢？

×州人，二十五歲，私立×山中學高中二年級肄業，一個沒有父親小雜貨舖老板娘的兒子，他算是從「底層」爬起來的人物。在學校里的時候——就是說七七抗戰那年春天，他和同級的幾個同學辦了一張壁報，攻惠一個拒絕他的「愛情」的女同學；風波起來了，一個大地主的兒子替女同學抱不平，暗中想了一條絕妙的計策，給陳可爲戴上可怕的色彩帽子，陳可爲嚇得出了一身冷汗，連夜逃走了。

對於這種光榮事蹟，陳可爲除抱自己升上教員地位外，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他對力競文說：

「×山中學是一個××的學校，從校長到教員是一色的，而大多數的學生則受着麻醉劑的毒害，毫無正確認識，我憤恨他們，跟他們搏鬥，結果被排擠出來……」

而對於一些苦悶噁噁滿腹，不滿現狀的人，他用了另一種說法：

「生活就是鬥爭，不鬥爭就不能存在，即使失敗亦無所謂；哼，當我在×山中學教書的時候，我所領導的學生幾乎把專門干涉我們校外活動的校長攆走，後來校長用出喪失人性的手段，我這才自動離開學校……」

這兩種說法，對於陳可爲，反正都是光榮的。

而陳可爲又怎樣成爲「民族文學月刊」的編輯委員的呢？這是力競文最爲清楚的。當他偶而感到陳可爲的專擅行爲，將有奪取他的地位而代之的趨勢的時候，他就對他的朋友們說道：

陳可爲麼？倘不是我不一手提拔，他還會有今天！在廿六年冬，他在武漢是一個流浪的小畢三，有一天他親自送一篇稿子來，作品呢，似乎還通；人也精明。那時我們的「民族文學月刊」正缺少一個校對員，我介紹他做了這種工作。現在呢？居然也像一個作家了……」

不錯，最初陳可爲是「力競文的人」；廿七年春天，力競文因參加著作家聯誼會的籌備工作，爲要表示他也有「幹部」，他給陳可爲一種跑腿的事務工作，直接認識了不少可以代表各方面的作家。或者寫信由陳可爲送去向各作家拉稿，武漢緊急，力競文在武漢照料家小，陳可爲隨「民族文學社」到這山城租房子。陳可爲一到，除開租妥社址外，立即接洽印刷將「民族文學月刊」復刊。自然復刊號是由他編輯的。薄薄的十六開一冊，十多篇文章中例有五篇是陳可爲的大作，其中一篇「山城文壇散步」，他是用一個可以代表一方的大作家的態度寫的，但又頗像政客

口吻，他於山城各文藝刊物的主編人和刊物內容一種近乎拾弄的讚捧，但也證虛的貢獻出某些地方似應再加強或改進的意見。等到力競文和另一位編委馮清泉帶家眷來到山城，在鄉下忙了一個多月安頓家室的事務以後，陳可爲已代編「民族文學月刊」四五期了，寫了十幾篇洋洋洒洒的大論文和「創作」在那里用大鉛字特別標題刊載了。而且陳可爲的突擊作風似乎收到了成效，像一把劍子刺入力競文的心腹。陳可爲似乎已經由「力競文的人」變成了「方鎮儀的人」，而和力競文處在同等地位了。

原來民族文學月刊是「民族文學社」發行的；民族文學社是代表一方的文化界重鎮方鎮儀創辦的，成立於武漢，現在已有五年的歷史了。方鎮儀每次接到「民族文學月刊」，雖然公務冗忙沒有細看，但在目錄上總時常看到陳可爲的堂皇大題目。用此在一次社務會議時，他看了一眼陳可爲，頗有賞識之意似的微仰着下頷說：

「噢，原來你就是陳可爲。」

散會之後，力競文用一種嫉忌的諷調對陳可爲說：

「可爲，你真算努力，替我編了這幾期，又寫了那麼一些文章。」

陳可爲好像看透了力競文的無能，平靜而嚴肅的說：

「這沒有什麼，文人在戰時所能做的不外這一點點；而且我們的民族文學月刊是代表一方的

唯一文藝刊物，應該使它盡可能充實和不脫期的。」

力競文不斷的時動着眼臉一會兒，多皺紋的臉上泛出笑容，連聲說：

「是的，是的，你說得對；我們應該使『民族文學月刊』儘可能充實起來，使它成爲代表我們這一方的權威刊物。」

過了一個星期，社長方鎮篋下了一個手條，正式委派陳可爲爲『民族文學月刊』編輯委員。這使力競文感到威脅，他決定振作由自己約稿集稿編輯；但他正在鄉下這樣計劃着的時候。下一期的『民族文學月刊』已經出版了。並且再下一期的『要目預告』中。有他的一篇連題目都未想起的創作小說！接着陳可爲的催稿信來了：

「競文兄：

請千萬將預告中的創作小說寫出寄下，因爲我們必須使『民月』

按期出版。稿，請準本月十五日以前寄社付排爲荷，弟可爲上 二月。」

如同突然受到威脅的人們一樣，力競文連苦笑聲都發不出來。他相當生氣，打算進城去面斥陳可爲幾句；但這幾次碧空如洗，說不定有空襲，城里的防空洞著實不衛王的，（據說充滿了屎尿甚至死孩子的屍體，）而且誰知道炸彈落在什麼地方？胆子比他更小三個孩子的母親，他的妻也婆婆媽媽的說：

「你進城做什麼呀，又不共月頭月尾拿薪水的日子。留在家裏看孩子罷。你看，天晴得多麼怕人，一點雲彩也沒有呀……」

愜意仍未打消，覺得很不舒服。他想從此不管「民月」編務了；但還不管又將失去每月二百五十元的編輯費，而且他也總算是「民族文學社」的一個資格相當老的人，同時方鎮儀是熟人，地位到了簡任官，這一面的人事也不能失去的。自己寫作為主，老是住在鄉下，不如膠黏掛名義，由陳可爲去幹？於是他咬一咬牙齒寫了這樣的一封信給陳可爲：

「小說即動手寫，民月編務勞你和清泉多負責。下星期我可進城。」

力競文是著名多產的作家，真的在十天之內按照預告中的題目趕了一篇小說。刊出後，在目錄上是加花邊的特號字，而文章放在第一篇，全頁直行排，在編後記里介紹着：「這是名作家力競文先生入川以來的第一篇力作。」同時特多的稿費也由專人送來了。

力競文嘆道：

「唉！陳可爲是有點聰明的。」

### 三

這是陳可爲的房間，在寫字台的右壁上掛了一張他自己八寸放大像，單眼皮，薄嘴唇，圓扁

的臉孔像平板的鼓子。像片之下釘了一排寸釘，掛滿了一些用鐵鍊子夾的「民族文學月刊」編排草樣，封面插畫，開會通知，以及當天應辦的重要事項的紙條；而在書桌上一把算盤壓着原稿信件，那些物什的外表同陳可爲的西服一樣，整齊而清潔。

現在他雙手交疊在腦後，仰躺在床上思想，他想到現在的地位和將來的出路，他兀自發出笑聲來。

「嘿，現在我總算走上文壇了，將來我還要大大的發展的，只要自己努力。」他想：「我的作風，文壇上的熟人——那些新式的寫秀才們，也許要嘲目的。但是管他。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法，各人有各人的路子。」他想：「我的名字只要在青年羣中傳揚出去，成名；並且由此在社會上建立與已有利的人事關係，我的前途不就是從此光明了麼？同時，我還要『抗戰建家』呢。……」

他笑得很開懷，覺得這「抗戰建家」很有趣；就像一般商人們想到「囤積第一」的時候。不由得要笑起來。

霍的他從床上跳起來，從抽斗里拿出一封信細細的讀着。這是一個名叫柳風小姐的信，前二個月她投給「民族文學月刊」一篇小說。如同一般對女性作者特別感興趣的編輯先生們一樣，陳可爲立即給她回了一封信：「你的作品，我打算採用，」他這樣寫道：「希望我們能談談」，自

然，約定時間「談談」了，在雪園喝了一杯咖啡，陳可爲發覺自己非「命定」愛上柳風小姐不可了。她是一個銀行家的女兒，正在大學里讀書！

柳風小姐的小說，在民族文藝月刊發表出來，編後記里這樣介紹過：「柳風是一個生疎的名字，但不是一個生疎的作家；他不願以舊有的名字號台，願以作品和讀者對面，」

於是，柳風小姐立即來了一封信：

「……我怎樣的慚愧啊！我不是什麼作家，我只是一個正在學習的青年呀。先生！請再不要給我什麼作家的頭銜了，我難爲情得要死。但我必繼續努力學習……」

陳可爲每次微笑地讀了這封信之後，近乎憐憫似的說：

「小孩子。這樣的小孩子永遠不會成名。」

他將柳風小姐的信放回抽斗里，踱了十幾分鐘方步。

拿起算盤敲了一敲四處收到手的「戰場文藝」的補助費，隨即連忙穿起鮎魚似的黑點子灰色絨西服，拿了手杖走出門去了。

他去那里呢？他去中國日報找新任總經理路前程接洽一件要公。

最近山城的中國日報發生了怠工的事情，陳可爲知道這個中國日報的有力支持者董董事會的孟致蔭，現在因改派總經理跟和報館有兩十年以上歷史的原任總主筆發生了「誤會」，那總主筆



一策動工友怠工來爭取一種利益和面子，於是新派去的總經理路前程爲實行「下馬威」，（也爲着面子）在多方托人僱新工人，並且出重價，只要能衝破原任總主筆的威脅，日報早日復刊。陳可爲就爲着這件事情去接洽的。

他見到了路前程，說道：

「我的朋友新從宜昌帶來一批工友，打算在這里開印刷廠，現在因房子暫時找不到，如果路經理有意，這一批工友可以到貴報工作的。」

對方爽快直直的回答道：

「這很好，那末，我們就具體的談一談。」

具體談話的結果，舊有工友怠工置之不理，陳可爲介紹的一批新工友即日上工，三日之內復刊。爲酬謝陳可爲答應他在中國日報編輯三天文藝副刊，其他四天的副刊仍用原有「綠葉」名稱另派一位自己人主編。

陳可爲很高興，這一回他又實現了預期的計劃。因爲他知道路前程是孟致產的人，他給路前程編文藝副業，簡接就成爲孟致產紋系統下的人了。——孟致產是特任官，不單國內著名，國際上也著名的。

他把「文種」編的相當有風格，用拍肩膀詭媚地拉到了一些較知名的穩健派的作家的文章：

同時經常發表一些著作家聯誼會的文件（這是他向著作家聯誼會的負責人求來的），他編的這個副刊儼然有權威副葉的傾向了。

力競文見到他時，稱讚道：

「老兄真有一手，文種實在編得不錯。」

陳可爲心里自然沾沾自喜，但外表却沉靜得很，說：

「文種如果有點可取，不外形式上的風格罷。」

這里他忽然嘆息起來，異常嚴肅的說：

「你知道，抗戰到今天再也不能講『大同小異』，應該是『大同小也同』的時候了？比如著作家聯誼會却落在『小異』的人手里，而我們不能起領導作用；尤其是雜誌『中國作家』，我們沒有拿到手？你知道，他們都是不聽話的？」

力競文不暇思索的附和道：

「是呀，現在不是講『大同小異』的時期，必要時，我們得將『中國作家』拿在手里，——你老兄是很有編輯才能的。」

「前天鎮儀跟我談過此事，他也覺得有調整的必要。……」

但對一些激情的青年人，他却說著作家聯誼會已經降到附備地位，成了一種點綴品，腐化得

十分可以，早就失去作家集團的進步性的了。

不久「中國作家」的投稿中發現了直接寄給陳可爲的信稿。主編人——那位當了雜誌編輯將近十年的老編輯家，對於陳可爲的作風向來是插頭的，暗笑道：「唔，陳可爲也來耍花頭嗎？早哩，再學習廿年才來搞罷。」

陳可爲恨得牙齒發癢，以前他曾不斷送稿子給「中國作家」，總不見刊出來，只有一次，他的一首詩被刊在最後一頁的補白欄里，作爲最壞的詩的一個例子。那個老編輯家說：

「不管陳可爲用盡法子把自己搞得發紅發紫，我編的刊物永遠不發表他的『傑作』；但吃飯請客之類是不會漏掉他的名字的——真是好笑得很。」

陳可爲就用「流言攻勢」。這一手，在其特定的時間之內倒也有些效力的，使得那些在現社會站在「唱老旦」地位的穩健派作家，對於陳可爲也不能不畏忌他一二分。

「試試看！」陳可爲爲適應時而生出的虫類，得意的叫開了。

#### 四

十月間有一個「照耀寂寞的紀念會，這就是××逝世三週年忌日。「著作家聯誼會」發起聯合十個文化團體組織紀念籌備會；而陳可爲這位「名」作家，爲了他所處的「客觀環境」，對於

籌備會自然冷淡得很；但當籌備會的羅維基挾了一捲紀念復刊的稿子到處找印刷的時候，他忽然心動，對羅維基說：

「你把稿子交給我罷。我有地方印的。」

「可是要一定能印出來喲。」羅維基遲疑的說，對於陳可爲的作風，他向來是一潘二楚的：「這不是玩奴。」

「一定可以趕時印出來的。」陳可爲堅決保證。

「那末就這麼快。稿子封面我們都已經完全編輯好。就照這樣印。校對時通知我。」

紀念會在一個戲園里舉行。十九日上午七點鐘，陳可爲先挾了幾冊紀念冊走進來。羅維基拿了一冊，翻了一翻，臉色變了。封面編排完全改變了樣子；加添了陳可爲的一篇文章不要緊，他竟用他的名號寫了一篇這樣的「編後散記」：「在印刷過份困難的今日，臨時想印一點東西，真是相當不易的事……這一次××逝世三週年大會的紀念特刊最後把「編」「印」的工作推在我的肩上，自然，這是「義不容辭」，但怎麼印出來呢？最後終於還是中國日報的總經理路前程先生慨慷地爲大會解決了這工作上的困難。這是『應代表大會向路經理致謝的。』最後他竟在表功似的大胆的寫出：「就此，姑算我工作的告成！」

這種把莊嚴的大會，作爲他自己個人的工具，大胆的向人家公開討好的下流作風，使得羅維

甚氣得面黑；而更使他憤怒的是取消了「籌備會編印」的一行字，改用了陳可爲個人名義。他側着頭問陳可爲：

「怎麼籌備會編印的一行字沒有了？」

陳可爲平淡的說：「恐怕印刷工人漏掉了罷。」

「怎麼又變成了你主編了？」

陳可爲惱羞成怒的說：

「難道有人故意取消籌備會的名義嗎？」

「你自己還不雪亮嗎？」

陳可爲舞着手杖說：

「是誰？你說出來！」

羅維基雷似的吼叫道：

「你再搖手杖！」

「搖又怎麼樣？」

「你再搖搖看！」

陳可爲看了將近爆炸的羅維基，情弱的停止了舞手杖，回過頭去，假裝成持重的一連串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表示不值得計較，他挺着頸子走開去了。

將宣佈開會前幾分鐘，陳可爲走上講席台去，拿動一下台布，移動一下花瓶，更動一下椅子，好像他是籌備會的唯一負責人，然後當主席團坐好之後，他挨近方儀儀一張椅子坐下了。使台下一千多人認爲他也許是「主席團」之一，但僅踟促的坐了幾分鐘，他又走下台來站在一位著名老作家後面，附頭在人家耳邊囁聲的噴咕着，顯得十分親密……

當晚，中國日報的總經理坐在辦公桌上，看了一看不知道那一位留下的××紀念會特刊，翻到陳可爲的編後記：「終於還是中國日報的總經理路前程先生慷慨地爲大會解決了這工作上的困難！這是我應代表大會向路經理謝的」，他似乎本能的點了點頭：

「唔，陳可爲還有點聰明。」

但忽然他又掙起眉頭：

「我替××紀念大會解決了工作上的困難？而且是慷慨地？唔！這是從那裏說起？」他上下閃動眼臉：「印紀念特刊麼？我連知道都不知道！」他微側着頭，用手摸着下頷：「唔，陳可爲這個人的頭腦？」

綠葉副刊編輯走進來說：

「陳可爲先生剛才來發稿子，說是總經理答應他綠葉的地位多讓給他編的『文種』一天呢。」

「那裏話！」

綠葉的編輯又說：

「並且他常常送稿子要綠葉刊載，說是總經理答應他副刊全由他支配呢。」  
路前程霍的從椅子上跳起來：

「你去叫他進來！」

「他已經發完稿子走了。」

「你立即打電話給他：各人編各人的，兩不相涉；並且告訴他，以後不要未得我同意亂在什麼刊物里說我替他解決了什麼困難；尤其是關於紀念××的那些事！」

綠葉編輯微笑地走出去後，路前程再次微側着頭，用手摸着頷想：

「唔，陳可爲這個人的頭腦？」

中國日報的改派路前程作總經理，是孟致產的主意，但現在一部份董事支持了舊主筆。舊有工人雖還沒有越軌，但更頑強地要求復工，並且揚言將有所動作。兩方面鬥爭着，孟致產頗有採

取折衷辦法的趨勢。在這個時候，虎境最難的是路前程。陳可爲替他設計道：

「前程……前程兄！報社的事情我們當然不能退却的。」

「唔！」路前程用對待小職員的眼光掃了陳可爲一眼：「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我們不能受壓迫退却。我們應用一種方法對付他們！」

「用什麼方法？」

「比如，我們將機器損壞一部份，即說他們暴動劫持……這樣，我們必勝……」

「讓我考慮考慮！」

結果，陳可爲編的「文種」突然版排好印不出來，陳可爲驚訝地去問路前程，因公外出。接連三天不能刊出。陳可爲知道絕望了，他寫了一個「文種」停刊啓事附在給路前程的信里，請求在中國日報刊出，挽回一點面子，路前程也置之不理。

「他媽的！把好人當狗矢的混蛋！」陳可爲恨恨的罵道。

## 五

但陳可爲並不悲觀的，他的奮鬥精神很旺盛，方法也相當多的；他仍舊繼續實踐他的「奮鬥哲學」，隨時注意，緊抓機會，突然閃擊。這方面的「人事」弄糟了，他就從另一方面重新建立



「人事關係」；不久他和一個留歐大學教授稿得很好，由他介紹給一個主持歐美學會的主任理事，担任會刊助理編輯。這些「留洋人士是享受慣了的，對於編輯什麼會刊之類委實感到頭痛，就全讓陳可爲去幹。而他由這個機會成爲該會主任理事的人。並且掛起歐美學會的徽章來。

公公道道，他編刊物對於形式是有一種風格的，歐美學會的會刊，自他經手編後，由公報形式變成了一般的雜誌。其次，他對於該會一般工作，感到很大的興趣，極賣力氣。二月份的「文化界晚會」是由該會主辦的，這就由急好事功的陳可爲去籌備。節目他預備得相當豐富，邊疆苗民舞，苗夷歌謠，笑話，電影，鋼琴提琴獨奏，應有盡有。因爲賣力氣，開會時，他由唱節目單的司儀不自覺的變成了主持會場的主席。

這種「文化界晚會」，同一般流行的晚會一樣，有着如同戲園子的窒息空氣，太太們的呼兒喚女的老孃子以及小孩子的啼哭聲。當那一面拍掌，一面扭動屁股舞蹈的「新疆舞」完畢之後，陳可爲在令人頭痛的哈哈大笑聲中啞啞的報告節目：

「今，諸位諸位！這一項的節目更有趣的更有趣的，是貴洲苗民歌，苗獠蠻夷民歌，還有還有僞……僞滿洲國的滿民歌謠……」

陳可爲還沒有說完，徒然從觀衆座位里站起一個穿草綠色的制服的青年人，用東北口音抗議道：

「喂，你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在這個時候何必說這種話？這樣無聊，我退出會場！」

大家看向這個說話的青年人，從人叢中憤然向門口擠去；又轉回臉來看站在主席座位附近的陳可爲；他們起初是張着嘴伸長頸子愕然，後來立即覺得這一「臨時節目」比剛才扭臀部的「新疆情歌舞」更有趣；但也有熱心人去勸那東北青年；不要那末煞風景，而陳可爲却又說起話來：

「……你誤會了，請聽我解析，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

坐在主席椅子里的歐美學會的主任理事對……

「你邊解析！」

陳可爲退在鋼琴後面，閃着單眼皮的眼睛，青着臉站着。他聽到那東北青年被勸回來，重新坐下去時說：

「他簡直胡說嗎！……」

這一次當衆掃去面子，陳可爲傷心透了。他覺得文化界里的人都不是「玩意賤」；他熱心爲人服務，偶有誤會，連解析都不允許，這是嗎回事？唉。他只有寫信去給沒有看到這一「傷心場面」，並且對她抱着大希望的柳風小姐，約她于星期日出來同他散步。得點安慰。

這一個交關緊要的會晤地點，他預定在幽靜的生生花園。到時候，柳風小姐從沙坪壩出來會見了陳可爲。她並不怎樣美麗，但健康，活潑，有挺起的豐滿胸部，馬似的隆突的臀部，昂頭四

虛傲望的那些豪潤小姐們特有的氣派，陳可爲滿心悲觀感，請她喝了牛奶，就開始向比較隱微的山坡上去散步。

女性的那一種奇異的香味，衝進陳可爲的心坎，使得他的所有神經纖維都癢癢起來，他怔怔的說：

「柳風！我有幾句話想對你說，你願意聽麼？」

「什麼話，陳先生？」柳風眯着警衛的大眼睛：「你請說罷。」

陳可爲猶豫起來，好不好對這位小姐說些更親近的話呢？

「唉，我覺得人生是無聊的！」

原來是這麼一句惘熟的話。柳風小姐笑起來：

「人生怎麼會無聊！你看，樹木正在發嫩芽，充滿着生命力；江水流動着，就好像在唱歌！

！人生怎麼會無聊！」

陳可爲的全身血流更熾熱了，這位他自覺「命定」愛上的小姐，到底是可愛的，小鳥兒一般

「你說的話就好像是詩！」

她嬌聲嬌氣的笑了，坐在一株柳樹下，雙手抱着膝蓋看嘉陵江。陳可爲坐在她側左面，一眼

看到她的隱約在絳袂綉旗袍下的腿部，——那是怎樣的肥白！他感到窒息性的顫慄。他很想一下子就對她說明自己對她的再也難於忍受的愛，但又覺得似乎不妥；女性都是先天的患着害羞症，明明愛你，也是用拒絕的態度，他想；還是用動作試試探探罷。

他用出大勇氣摸了一下柳風小姐的肥白的小腿，說道：

「柳風，你沒穿襪子不冷嗎？」

她着驚的跳起來，臉色變得像暴風雨時候的天蠶，兩隻大眼睛好像在閃着恐怖的電光。那麼嚴厲的說道：

「你真是最放肆的人！我還沒有看過像你這樣俗厭的人！」

她一旋身，擺動起馬似的隆突臀部，走下山坡，頸子挺得筆直，倨傲而自尊。

陳可爲遲疑了一下：她在裝假罷？他趕上去：

「柳風！你……」

「滾開！你這放肆的人！」

她連頭都不同，筆直的走出門，又筆直的走向沙坪壩去了。

「唉唉！我在做什麼事！」陳可爲喁喁自語，看着漸漸遠去的柳風小姐的馬似的隆突的臀部，肉體的感到疼痛，又似乎覺得遠去的他的心愛的人兒，那柳風小姐帶走一推金光燦燦的金銀。

她是一個銀行家的小姐呀！

「唉唉，我在做什麼事？」

他衝動的想用手掌抽自己一下耳光，但是全身無力，連手都舉不起來。

## 六

這半年來，在文壇上，看不見陳可爲的甲黑大字刊的「傑作」；去年預告的十冊「名著」，並沒出版一冊；而所有文化界的集會也看不見他那單眼皮，薄嘴唇，矮小身材所構成的影子。據說上半年「民族文學月刊」，因力競文不負責，給陳可爲搞得希臭，實行改組，陳可爲給踢出來，交下五六千元無法報銷的一堆賬簿。從此他就不見了。但前幾天力競文在街上偶然碰見他，急急忙忙的好像一個小事務員。力競文問他：

「陳可爲！久不見了，現在你做什麼？」

陳可爲笑着答道：

「做點西藥小生意。」他說：「老兄要美國的力護健魚肝油精麼？」

據力競文對人談：陳可爲做生意倒是一個硬腳色。

卅二·六月五日開始七日夜完成·逾十月重稿。



## 節目篇

倘說勞辛先生不是一個忙人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你知道，他是××會的總幹事。瞧，總幹事呢，「顧名思義」就知道這是多麼忙的職務。

當然，他的手下有會計，庶務，幹事，錄事，辦事員以及工友，大部工作可以分配給他們做；但是，總幹事是得「總攬」一切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發生了使有關方面拍棹子的事務得先由他負責的。

而我們的××會又是專門（是的，「專門」，沒有比「專門」這個字更恰當的了。）以開歡迎會，歡送會，慰問會，招待會，以及其他職責有關的各種各樣的會，為主要「業務」的。這些「會」就像最善懷妊的母鬼似的，接二連三的來，一個會剛開完，接着又開會，甚至同時開兩個會，一個月內至少開十多個會，差不多天天在籌備開會，簡直忙死人。

暫別說向有關方面打鞠躬請訓示誠惶誠恐的「是是是」忙，暫別說斟酌敦請主席敦請演講人忙，暫別說設宴公函，印請柬，借會場，寫布標，佈置會場忙，暫別說指揮手下人喊「不行，這怎麼行！」忙，單就「節目」一項就够傷腦筋了。

你以為此節目容易嗎，在這全是煙霧，泥漿，死耗子，垃圾堆的山城？

比如說罷，本星期六舉行的招待××界晚會的節目就還沒有一項確定的，今天是星期三了。那是多麼使人焦急的事情！你瞧，現在勞總幹事在辦公室里儘摸額門走來走去：

「應該預備一些什麼節目呢？」他想「真是難辦。抗戰期間一切從簡可眞把一切從簡完了，連開會節目都難得籌備。」他想，但是。節目又是這樣重要的，總不能讓來賓開會如儀儘聽「A，這有幾點意義，A，這個這個：」，或者儘聽咳嗽聲，或者儘吃茶點，他想「，總得有節目助興，趕走那該詛咒的呵欠和嗡嗡的談話聲。」他想，「而且，也許有人抱「節目第一」而來的，倘沒有節目那還行麼？那還像開會麼？」

「節目怎樣辦呢？」他對親信的周幹事道：「你說，這一次應該預備什麼節目呢？」周幹事像是一個機器人，毫無表情的答道：

「一切照舊吧，跟前晚開的歡迎會的節目一樣吧。」

「一切照舊，你就只會說一切照舊！每次開會談到節目你就說一切照舊！」勞總幹事煩燥的說，「你對我說過幾十次一切照舊了。」

「這有什麼辦法呢？」周幹事木木然說：「我們只有一切照舊，我們找不到新的節目。」

「但是，總得有新的節目，這一次是招待××界的晚會。人家文化水準高。而且每次開會，他們都得請的。」



招待外國人也只有一切照舊。」周幹事的木木然的臉孔有點表情了，「我們有了……」

勞總幹事不耐煩的搶着說：

「我們有了一切照舊的魔術，大鼓，二胡，琵琶，雙簧，就已經十分好了，是不是？我知道你一定又這樣說的。」

「是呀，我們有了照舊的節目就已經十分好了。」周幹事笑了，「我們找不到新的節目。請中西音樂團麼？人家不是大減價商店里的吹打手，架子大得很，請不來。請太太小姐們唱歌麼？人家不是歌女，也請不來。……我們找不到新的節目，只有一切照舊。」

「唉唉，真要命！」勞總幹事嘆息道：「一切照舊，那些魔術，大鼓，二胡，雙簧，人家看過幾十次了，連我都討厭了，真要命，唉唉。」

「沒有法子呀，我們找不到新的節目，只有一切照舊？」

勞總幹事頭痛了，車轉身打算走開。但周幹事忽然像有了新發現，走近勞總幹事身前，神祕的露出黃牙齒說道：

「這次我們也許可以加一個新節目……」

勞總幹事全身一震，好像頭不痛了，急急的問道：

「什麼新節目，你怎麼不早說！」

「我恐怕你奇怪，所以不會告訴你。」

「有什麼奇怪！新節目總比一切照舊好！你快說！」

周幹事露出黃牙齒：

「昨天我在××街空地上看見有一批馬戲戲班……」

勞總幹事睜大了眼睛：

「馬戲班？你的意思是把馬戲班找來參加晚會節目？」

「你奇怪了，是不是？你奇怪了。」

勞總幹事笑起來，刮火柴吸幸福牌香煙。

「不是奇怪，我只是覺得把一些畜牲虫蛇或者畸形的人物當作節目有點不懷話。」

「我也這樣想的，但我們常常爲了籌備節目苦得很，所以我進蓬帳里去看了。他們的飛輪舞，我覺得還好。」

「飛輪舞，什麼飛輪舞？」

「一個人騎在單輪子上表演的，那種滾來滾去的技術，看來也還新鮮。」

勞總幹事沉默了，吐着煙陣，他覺得這還不錯。「看來也還新鮮」，新鮮就是好的，反正人們喜歡新鮮，那怕新鮮得滑稽，而且找他們來也不難的。那些走江湖的賣藝者，倘要他們來在高

尙的晚會里表演，一定極高興的。這正是給他們作宣傳。以前那位玩魔術的牛海客，就因爲了參加什麼集會的節目而出名的，並且居然譽滿山城，成爲「藝術家」了，任何集會的節目都少不了他的「藝術家」了。現在如果想把馬戲班找來，那是自然不成問題的，同時更可以造成多一個「藝術家」的。

「要不要試試看？」周幹事問。

「就由你去接洽吧。」勞總幹事說：「不過節目單上不能印上馬戲班，那必須高一點。比如『飛輪舞』——某某先生。這才行。」

「那當然。」周幹事說：「其他一切照舊？」

「那有什麼辦法呢？唉。」

周幹事立即去接洽，你知道，那當然不成問題，立即被馬戲班主人黃又奇接受了，並且由他本人表演飛輪舞。

節目解決，那麼，應該談到本星期六的招待某某界的晚會了。那麼，現在就開始吧。

我不知道你會經參加過××會主辦的各種「名堂」的「會」沒有，倘沒有參加過，那似乎是應該見識見識的。你瞧，本星期六下午六點鐘，特備的公共汽車停在××路運送來賓到近郊的會場去了，一車一車的運送着，就像運送包裹。你瞧，勞總幹事站在大門口，跟擔任以上的官員立

正鞠躬，親自領着座位，叫茶，跟熟人笑嘻嘻的握手點頭「你好，哈哈……」。你瞧，會場布置得多麼「美術」（這是勞總幹事的口頭禪），台上凡開會應備的一切都擺得那麼莊嚴那麼合式，正台的兩邊和牆柱掛着用綠色紙剪貼的美術字，古典花草，新鮮的蔓草那末嬌嫩的拖掛在主席台兩邊，還有金紙剪的金獅子，而天藍色的綢布像花轎似的扎在每一個窗頂上，在台下，那大廳上更富麗堂皇了，八列的長台蒙着潔白的台布，鮮花束在花瓶里笑着，瓜子，桔柑，乳油點心，餅乾，紅茶，白銅釵，糖菓，連插在玻璃杯里的紙鳥都在笑着。你瞧，來賓們在笑着，男女招待員在笑着，冠生園特派的白衣侍役在笑着，強烈的電燈在笑着，播音機在笑着，而你也許在露出牙齒笑着……

於是正式開會了，已超過請柬上所印明「準七時」一點鐘了，好像應該正式開會了。勞總幹事站在台上司儀。你知道他是一個標準的司儀人，他的聲音圓潤，聲如洪鐘，而且，職責攸關，非他司儀不可。他穿着一套藏青的呢呢制服，嚴肅的站在那裏。於是全體肅立，主席就位，行禮如儀，於是主席致詞。

自然，主席的致詞一句是「今天……」，然後就轉到舉行招待××界晚會有幾點意義，（凡開會必有意義，而且意義重大，對不對？）然後說到過去××界的成績和今後努力的方向，最後在掌聲中坐下去，拿出手巾抹抹額門，禮完成一件艱苦的工作一樣。

講演呢？自然有講演專家，或地位關係，「沒有法子」，非講不可的人講「剛才到主席的致詞，兄弟有幾點感想，就是……這個……哦，這個……」，這之後一定是「因此……所以……必須……不過……但是……應當……况且……」或者說一句淨一下嗓子（就是咳嗽），真是精彩百出，令人嘆服，最後纔「兄弟沒有預備，只簡單的說這幾句話」，在掌聲中坐下去，拿出手巾抹抹額門，像完成一件艱苦的工作一樣。

我想，諸如此類的「精彩」講演，自從抗戰以來，這六年間，至少聽過幾千次或幾萬次了的，現在大可不必將講演專家的派頭一個一個介紹，雖有大同小異之分，一樣「精彩」是大家知道的。我們還是看「節目」吧。

第一位表演的是譽滿山城的「藝術家」牛海密的魔術，他穿着黑呢的燕尾服，屁股翹起，頗像烏鴉，他用江湖腔調說「魔術是假的，只在手脚快」，於是他手脚很快的耍撲克牌，那些撲克牌在他的手里捏着捏着，越捏越小，後來不見了，一揮手，像摘桑葉似的，他向空中一張一張的摘回撲克牌；其次是要銅板。他拿了幾十隻銅板一撒，沒有了，然後拿了一個跌盆子，向他的老搭檔，那一位化妝成桌別麟樣子的傻角，在他的耳朵尾一拉，噯的一聲一個銅板掉下來，向鼻尖一拉，噯一聲掉下一個銅板來，向屁股上拉了四五下，銅板連續的掉下來。這使得那傻角掩着屁股滿台亂跑，牛海客就滿台亂亂拉，銅板羊屎似的掉下來……你瞧，台上的人全笑開了，嘴巴

張得那麼大，連扁桃腺都可以看見。

牛海客的「譽滿山城」確實不是偶然的，牛海客確實不慚爲「藝術家」的，魔術要得多妙，手脚多快，你說，是不是？瞧吧，他又再來一套了。他向台下來賓借戒指，一位「敢於冒險」的人借給他了，牛海客用一張鈔票包好戒指，點火燒掉了。揚言道：「怎麼辦呢？戒指燒掉了。這我不會，誰叫那位先生冒險借給我呢？現在金子多貴呀，萬把塊錢一兩……」

這真是使那位敢於冒險借給牛海客戒指的「好奇者」担心。是呀，戒指明明包在鈔票里面點火燒掉了，你不是親眼看見的麼？

但是牛海客的老搭檔，那位卓別麟式的傻角，聳聳肩，伸伸舌頭：

「我曉得戒指在什麼地方的，」他奇異的舞着頸頓，指着棹子上的一個鉄盒子，「戒指在那裏邊。」他又聳聳肩伸伸舌頭。

「你胡說八道——明明燒掉了，怎麼會在盒子里邊！」牛海客喝道。

傻角又聳聳肩，伸伸舌頭：

「不信，你打開盒子看看。」

「如果盒子里沒有，打你三百板屁股！」

「殺頭也不怕，戒指在那裏邊的。」

牛海客打開那鉄盒子，鉄盒子有幾十層，到了最後一層，果然戒指仍舊好好的包在鈔里票。這簡直是不能想像的魔術呀，全世界第一的。你聽，全場掌聲雷響了。雖然以前看過幾十次，但還是全場掌聲雷響了。因為，你知道，這是「藝術」呀，「藝術」是百看不厭的，對不對？

第二項節目是大鼓，是山城唯一大鼓名家表演的，這是唱歌家；同時也是藝術家。這一項節目是以滑稽「臊子釐味」，配以咚咚響的扁鼓和答答響的檀板著名的。你隨時可以在戲園子里聽到「寡婦進香」以及其他名唱的，這里就不必細寫吧。

第三項節目是彈琵琶，這是名手，全國知名的名手，由一位紳士下過二十年苦工纔得到這種名聲的。他嚴肅的嚙下嘴角，坐在一把木椅上，雙手抱着類似大水蠅虫的古色古香的「國樂器」彈奏了一通「名曲」，這名曲曾經在一個歡迎會里演奏給一位外國文藝作家聽過的，但那位作家，有濟土匪外貌的中年漢子，不懂我們國樂的奧妙，他只睜着綠色的眼睛，感覺到十分「奇異」，而人家問他有何感想，他也只說一聲「贊得和」，這是當然的，外國人那里懂得我們國樂的奧妙！你聽，現在那位西服紳士從大水蠅虫似的「國樂器」彈唱出來的「名曲」是怎樣的美妙呵，那潑拉潑拉的短促單純音階簡直是全世界只有中國才有的「樂聲」呵，而且是最值得驕傲的呵。不是麼？你看，當那位西服國樂名手彈完「名曲」之後，連主席都點頭讚許呢。

現在是變費了，兩個穿藍布長袍，戴紙帽子，假鬍子的漢子，在互相問答着，互相用摺扇敲

麼袋。

一個說：

「你先來學豬叫，現在買不到豬肉，聽聽豬叫也過癮。」

另一個說：

「我可不是豬，伙計！」

「你還不配做豬！豬的身價比你高多了，給你學豬叫還是賞光的，」

「是這樣嗎？那末我就做一次比人貴的豬。」

于是一手蒙着嘴巴，一手擦着喉核，學豬叫。而另一個站在一邊「囉——囉囉」的喚豬。於是台下的人們哈哈大笑。

他們又學鷄啼，學狗吠，學牛吼，學上海人甯波人山東人北平人四川人在飯館做堂官喊菜飯的聲調。全都維妙維肖，硬是要得。

「像極了，簡直是天才！」

誰在這麼讚嘆着，是的，這簡直是天才。而且這又是「文化」的結晶。「藝術」的結晶。你不以為然嗎？學學看，你有沒有這種「天才」。

飛輪舞開始了，這名堂就出奇。而且是新節目，更出奇。人們好奇的看回台上，瞪着眼，張



滑嘴巴。

一個矮壯的中年漢子，穿着一套半新不舊的褐色西服，橡皮帶綁着褲管，露出滿嘴的黑牙齒，在台上自我介紹：

「敝人黃又青，像黃瓜一樣的黃又青，像剛上市的桔柑的黃又青也行。」

他用舌尖輪掃了一下紫黑色的厚嘴唇：「今晚有機會在各位長官，各位先生面前獻技，萬分榮幸。敝人黃又青技藝不精，平日只是耍些哄小孩的玩意。（他確確實實這樣說的，你聽到了麼？）如若耍得不好，請各位長官，各位先生多多原諒。……」

他一立正行了一個舉手禮，隨即蛤蟆跳牆似的跳上一架單輪車，屁股一夾，雙腳蹬動輪軸，頸子雞一樣伸得平直，飛滾起來。起初他轉着大週沿，轉到台邊沿，差點滾到台下去，他立即伸出焦黃的舌頭，搖頭，並抹額汗；再用屁股一夾，又向內飛滾去了。越滾越小，忽然煞住，尖起嗓子唱了一句「蘇三離了洪同縣」；隨即又一伸頸子，搖擺着屁股重新飛快滾動起來；一邊滾動一邊丟下手巾紙烟，火柴，一邊伸出手來想拾起那些丟下的東西，幾次拾不着，佯裝懊惱和慚愧，表示這種工夫委實不容易；最後他恨恨的拍手，恨恨的咬牙齒，像一個決鬥者，下決心拾起那些東西，結果一件一件的拾起來，於是煞住車輪，坐在上面，翹起右腳，把手巾蒙在頭上，取出拾起的紙煙，刮燃火柴，洋洋得意的吸起來……

「好！個是要得！」

「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他坐在上面怎麼車輪不會倒下去？」

「他用屁股死力壓住嘛。」

「那確實不容易壓得住呀！」

「吃那種飯的人就能有那種本事的。」

黃又青吸了幾口紙煙，又在舞動頸子唱「蘇三離了洪洞縣」，比着賣俏的手勢，丟着賣俏的眼波……

全場哄笑起來，真是「聲震罩瓦」，開心到難以形容。

你看見麼？勞總幹事站在台上右角，一邊大笑，一邊偷看了一眼已經坐在台下前一排正中位子的主席，他就更滿意的笑了，在慶幸他的這一項「新節目」的成功，因為，他看到主席也在張嘴哈哈大笑呀。

在最愉快的空氣中宣布散會是最聰明的，而且那位「耳胡專家」因事臨時沒有來，而且時間已經十一點鐘了，應該散會了，於是就宣布散會了。

自然，你知道，第二天各報刊出諸如此類的新聞：「昨晚盛大舉行招待××界晚會，節目豐

富，精彩百出，空氣熱烈，盡歡而散」。這完全是真的，你決不會說這是說謊，可不是嗎？這是親眼看到的，這難道是說謊！而且，你知道，凡開一次會，必須強調報導，這不單爲了「擴大影響」，同時是爲了開會的「意義」。而且，新聞界人士看了「精彩」的節目，吃了豐盛的茶點，如果不報導一番，也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你說，這對不對？

但是，且慢，勞總幹事還忙着呢。招待××界晚會算是圓滿結束了，但是，他還忙着呢！第二天下午，勞會計給了他一張用費清單，并附到一張銀行支票請他審核蓋章，他看了一眼，一共用去八萬四千二百四十一元。他並不皺眉，反正這是正當用費，與抗建有關的經常「業務」用費；而且，每項用款都有發票，報銷毫無問題，蓋章就是了。

「早點報銷，」他對同姓同鄉的勞會計說：「積壓下來不方便。」於是他在一張寫明八萬四千二百四十一元的支票上蓋了章。

電話鈴響了，周幹事去接，隨即對勞總幹事說：

「會長來電話。」

他有點心慌，立即去接電話，并且立正。

「是，我是勞辛……是是，會長，歡迎××訪華團大會，是是，會長，定下星期六晚七點鐘……是是……盛大歡迎……節目必須精彩……是……是，不成問題，來得及……是是……與國際有關

……邀請各機關首長參加，是」，再邀請請××界人士參加……是是，會長，我立即籌備，馬上籌備……」

勞總幹事放下電話聽筒，喘了一口氣，頭痛了，坐在辦公桌邊的圈藤椅上。雙手捧著頭部。「又要開會？」周幹事木木然問，臉上毫無表情，像一個機器人。

勞總幹事不答，但忽然火燒似的下命令；

「快叫他們籌備，馬上籌備，印請柬，剪字貼布標，接洽西餐，接洽會場，籌備一切……定下星期六晚七時開歡迎××訪華團大會……馬上籌備，馬上……」

周幹事木木然問：

「節目呢？節目一切照舊吧？」

「又是一切照舊！」勞總幹事從圈藤椅邊跳起來「你只有一切照舊！」

「沒有法子呀，我們只有一切照舊，我們找不到新的節目。」

勞總幹事頭痛得快要爆炸了，他想拍掉子，但是沒有一點力氣。他就這樣木頭似的豎在那裏，睜着茫然的眼睛；過了差不多五分鐘才大聲的嘆了一口沉重的氣，說道：

「就依你吧，節目暫定一切照舊吧，唉唉，我頭痛死了……反正那黃又青的飛輪舞還算是一個新的節目……唉唉，我頭痛死了。……」

他忽然想到，非親自去向會長請訓示一次不可。是歡迎××訪華團的大會，有關國際的。於是他立即整衣，走出門，坐上公家自備包車……

你說，是不是，倘說勞總幹事不是一個忙人無論如何是不對的？

一九四三，十一，六——九日。

## 雞 蛋

在晚上劉嫂報完菜賬的時候，米太太皺着用鉛筆畫的長眉毛嘆息道：

「雞蛋貴到一元四角錢一個，這麼行呢？還吃得起嗎？」

是的，雞蛋貴得太怕人了，五天之內由七角一個漲到一元四角；而且鵝蛋那末小也算頭號蛋。這許是劉嫂用頭號蛋價錢買的三號蛋；但又有什麼法子呢？米太太十分明白，女傭人的本領原來就是賺主人家的錢的。

「這麼行呢？」米太太再次嘆息道：「豬肉沒有，青菜沒有，雞蛋又貴，孩子們缺少營養怎麼行呢？」

劉嫂閃着善於管家的眼色，說道：

「太太，你不如買幾隻母雞生蛋囉。」

米太太說：

「這也不行——我住在樓上，母雞養在那裏去呢？」

「當然養在樓下囉。」

「十八九元一斤的母雞，給人偷捉去了，不是更划不來嗎？」

劉嫂自告奮勇道：

「我住在樓下好照顧呀。」

於是過了幾天，兩隻黑毛黑皮的母鷄給用竹筐囚在樓下了，再過幾天就放了出來。牠們整天咯咯地唱歌，好像要生蛋，但却又不生蛋；牠們滿會屙屎，一下子屙一堆，一下子屙一堆，在泥鬆的牆角下挖洞，並且牠們正在戀愛着，鄰近的公鷄全給招引來了，追逐着，驚叫着，戰鬥着，熱鬧得很。

米太太坐在樓上，想道：

「牠們唱得這樣高興，不久要生蛋的，一定要生蛋的；唔唔，一天兩個蛋……」

樓下忽然靜下來，母鷄們不在那里唱歌戀愛了，跟隨公鷄到門外散步去了。米太太立即擔心起來，站在樓梯口大聲喊道：

「劉嫂劉嫂，鷄那里去了？你去看看，把牠們找回來。」

劉嫂用了一種在郊外喚鷄的尖銳聲音，從樓下一直咕嚕咕嚕的喚到門外，又從門外喚回樓下來，這種喉音和舌音交混的聲音就像拷釘似的向人家耳朵里直釘進去。

米太太覺得很新鮮，偷偷地捲起舌頭學喚了幾聲，接着笑起來。

「有趣。原來四川人這樣喚鷄。」

但在樓下的一間房子的門突然像一張憤怒的嘴張開了，伸出一張兩頰下陷，顴骨突起，長頭髮，眼睛閃着青光，菜青色的臉孔，（一看就知道，這是一位著作家）飽噉着乾枯的眉頭咕道

：「鷄在那里呢？你找找看，不能老那麼的直叫！」

劉嫂理直氣壯的答道：

「不叫鷄能來嗎？」

「但是鷄在那里呢？」

「這就得叫囉。」

「你不好叫小聲些麼？」

「小聲鷄聽不見呀！」

「真是蠢到極點！」

菜黃色臉孔的人磅的一聲關了門，帶着一陣怒氣進房子里去。

劉嫂得意的笑笑，又大聲的從樓下喚到門外去了。

米太太總得生氣，好像樓下住的人欺侮她，是的，欺侮她，完全欺侮她。

「連喚鷄都不許麼？」她想道：「這是什麼規矩？」她想道：「樓下是公共的地方，誰都可



以養雞的。要不是熟人，我罵他幾句。」

鷄們逍遙而快樂的在樓下唱歌戀愛，或者打架，啼吵得就像青鷄塢。那位住在樓下的菜黃色臉孔的人突的打開門，一手拿筆，一手抓了一條竹竿，暴怒的向公鷄們掃去，鷄們驚叫着，鼓着翅膀飛跑着，逃走了。

「打斷你的腿子……樓下怎麼好養雞，討厭到極點！」

但不一會工夫，那兩隻風流的母鷄又把公鷄們引回來了，仍舊聒吵着，於是樓下的房門又一次飛出竹竿，並且又一次的衝出一陣暴罵聲。

米太太在樓上問道：

「劉嫂，鷄怎麼叫得那樣利害？」

「人家在趕鷄嘛。」

「誰呀？」

「知道啥一個！」

米太太心里雪亮的，正像那些有好口才的女人一樣，她也很擅長指東說西的那一種諷喻的口

「整天吃綠豆芽的人當然討厭鷄囉，」她用那末削皮的嗓子說：「看見鷄眼紅囉。」

一隻母雞從什麼隱蔽的地方爬出來，着驚着嚇的咯呱咯呱叫喚着，米太太忙問道：

「劉嫂，雞生蛋了罷？」

劉嫂找了一陣子說：

「沒有蛋呀。」

「雞那樣急叫就是生蛋的。」

劉嫂一把捉住母雞，用一隻指頭伸進母雞的肛門里去，說道：

「狗子，牠生了蛋了哪。」

米太太急急的問道：

「那末蛋在那里？」

劉嫂又向樓下隱蔽的地方去找，過一會子回覆道：

「沒有蛋呀，太太。」

米太太高聲的說：

「真奇怪，雞明明生蛋了，怎麼找不到蛋？真奇怪！」

劉嫂附和着：

「誰說不是呢？一定給別人偷拾去了。」

米太太立即想起住在樓下的那位菜黃色臉孔的人。他是一個每天吃乾胡豆綠豆芽之類的人物，雞蛋一定是他偷拾去了，一定是他，人窮志短，一定是他無疑。米太太再提高嗓音，從樓上拋下來：

「真奇怪，雞明明生蛋了，怎麼會沒有蛋呢？真奇怪！」

「誰說不是呢？一定給別人偷拾去了。」

第二天母雞又這樣的「作生蛋狀」的急叫着，米太太問蛋在那里，劉嫂仍舊沒有找到；第三天，第四天，全沒有找到蛋，米太太就對院子罵道：

「這就出奇啦！母雞在樓下生蛋，竟會找不到蛋，這就出奇啦！但是，這不是又很明白嗎？」

劉嫂又附和道：

「是呀，太太，雞在家里生蛋還會不見嗎？一定給別人偷拾去了」。

那位住在樓下菜黃色臉孔的人，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大踏步走動着，捏着拳頭對牆壁吼道：

「多麼卑劣的心理！太太跟老媽子只有服裝的不同，愚蠢是一致的！唉，雞和人都吵得這樣可怕，我著作個屁！」

大踏步的亂走了一陣，鎖了房門急急逃走了，好像逃出地獄。米太太投給他輕蔑的一眼，那

菜黃色的臉孔，明明是偷雞蛋的人纔有的。

「哼！真是偷雞蛋的腳色！」

此後他們如同仇人，偶然遇見，不點頭了，雙方換了互相睥視的怒目。

但是母雞到底生了蛋沒有呢？蛋又到底給誰偷捨去了呢？誰也不知道；只是在早晨當米太太沒有起床的時候，劉嫂用熱稀飯沖蛋，並且微笑的獨語着：

「鮮蛋沖稀飯費人得很」。

卅一，九，廿一夜。

# 地下火

一

一九四一年冬天在青島。

星期日下午五點鐘左右，李顏收到她的老同學遣人送來的一封信。

顏：

請你於本日下午六時來我這裏，

有一個朋友要介紹給你認識。

志清即日。

讀信後，她並不考慮將要認識的新朋友是誰，立即穿起靛青呢大衣，拿着提包，如往常一樣不告訴她的母親一聲就走出去了。

她沿着海濱馬路走去。

天色有些陰沉，風並不大，但相當冷。海水同天色一樣灰暗，滾捲着白練蛇樣的波浪。三艘烏灰的日本兵艦，殘暴的鱷魚似的踞伏在海面上，它們好像逐漸向她吞噬過來。那帶子一樣的棧

轎和繩形的小青島，現在已被軍事化了，不時的來往着驕傲的日本水兵。

她有點憂鬱，有點悲哀，又有點憤怒；她加快脚步，低着頭，直向前走去。她從太平路市禮堂門口經過。

這里有如銀幕上的一個特寫鏡頭：

汽車，馬車，人力車，人羣，把這一段寬闊的柏油馬路的交通完全阻塞。肥碩或精瘦的紳士，從車轎里面跳下來，挽着特意修飾的豔裝婦人，滲和在蝌蚪羣樣的人叢里湧進大門。日本憲兵傲慢的彎下嘴角但又顯然的假裝着微笑，在那里歪着領子走來走去。警察們認真而又驚慌的維持秩序。他們機警地閃着三角眼，提防着突然踢在臀部上的日本憲兵的堅硬皮鞋。

大門口豎着一座用金色紙紮的牌坊，寫着大紅字：「青島特別市公署主辦：慶祝香港陷落特請程硯秋老板今晚登台」。

而在附近的花崗石的牆壁上貼着紅綠色紙的標語：

——香港陷落表示英國勢力薄弱！

——打倒英國是需要中日兩國合作！

——只有消滅了英國東亞才能真正和平！

——建設大東亞使中國成爲王道樂土的國家！

李蘋輕蔑的撇一撇嘴，但在內心却也有一個憂悵的聲音：

「香港真的失守了麼？啊！」

兩個日本人站在石階上用攝影機對着這「熱烈的羣衆場面」拍照。他們的臉上泛着如像玩把戲者所常有的笑容。李蘋一閃躲在馬車背後，然後迅速的走開了。

轉過了幾條馬路，她走到了志濤的家裏。

「現在纔來呢。」志濤推一推他的小商人式的紅帶瓜皮小帽，似乎有點不滿意，「瞧瞧你的手錶，早過六點鐘了。」

「市禮堂門口擠極了。」李蘋靜靜的說。

「你不是可以不走太平路麼？」

「誰知道那裏有『熱烈的羣衆場面』？」

「鄧先生知道的。」志濤斜眼看了一下站在窗下的一個黑嗶嘰西服的陌生人，「他還替我們預備了三個位子呢。」

「去聽程老板的戲？」

「當然啦。日本人『南進』佔領香港，咱們似乎也得高興高興。」

於是志濤眯着意味深長的眼色向那位陌生人介紹：

「這位就是我們的老同學李瀕。」他再把瓜皮小帽向後腦推一下，更顯出高高的額門，「還是你自己向她自我介紹吧。」

那位陌生人，走近李瀕面前，用外交家的姿態，側着頭，深深的鞠了一個躬，然後不慌不忙的從西服內袋掏出粉緞的珠皮夾，抽出一張名片。雙手遞給李瀕。

青島特別市警察局

特務科科長

鄧明

北京

一種近似本能的憎恨衝上李瀕的心頭，她恨恨的瞪了鄧明一眼，但立即像洩漏某種秘密似的恐怖起來。她明白了，志瀆所要介紹給她認識的「朋友」，就是這位在敵人手下當特務科長的人物。她的背部一陣寒涼，像浸在冷水里面，覺得站在跟前的不是人，而是吃人的豺狼。她想逃走，但一時間想不出理由，並且恐怕對方疑惑，反而顯出破綻來。

「李小姐，早就由志瀆告訴我你的大名，只是沒有機會相見，」鄧明合着雙手，冷靜的說，



「你是志清的老同學。那，那太好了。」

最後一句話好像在暗示着「你們的事我完全知道。」

「嗯，」她決定沈默。坐在椅子上了。

她偷偷的觀察鄧明的動作，他的皮膚與臉色略帶黑色，身材不高，但極健壯，眼瞳褐黑，憤愛作警惕的閃動和堅毅的凝視。他的年紀約有三十四五歲，有一頭的黑髮。他似乎時時在思索一些祕密的事情而聳動着眉毛。這又使李蘋的背部像浸在冷水里一樣寒涼起來。

「志清該死！」她憤怒的想。從眼梢看了志清一眼。他倒平平靜靜的在笑着，「爲什麼介紹這種人給我認識呢？志清該死！」

「我們去聽戲吧。」鄧明微笑着向李蘋邀請，「程硯秋的戲的不容易有機會聽到的。四大名旦呢。」

「我不想去。」李蘋連忙拒絕，口氣枯燥而堅決，「你們去吧。」她站起來，「我要回去了。」

「真是盤扭，又不是請你去唱。」志清似乎生氣了，搶下李蘋的提包，「聽聽程老板的荒山淚也不填呀。」

「我不想去。」

「別太客氣吧，」鄧明微笑着說，「既然大家是朋友，何必拘束呢？」他站起來走向門邊，「請你們稍等一下，我去打一個電話，叫主辦人把戲票送來。」他拉開門出去了。

「志清，你這是什麼意？把這種人介紹給我！」李蘋開始向志清咆哮。

「介紹給你認識呀。」志清裝傻。

「我認爲把幹特務的人介紹給我認識是一種侮辱！」

「你瞧，你暴怒的像一匹野貓了。」志清居然用諷刺的語調說，「事情並不爲你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啊。」

「當然不簡單！」李蘋繼續咆哮。

「這就對了。凡事必需經過思索，再三思索；否則，只有像野貓一樣暴怒的份兒了。」

志清的閃爍言詞和那種類似教訓的態度，使李蘋稍稍平靜下來。她問：

「那末鄧明是什麼人？」

「警察局的特務科長呀。」

「志清！你別再開玩笑好不好？」

「是你自己在那裏開自己的玩笑，這該我什麼事？」志清仍舊用諷刺的語調說，「你想，我會毫沒來歷的介紹一個特務科長給你認識麼？我是這樣幼稚的人麼？」

「你爲什麼不明白告訴我呢？」

「現在還不到明白告訴你的時候。這不是不信任，而是爲了工作上的必要。」志濤嚴肅起來，結束道，「總之，他所擔任的工作比我們更繁重就是了。」

李蘋側着頭想了一下，似乎猜出志濤的話的意義了。

「不過，我總覺得鄧明可怕。」她說，「你不怕他出賣我們麼？」

「出賣？你說得多好笑！」志濤笑起來，就懷聽到小孩子式的最沒有分量的話。「剛纔他還告訴我，昨夜東鎮被捕的五個青年囚禁在什麼地方呢。」

李蘋睜大了眼睛，怔怔的問：

「我們的事，你全讓他知道了嗎？」

「這有什麼辦法呢？」志濤懊喪的低下頭，「你知道，他的消息比我們靈通得多呵。」

「瞧瞧你幹些什……」

李蘋還沒有說完，門突然被有力的推開，鄧明滿臉怒容走進來，重重的坐在椅子上，在粗暴的罵着：

「媽的，留給我們的位子，給憲兵隊的一個姓甯的小子搶去獻慫動了。媽的，惹到我頭上來來了，我非得找點錯，揍他一頓不可！」

「這是什麼意思？」李蘋想，瞟了一眼鄧明的微黑的憤怒臉色，「皮氣這樣暴躁的人也可能  
是地下工作者麼？」

忽然鄧明又跳起來，說是要去找主辦人說話，連志清也阻止不住他。

「這是什麼意思？」鄧明走後李蘋冷笑，「幾張戲票也值得這樣暴怒麼？」

「也許大有用意在，」志清平淡的評論着，「借戲票發一通皮氣也許與工作大有關係的。唔，一切都是機微奧妙的。」

「你得啦吧，我今天算倒楣！」

李蘋說完走回家去了。

一一

經過了第一次介紹，鄧明就經常的到李蘋家里去找她，好像他有這種權利。這使她非常苦惱和恐怖。在她看來，鄧明總是用偵察的眼光注視她，好像一隻獵犬的眼光，沉毅而又凶狠。每次看到這種眼光，全身有如針刺。她十分不滿意志清，覺得他這樣隨便的把自己的和友人的生命，尤其是團體的生命放在鄧明的手里，簡直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雖然志清自認不「幼稚」，並且告訴她不必怕鄧明；但她認為這是志清在自救欺人。根據她和志清同學時期的觀察；志清是一

個神經質的人，容易興奮，甚至容易發瘋，慣愛在幻想中冒險。無疑的這一回又是冒險，誤把幹特務的鄧明看作一個抗日的志士。以後會有怎樣可怕的事情發生，除開鄧明，誰也不知道。想到這個，她的背部又像浸在冷水里面一樣寒冷起來。

現在，李蘋和鄧明在中山公園散步，坐在紫藤架下。李蘋看着前面的修剪成相同兩條綠色軌道的冬青樹兩道，極力使自己冷靜。她聽到鄧明在憂悵的但也似乎帶着驕傲的聲音告訴她一些事情。

「昨夜由鐵路警察抓到三個破壞鐵路的遊擊隊，用鐵絲穿着手心……」，他斜眼看了李蘋一眼，「恐怕局長要交給我辦吧？」

李蘋沉默着，仍舊凝視着那修剪得像綠色軌道的冬青樹兩道。

「今天一早，本局保安隊會同憲兵隊一共開出八卡車，到鐵路沿線去剿遊擊隊了。」停了一會，鄧明又說，「恐怕又有一場戰鬥吧。」

李蘋移視線看向山上的光禿槐樹林，她的心境跟光禿的槐樹林一樣灰暗。

「爲什麼要這樣零零碎碎的犧牲呢？」她聽見鄧明似乎在嘆息，「一次一次的教訓還不夠麼？」

「這關他這個狗腿子什麼事呢？」李蘋想，「別以爲我是小孩，哼！」

「李小姐，請你回過頭來好麼？」

「你說你的就是，我聽着的。」

「現在敵人在青島的力量還相當強大，商店，學校，山上，全變成了機關槍陣地，高射炮陣地，」鄧明說，用手巾抹眼睛，「而在海上巡邏着兵艦……」他低低的清清楚楚的說：「這必需有一個總的行動……」

「總的行動行？」李蘋想，「他也有什麼總的行動？」她沉默着。

「是的，總的行動，尤其是內應外合……」他又細聲的嘆息着，「時代太偉大，而我們太渺小了……」

像被惡貓戲弄的耗子，李蘋又憎怒又恐怖，臉都青了。

「魔鬼，多狡猾的魔鬼！」她在心里罵着，咬着她的牙齒。

忽然她聽到鄧明改變了滑稽的玩笑的語調：

「嘿，我倒忘記告訴你局子里的笑話了。」他像諷刺仇人似的說，「你知道，本局的副局長——那個三寸丁的日本鬼子比正局長更威風？今天早晨正局長忘記對他說『噢哈喇古得伊馬士』，就給狠狠的打了兩個耳刮子，連眼鏡都給打掉在地下了，哈哈！」他大聲的笑着，「正局長只得慌慌張張的鞠躬，補說了一句『噢哈喇古得伊馬士』，但是這又給打了兩個耳刮子，還被臉上

吐了一口痰，罵「叭葛牙鹿」呢。哈哈，這樣的傀儡戲，真有趣……」

李蘋站了起來，靜靜的說：

「我想，我應該回去了。」

鄧明聳一聳眉頭，並沒有阻止她。

他們穿走在紫薇樹路下，鄧明影子似的走在李蘋的左邊，雙手插在褲袋里，側着頭，眼瞳閃着嚴肅的光輝，對她說：

「很好。你很冷靜。這很好。」

「對你這個狗腿子，」李蘋嫌惡的想，「比對畜牲更無話可說！」

他們經過灌木林，走出中山公園，從匯泉外面的海上吹來一陣一陣的寒風，呼嘯着，像憤怒的獅羣的咆哮，附近高大的密集槐樹林附和着大海的嘯聲。宇宙是震動而又肅殺的。

「今晚也許大檢查，」鄧明用一種類似兄長的語調對她說，「不必要的書籍信件之類最好燒掉，知道麼？」

「哼！」李蘋低低的哼了一聲。

海濱公園的矮松林，在兇猛的海風中一如海濤似的澎湃着，滾捲着。水族館和遊憩亭的紅瓦顯得更紅。海浪打在石欄上激起丈多高的浪花，遠處的海濤則像蚊龍一樣翻騰着。這是青島市最

美麗的區域，一些莊嚴的別墅，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是有如一幅鮮明的水彩畫的。

「我先走了。」鄧明傲岸的跳上一架人力車，但聲音却是懇切的，「注意，今晚也許大檢查。」

「魔鬼！」李蘋鬆過一口氣，對那載着鄧明遠去的人力車擲嘴詛咒着。

### 三

晚上果然大檢查。在傍晚，當還未開始大檢查的時候，鄧明匆匆的帶了一包麻布包着的東西到李蘋家裏來。他一放下那包東西，就用類似強迫的語調對李蘋說：

「這一包東西暫且放在你這裏一二天。」

「你別亂栽誣人！」李蘋蒼白着臉孔叫。

「注意，這是你的工作！」

「你別亂栽誣人：你！」李蘋繼續大聲叫。

「小聲點！」鄧明嚴肅的凝視着褐黑的眼睛，「這是我們的寶貝，今夜你有責任保管它！」

「你最好用槍打死我，別這樣卑污醜惡！」

「什麼回事？」李蘋的母親從後房門里出來，携着她的九歲的弟弟，搖晃的問。



「李伯母，」鄧明微笑的對她說，「這是一包小東西，今晚暫且放在您府上，」於是他不等回答，僅對李蘋肅穆的瞥了一眼，便走出門去了。

「這是什麼一回事？」母親又問。

「媽！」李蘋撲在她母親的懷里，「這都是志潛害了我，他介紹我認識這個狗腿子……」

「我早告訴你別跟志潛他們來往，你偏不聽。這年頭……」

李蘋突的從她的母親懷里跳出來，走到那包東西前面，用腳出力踢了一踢，那包東西發出嘎嘎的響聲，似乎在說「危險」。呵，危險，無疑的這是鄧明栽誣李蘋一家人的罪物。

「這倒底是一包什麼東西呢？」李蘋的母親摸着那麻布包，「喂，是一個木箱子呢。」

「媽！我們把它丟到外面去吧！」

「這恐怕不行吧？」母親皺眉，「如果他來找呢？像他那種人是不好辦的。」於是安慰她的女兒，「他既然敢放在這裏，也許沒有什麼危險吧。」

「媽！你不知道！」李蘋幾乎神經錯亂了。

夜裏十點鐘的樣子，檢查人來敲門了，李蘋的母親去開門，隨即鄧明陪着一個便衣日本人和兩個黑衣警察走進來，鄧明的態度是傲桀的，他用獵犬一樣的眼光注視由於憎恨恐怖而顫動着嘴唇，但又竭力故意裝做鎮靜的李蘋。他像法官似的詢問李蘋的母親：

「她是誰？」他用下頷擗向李蘋。

「我的女兒。」

「叫什麼名字？」

「李蘋。」

「在那里讀書的？」

「從前在市立女中。」

「她幾歲了？」

「二十三歲。」

「結婚了麼？」

「結婚了。」

「她的丈夫呢？」

「去世了。」

「什麼時候？」

「廿六年春天。」

「她現在做什麼？」

「在顧家顧我和弟弟」

「你們怎樣生活呢？」

「我的丈夫留給我有點遺產。」

「這房子是你自己的麼？」

「是的。」

鄧明應似的在全房察看了一下，又向後房探了探頭，謙恭地和日本人說了幾句日語，日本人點點頭；於是他們開始向門口走去。鄧明將要出門時，用腳踢一踢那蘆布包的木箱子，疑惑的問李蘋：

「這是什麼？」

李蘋用殉難者的眼睛死死的盯住鄧明的臉孔，那臉孔顯然在快意的微笑着。她幾乎狂叫出：

「這是你這狗腿子放下的東西！」

「是一個酒箱子呢。」李蘋聽她的母親用空洞的茫然的聲音說。

「唔，一隻酒箱子？」鄧明平淡的說了一聲，走出門去了。

「媽！」李蘋撲在她的母親的懷里，低低的啜泣起來。

「唉！」母親撫着她的頭髮，深長的嘆了一口氣。

#### 四

第二天清早，鄧明來拿那「危險」的木箱子。他以極快的的聲調對李蘋說：

「很好，你很冷靜；母親的答話也很好，可見你平日有準備。這很好。」他讚嘆着。

李蘋憎惡的盯住他，堵着嘴一聲不響。

「這是我們的寶貝呢。」她看見鄧明像愛人似的摸着那木箱子，「沒有它我們將會變成聾子呢。」他笑着，「現在我可要把它拿走了。」

臨走，鄧明走近李蘋面前，似乎想和她握手說「再見」；但李蘋石膏像一樣站在桌邊。鄧明嚴肅的眼瞳正視她，細聲說：

「明天起戒嚴五天，一切注意。昨夜又在東鎮抓了七個。」他提起木箱子，聲音更嚴肅，「今晚六時請你到志清那里去，我們等你。有點事情要請你幫忙。」

李蘋一直堵着嘴盯着他走出門。

晚上她沒有踐約，她不敢去，她害怕鄧明。雖然她大致的看出鄧明不會陷害她；但鄧明的神秘行動，使她無法不懷疑。而且，她以為敵人是陰險狠毒的，經常派遣一些奸細混進抗日團體里來，以最激烈的抗日姿態出現，然後一變，將一些熱血青年像捉鷄一樣捉去了。因此她不大敢去

志清那裏了。固然她信任志清，信任他絕不會變節；但她不信任鄧明，倘志清不對她說明鄧明的地位，她是不能不像蝸牛一樣用壳來防衛自己的。但又時常感到一種內疚，一種像犯了過失的苦惱，好像不到志清那裏去，她底生活是比沒有空氣的瓶子更空虛的。爲了失約，她足足失眠了一夜。

那以後就連天連夜戒嚴。

在戒嚴時期，全青島的商店緊閉着門，武裝的日本兵，坦克車，機關槍隊，機器腳踏車隊，在馬路上威武的遊行着。警察們面對着牆壁雙手垂直的站着，倘一回頭，可以立即被射死。夜里，海上的日本兵艦射出探照燈，或者隆隆的向海外發炮。而在天空上，偵察機蝙蝠一樣巡邏着：

「志清該不會出事吧？」李蘋焦急的想。

差不多像做惡夢一樣挨過了五天五夜，就在戒嚴解除那天晚上，她帶着內疚和不安的心情走去志清那裏。他不在，她用以前志清給她的鑰匙開了門，一切依舊，她安心了。

「到那裏去了？」她自語着。在寫字台上，她看到一張字條：

「明兄：來時請稍等一會。我去找蘋。即回。潛留。」

「唔，他倒去找我了呢。」但想到鄧明要來，她又不安了。

她順手翻開一本「世界偉人傳」，看見一張爛紙：「今晚九時，我們得把緊急 息，用無線電發報機發出，明，」

有如一聲巨雷，李蘋全身的血流都似乎停止了流動，她頹然坐在椅子上，雙手掩着臉部。門突然被有力的推開，她著驚的跳起來，慌急的向門邊看去，進來的不是鄧明，是志清。

「呵，是你呀，我去喊你，你倒先來了！」志清喜悅的跟她握手，取下紅帶瓜皮小帽，用手背去抹額汗。「最近你幹些什麼？自從把鄧明介紹給你認識後，你就藏起來了。」

李蘋的臉上泛起了兩朵紅雲。

「鄧明來過麼？」志清問，四處注視着。

「沒有。我剛進來。」李蘋的臉更紅了，「近來鄧明好麼？」

「在大檢查後那天早上，他不是去你那里拿木箱子嗎？」

李蘋連耳朵都紅透了。

「你受驚了吧？其實那是很平常的。」志清稍為改變了諷刺的語調，「爲了保護那木箱子，他不能不這樣。以前大檢查，當他派到我那一區檢查時，他也把木箱子放在我的泰昌店里的，——他不是去那里檢查來麼？」

「爲什麼要這樣呢？」李蘋問。

「爲了比放在別處給別人檢查更妥當。」

「那木箱子裏面是什麼呢？」

「我們的寶貝，一個小小的無線電發報機。」志清笑起來，「嘿，這玩意，現在可不容易得到呢。」

「那麼鄧明是……」

「鄧明麼？」志清瞭解李蘋的意思，「鄧明是最完密最勇敢的組織里面的一個戰士，一個最澈底的戰士，我們的抗日救國團是受他領導的。」

李蘋低垂下頭，覺得自己的眼睛有點潮濕。

「那天你失約後，鄧明說，『時代太偉大，而我們太渺小了。』那天是有一種重要工作適合你做的。」志清的語氣似乎在譴責她。

「志清……」李蘋孩子似的嘟囔着。

「其實還也難怪你。」志清握住她的手，不過，我總以爲你可以看出鄧明是什麼人來的呢。

「

「志清，原諒我吧。」李蘋抬起頭來，滿臉通紅，正視着志清的眼睛，「我多少看出一點鄧明的態度的。但是，」她的臉紅得像玫瑰了，而且呼吸有點急促，「在這種賭博式的戰鬥中，在

這種潛水艇式的戰鬥中，我……」她沒有勇氣說下去了。

志清完全愉快了，他再一次的握住李韻的手，安慰她：

「現在你來了，再好不過了。以後我們會更有經驗的工作的。」

李韻很想問志清一些關於鄧明的事情。比如，鄧明怎樣能够在敵人的機關里工作，又怎樣取得敵人的信任；同時怎樣在那種危險的環境中進行救國活動。但她一轉想，這些全是屬於最精巧最勇敢的戰術問題，只有從實踐中去經驗，談不清，而且是無法談的。現在她只覺得鄧明偉大，有如一個全身閃爍鋼鐵光芒的值得人們永恆崇敬的英雄影像。她只有向他學習，做他的學生，而且用比愛母親愛愛人更深湛的感情敬愛鄧明。——想起她自己的撒撒傳單貼標語，或口頭向人家宣傳宣傳的「救國工作」，那是怎樣的浮泛和不足道啊！

「鄧明爲什麼還沒有來呢？」志清看了看他的手表，「現在已經過了九點鐘了。」

他在屋裏來往的踱着，神情逐漸不安，重新帶上紅蒂瓜皮小帽，臉色陰暗下來。李韻也不安起來，同志清一樣來往的踱步。

「他向來沒有失信的呀！」志清又看表，皺着眉頭，「莫非出了事麼？」

李韻突然說：

「有地方好找麼？我去找他！」



「沒有。」志清憂慮的答道，「沒有地方好找，在夜里，他的工作多半是十分艱辛的。」

「呵！鄧明！」李蘋在心里叫喚着。

## 五

鄧明果然出事了，在青島時報上用特號字標題，刊着這樣的消息：

「青島特別市抗日救國團組成者，閻慶鄧明（真姓名華剛），昨晚九時在市郊某處，被正用無線電發報機報導消息，企圖策動游擊匪徒襲擊本市。聞正受審判中。」

李蘋在家裏捧着報紙，一雙手發惡寒似的抖悚着，那些黑鉛字像一顆一顆的子彈直射進她的胸際，她不敢看，丟下報紙，躺在床上，雙手掩着臉部。但過了一會兒，她又不相信還是真實的消息，她從床上跳起來，再拿起報紙，呼吸急促的忍痛再讀一遍，終於她流下哀慟的眼淚。

「呵！鄧明！」她一邊哭泣，一邊低聲叫喚。「呵！鄧明！」

她慌亂的穿大衣，打算出去找志清，還未出門，志清叫人送信來了：

「我去鄉下看母親。望你在家陪伯母，千萬不要亂跑！」

她撕碎了信，重新流下眼淚，躺在床上，哀慟的呻吟着：

「啊！鄧明！中華民族的戰士……」

半個月過去了，鄧明被捕後生死毫無消息，在悲哀憎恨憤怒的沉重感情糾扭中的李蘋看來，青島的市民已經忘記有過這樣慘痛的一件事了。她覺得世界好像已經毀滅，又好像覺得青島的所  
有中國人全數是沒有骨骨的「體動物」，只會在潮濕的地下無聲的蠕動，可憐可恥到全世界再也找  
不出這樣的「人類」。她悲哀、憎恨、憤怒，幾乎近於瘋狂。

最後她接到日夜所焦急期望的志濤的信了：

蘋：

請於本日下午六時來我這裏，有一個朋友要介紹給你認識

志濤即日

她立即穿起破青呢大衣，不告訴她的母親一聲，焦急而又果敢的走出家門。

她沿着海濱路走去，靠海一邊的冬青樹已從深綠的枝葉上抽出嫩綠的新芽，在初春的陽  
下閃着膏油的光澤；它們帶着潑刺的飽滿生命力，正像現在李蘋的心帶着潑刺的飽滿生命力。

她逕直的到了志濤家里。

「呵，你來了！」志濤緊緊地給她握手。臉部皺皺着，興奮而又親切。他轉身對一個陌生人  
說，「這一位是陳利安先生，這是李蘋。」

那位陌生人給李蘋握手。他的手瘦而黑，像鐵錘一樣有力。他的年紀約有三十八九歲，帶着  
同志濤一樣的小商人式的紅帶瓜皮小帽，穿着粗藍布長衫，黑布鞋。他的臉頰很瘦削，顴骨高高

聲起，像兩座尖銳的山峯對峙着，挺峭的鼻樑，山脈一樣直指蒼穹片有蒼稀疏的鬚子的菲薄嘴唇。他的頰爲深陷的黑暗，閃着逼人的古銅似的寒光。

「鄧明怎樣了？」李瀟急忙問志濤，「有消息麼？」

志濤低垂下頭，在騾動他的牙齒，沈默了一會，毅然抬起頭來，一字一句的，瀟瀟楚楚的答覆李瀟：

「他給綁在柴堆上，」志濤顫動喉核，「全身澆上煤油，給活活燒死了！」

李瀟凝視着黑暗，直盯着前面，似乎沒有看見什麼東西，甚至不感覺到世界的存在；但作怪

的沒有眼淚，她只是那樣木然的直視着前面。

「這是很平常的事情，」她聽見陳利安發出類似銅鐘一樣洪亮的聲音，「在鬥爭過程中，還是很平常的事情。」

李瀟一揮頭，看向陳利安，正逢着他的古銅似的閃着寒光的眼睛逼射在她的臉上。這眼光正是一個人的靈魂的昭示，比什麼都更明白的告訴她，這新出現在她面前的陳利安，正和鄧明一樣是一個最徹底的戰士，一個爲「大我」和敵人作殊死戰的最徹底的戰士。

她那末堅決的跨上前去，就像跨上火線去那樣，緊緊的握着陳利安的瘦手，以致臉色都青白了。她從靈魂裏發出要求的聲音：

「請允許我參加比『救國團』更積極的組織，陳先生！」

陳利安回答她的握手，古銅似的閉着寒光的眼睛嚴肅的盯住她，像在透視她的靈魂；但却用相同父親那樣慈祥的語調對她說：

「可以的，我可以負責介紹。」他的瘦手輕輕地撫着李頤的手背，像撫摸女兒一樣，「其實救國團的組織也是積極的，問題在於怎樣工作罷。」

「但是，別忙。」志濟愉悅的對李頤說，推一推他的小商人式的紅帶瓜皮小帽，使他的額部顯得更高朗，「你知道，頤，陳同志是倫泰昌雜貨店的掌櫃，今天才上任的？」

他們三個人互相對看了一會兒，愉快然而嚴肅的笑起來。

一九四四，五，十八——廿一日繪。六月二日重稿。

## 後記

梅 林

當「瘋狂」發表以後，讀者寫信來問：「岳陽和清女士應該怎麼辦呢？你爲什麼不給他們指出一條出路呢？」當時頗使我發窘。不錯，一個作者，義務告訴他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應該怎麼辦」或者給指出一條出路；但我並沒有這樣做。因爲我在「瘋狂」里面所想表現的是呼吸在大時代重力下的知識女性羣的心理與行爲。在暴風雨的大時代里面，她們是有出路的，而且應該是知道怎麼辦的；但由於各人的環境不同，性格不同，各人走了不同的路子，而結果全得到一個「不幸」。這不幸誠然是由各個人物的主觀所招致；但主要的還是應該由我們這個全世界少有的罪惡客觀環境以及社會制度來負責的。因此，我同情清女士，劉英，小王，李芳，以及未出場的岳陽的伴侶。他們都是純潔的，無辜的，有作爲的；但是在大時代重力下，她們呼吸困難，甚至被壓碎。我不能爲了這個而咒詛她們，我所能做到的祇是藉她們心理與行爲沈重的嘆息出：更堅硬強些罷，純潔的女青年們。

「奇遇」是企圖剖出某山城的屬於「荒淫無恥」方面的一個醜惡橫斷面的；但我似乎沒有完全實現這個企圖，只寫出兩個不同性格的人物！陳軍和王維實。這是因想表現的材料太多，而寫作時間過於匆促。「奇遇」里面的故事與人物好像真有點「出奇」，然而我們試看一看所謂「東

亞司令塔」的山城以及西南其他各大山城，類似「奇遇」里面的故事與人物，不是十分普通而且被看作「平常」的麼？這種被看作平常的故事與人物卻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可怕的蛀虫和毒菌，任何人都都有權利消滅它們。然而更可怕的是當我拿起筆剖解它們的香臭的五臟六腑的時候，我却不能大胆地使用我的筆鋒，我只能輕澀抹角地「輕描淡寫」。這是我的悲哀，難於忍受的悲哀。幾乎可以使人發瘋的悲哀。

我將這種悲哀表現在「失眠」里面的羅維基身上了。

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無所不為的可憎惡的人物，在被純潔的青年朋友們看作高尚的壇也有的。他們自吹自捧，東拉西扯，造謠生事，一如政客，一如流氓；然而又儼然以「作家」甚至「文豪」自居，喊著「提拔新人」，喊著「指導青年」。這種人從政則是無惡不作無醜不作的政客，從商則是國人皆曰可殺的奸商；然而文壇到底不是政治舞台，到底不是商場，作惡與欺騙終歸被揭穿，因之「陳可爲」腫吹一通之後毫無所得，只好「改行」賣西藥去了。

以魔術、琵琶、耳胡，雙簧，馬戲班，作爲招待文化界的節目，甚至老是這一套，是滑稽的，可憐的；然而這滑稽這可憐是「一切從形式主義出發」而來，不足爲奇。耗費了大量的時間，耗費了大量的公款，即使與事無益，即使無聊透底，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會」總算開完了呀

我有一種偏激的見解，在中國，倘要真談社會變革，使人民大眾生活在本等自由幸福的新社會裏面，佔人口半數的婦女不起來參加，是不容易實現的。因此在我的作品裏，凡有女性人物，我大抵給予鼓舞，即使是被否定的女性人物，我總也給予同情。（我堅信她們是無辜的）倘讀者因為我有這種偏激見解而說我是一個「女權論者」，我是樂於接受的。

類似「地下火」裏面的女主人翁李蘋那樣的新女性更加衆多起來罷。

穆林一九四五，二，五，於渝。